

險境奇功



中共浹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著

險境奇功

中共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著

书 名：险 境 奇 功

作 者：中共浔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责任编辑：缪煜南 何雁飞 陈 刚

书 号：鄂黄浔图内字（2008）第02号

印 刷：浔水十月彩印厂（0713-4237824）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26千字

印 数：001-500册

版 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徐楚光烈士（1909—1948）

徐楚光，又名徐祖芳，湖北浠水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赴延安抗大一分校任参谋教官，后打入南京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陆军部上校科长。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成功地策划了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起义后任华中军区独立第一军副政委兼参谋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1947年9月在武汉被捕。1948年10月被害于南京。



一九四四年初夏，徐楚光在扬州
医院治伤时留影于瘦西湖。



徐楚光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时其生前部分战友和家属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留影（陈列墙上左一为徐楚光像）

091029	
徐楚光	
男	1943.12
湖北黄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 烈士一等功	
1927.1	1927.2
一九四一年在 中国国民党政府 任职。	
一九五一年在 人民政府	
 儿子 徐 建	



灑水千竿陵響敵
 雨血載功盜叮軍
 拳淚秦傷復咥戰
 紅染淮心建悟敵

徐楚光鼓励战友的诗

序

中共浔水县委书记 周 亮

2008年10月9日,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上机智战斗的无畏战士——徐楚光同志在南京英勇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告慰先烈、启迪后人,我们编著出版了反映徐楚光烈士生前大智大勇、虎穴斗敌英雄事迹的《险境奇功》一书,以作纪念。

徐楚光同志是我们浔水县华桂山麓妈妈桥村白鹤湾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隐蔽战线上智斗群魔20年,为了党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奉献出毕生精力乃至生命。

在蒋介石、汪精卫制造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徐楚光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全身心投入鄂豫皖革命斗争,利用地方反动武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减轻了国民党对我苏区的威胁;后奉命去广西,利用蒋桂派系矛盾,鼓动桂系反蒋,赶走陶钧,牵制了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的进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屡建奇功:动员和培养进步青年抗日骨干,打入蒋汪中上层军政机构,攫取大量敌特绝密中枢情报,为我党我军打击日、伪、顽军,夺得了又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水陆地下交通线,打破了敌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策动装备精良的汪伪御林军——警卫三师反正,赢得了“义师能奋万人心”的战果。在解放战争的早中期,他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局联络部“三工委”巧

获敌情，使国民党的黄伯韬部连遭惨败，后又赴湘鄂赣地区，策动四个多团的敌军武装起义，组建了湘鄂民主联军。

长江、黄河之间，留下楚光同志的光辉足迹；湘江、珠江之滨，留有楚光同志的不朽身影。钟山、秦岭、岳麓、越秀、太行等山岳间流传着楚光同志的惊险故事；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广州等都市谱写了楚光同志的传奇历史。党信任他，人民爱护他，敌人却害怕他，千方百计除掉他。1948年秋，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秘密杀害了徐楚光同志。他的肖像、生平和业绩今天已陈列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他是浠水之光、楚地之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徐楚光同志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牺牲的。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生前梦寐以求的新中国早已建立，并欣欣向荣，烈士的故乡浠水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走向繁荣。为使浠水这块殷红的土地从鄂东大地上崛起，我们要学习徐楚光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不图名利的高尚品德，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清廉敬业的优良品质，博学多才的工作本领，为建设文明富强、和谐美好的新浠水而不懈奋斗。

《险境奇功》的出版，凝聚了烈士生前战友们的心血，也表达了浠水百万老区人民的永远怀念。

徐楚光烈士永垂不朽！

2008年9月

徐楚光烈士 生平简介

徐楚光,又名祖芳,化名徐建豫、席君实等。浠水县团陂镇华桂山麓的妈妈桥村白鹤湾人,1909年2月9日出生雇农家庭。他幼年时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4岁考入蕲水县中学、武汉启黄中学。192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班后即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鄂豫皖边区直属团任连长,后潜入浠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1930年潜入罗田县自卫大队任副大队长。1932年潜入武汉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军和江汉司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1936年北调,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1938年春打入晋察冀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教育主任,在校发展革命力量,动员和输送青年学生北上抗日。同时,通过同乡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梓诚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击任务。1939年调延安抗大总校任参谋教官。1942年受中共中央八路军参谋总部派遣,潜入国民党汪伪政府南京。他通过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又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南京军政朋友,不久打入国民党汪伪政府,先后就任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汪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汪伪军委会武官参赞、汪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汪伪军委会政治

部情报局上校秘书等职。此间,他不断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发展和吸收汪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汪伪南京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少将处长洛忠祥、国民党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等人参加我党地下情报和策反工作;秘密建立通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及时地向根据地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同时,大量获取蒋汪内情,截取了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和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徐楚光潜入汪伪警卫第三师作争取策反工作,1945年抗日胜利前夕争取了该师师长钟健魂并与钟一道亲率警卫第三师官兵3000余人及轻重武器和弹药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反正起义。继后,徐楚光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独立一军副政委兼军参谋长。1946年12月,徐楚光调任中共中央华中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次年元月,又奉命赴苏沪杭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1947年4月,到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并任政委。后由于三工委遭国民党保密局侦破,同年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时被捕。国民党保密局对其软硬兼施,并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均被徐楚光严词拒绝。1948年10月9日,国民党保密局将徐楚光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39岁。

目 录

白鹤湾里苦独苗	1
不愧是“侦察司令”	3
男子汉的忧乐观	5
血泊悟出的真理	7
“共产党嫌疑犯”	9
天涯海角捧陶钧	11
中原大地展才华	15
用搬迁抵制解散	17
答疑教法学生欢	19
一幅漫画识人才	21
出入污泥而不染	24
竭力保卫太行山	26
独闯金陵为救国	28
他当了洪门执堂	31
向朱山主送枪去	34
广交朋友密防奸	38
忠心唤起三千界	40
假审真保花静芬	43
组建铁道护路队	48

清除路障道自通	50
先发制人战魔鬼	54
信陵盗符建奇功	58
废掉弯线建直线	63
劈顶春雷震伪都	66
好事有多磨	67
桃园情谊深	69
快刀斩乱麻	73
宴会、欢迎会	76
组建“蒙难战友会”	78
青年的良师益友	82
带 路	82
导 向	85
串 亲	86
泥瓦匠家的贵客	89
莫做束氏养的猫	91
救国为民“两可抛”	94
树立成林水成河	98
胆大心细智勇全	102
爱兵带兵的楷模	105
包饺子上谈心会	107
特别党员介绍人	110
装起密台架天线	120

安抚资方工商旺	121
广交朋友撒大网	123
决莫做“翠鸟移巢”	126
天星阁食饼赏月	128
胆大如虎心如发	131
莫让良机瞬息过	133
天塌下来个人顶	136
酷刑利诱奈我何	138
囹圄难锁同志情	143
楚光青史耀千秋	146

白鹤湾里苦独苗

峰峦迭障,巍巍壮观的大别山南麓,有座“一峰凌万壑,华桂势森然”的华桂山。相传是唐玄宗到此一游,为寺宇书写“唐敕华桂”四个大字的匾额而得名。这里,千山万壑,涓涓溪流,清沏如镜,大都流向西北边的巴河,再蜿蜒百里,注入长江归大海。山北,一条从石缝中钻出的牌楼河,下雨,扬程高,流水急,犹如奔驰的野马;天晴,水流潺潺,活象行路人的轻言细语。河岸边有个名叫路口的小镇,20来户,人口不过百。从小镇子向对面走,踏过那传说是古代一位乐善好施的孤老婆子捐款修建的拱形小桥——妈妈桥,就到了湖北浠水县团陂镇华桂山麓的妈妈桥村。全村有10个小湾子,只有白鹤湾最大,超过了30户人家。多数是姓徐的佃户和长工。1909年2月9日,这里出现了一件轰动全村的大喜事:一家穷得叮当响的5个弟兄,只有老大娶了老婆,今天生了个胖儿子。

教书老先生给小子取名叫徐楚光,含有:“楚地之光,苦人有后”之意。

楚光哇哇出世,仿佛从天上掉下的一颗星星。穷嫂子们都来道喜,有的还提着两升糯米、几个鸡蛋,一进门就抱抱孩子,逗逗笑脸,连声说:“真胖,真胖!瘦娘能生个胖儿,少见,少见。”一些阅历较高的长辈来祝贺喜生贵子,则着重看了一下小楚光的额头和眼睛,都夸奖说:“这孩儿生得顶平额宽,两眼机灵,将来肯定是个好苗子。”四个在外地躲壮丁、避徭役、卖长工的叔父,

也在深更半夜摸回来,带回点铜板,为嫂子和侄子买点吃的和穿的。鸡叫五更时离家,再三叮嘱哥和嫂:“光儿是我们弟兄5个的命根子,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想法子养好!”

然而,在那腐败透顶、魔鬼翩跹的社会里,无势无钱的家庭,苦难只会越来越多,难以自拔。楚光的父亲受“抗拒壮丁”之罪,轮翻不休地被抓去坐牢、罚款,得了痨疾;母亲在楚光两岁半时,又生一女——杏花,因饥寒交迫,营养极差,得了心衰病,骨瘦如柴。家里债台高筑,如牛负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楚光四、五岁时,就为妈妈干些家务活;七、八岁时,就下地耕作;9岁那年,父亲和4个叔父在“再穷也要让光儿读点书”的思想指导下,把他送进本乡私塾就读。塾师徐少梅老先生,见他思想纯朴、品行端正、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寒,遂免其学费。有时,徐老先生还赠给他一点零用钱,购买文具纸张。楚光从心底里十分感激老先生的恩惠。

楚光从私塾到小学基本上是半耕半读。清晨,骑在牛背上,边放牧,边朗诵“子曰,诗云”;傍晚,放学归来,还要帮体弱多病的父亲干些农活儿。一次,他同父亲正在汗流浹背地锄山坡上的黄豆地,猝然跳出一只肥兔,猛往山顶上跑。动作敏捷的徐楚光,操起手中的锄头,挡住了兔子上跑的去路,兔子调头朝山下跑,跑不动,直打滚。他一锄头磕上去,将兔子的头颅砸碎,血肉横飞,四脚直蹬,尾巴直抖。这天夜里,他那病魔缠身的妈妈和瘦小的妹妹,尝到了从没尝过的山珍美味汤。父亲欣喜地问他:“光儿,你是怎样晓得抓兔子要从山上朝山下赶呢?”楚光告诉父亲:一天早上,我和得春哥放牛,草丛里钻出一只兔子,我从山下朝上赶,那家伙跑得飞快,一溜烟不见了。王大伯在一旁说:“好

孩子,要想吃兔子肉哇,得从山上往下赶,因为兔子前脚短,后脚长,下山只有滚,跑不动。”我听了王大伯的话,才打死了这兔子。父亲听了儿子抓兔子的介绍,咧着干瘦多皱的嘴笑了,笑得很开心。

剥削压迫的制度,家庭负担的加重,病魔缠身的痛苦,迫使楚光成了一棵苦独苗苗。在他 10 岁时母亲病故,妹妹杏花抱给了方姓做童养媳;14 岁时父亡,全靠叔父维持生计和上学。父亲在临终前,拉着 4 个弟弟的手说:“楚光儿完全要你们操心了,他是个念书的料,要想法子让他读下去,为我们祖祖辈辈争口气啊!”

不愧是“侦察司令”

徐楚光成了苦独的苗苗以后,恰逢二叔父娶了个妻子,伶俐乖巧的楚光,便把婶母当亲娘,回家时喊声“娘!”出门时道声“娘,我走了。”一放了学,就扫地、担水、种菜,凡是娘干的活儿,他都学着干,很少空手。婶母把他当亲儿子,关怀备至。几乎是每次上学去,都要炒两竹筒油光闪闪的家园菜,连同白米、干柴,把小担子帮助系得好好的。有时还煮几个熟鸡蛋,塞进他的书袋里,嘱咐他在路上剥着吃,因为从家里到团陂镇小学(又称浠水县第四完小)有 30 多华里。后来考上了县中学就更远。二叔父膝下无儿无女,受了大哥弥留之际的嘱托,眼见孩子又十分成器,特别是常常听到老师夸奖说:“楚光这娃子聪颖过人,机警灵活,将来肯定能够光宗耀祖”心里就乐滋滋的,嘴角上露出甜蜜的笑,把小光儿看成比宝贝还宝贝。俗话说:爱到深处三分痴。

二叔父送他上学，爷儿两个争着挑柴米，走了一程又一程，路长，话也长，有好几次，硬是不知不觉地送到了学生宿舍里。

楚光脑袋瓜儿灵，肯独立思考问题，是他从小就有的特点。《四五书经》共几十本，他三年学完了；小学6年毕业，他4年就读完了全部课程。在私塾，从读《三字经》开始，一般学生得半年背熟，蠢娃子扯破两本书，一年背不上几句，他不到两个月就背得烂熟。读“四书五经”也是从死记硬背开始，先生念一句，学生诵一句，念了三、五遍之后，学生自读。次日，背旧课，上新课。楚光同先生一道念了三、五遍之后，当时就能背书。先生见他记忆力这么强，就单独“开小灶”，一上几章几节几十页，照样背得快。后来，先生发现他背得快，忘记也快，便教他把速度放慢一点，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才记得牢靠，抢记抢背，犹如鸭背上泼水。

只是读和背，不解其中意，而“塾规”规定“学生入学后两年才能听讲”，楚光便不断地发问。有一次先生向年龄大的同学讲“心之官则思”，他插嘴问：“老先生，你一时叫我们‘用心’，一时又叫我们‘用脑筋’，这用心和用脑筋是不是一个意思？”先生见他启蒙刚一年的学生这么会想问题，于是吸收他同高一年级学生一道听讲。徐楚光在弄懂、熟读的前提下背书，进步更快了。

爱写毛笔字，从私塾到小学从未间断过。叔父卖短工为他买一套漂亮的“紫光阁”牌的笔和墨，放在抽屉里，毛笔不翼而飞。他一面查问，一面察颜观色，发现一纨绔子弟表情异常。他便趁这个同学课外活动时，搜寻其书包，果然发现了秘密。他马上报告老师，老师问他：“这笔真的是你的吗？”“是的，老师，你

看：我用小刀在笔杆上刻了三道记号咧！”徐楚光指着笔杆说。

老师立即开班会，令那学生把笔交了出来，并按校规打了20下竹板。这小家伙哭了，楚光和全班同学笑了。有的说：“活该！”有的说“这小子家里钱多，还稀罕这支笔？”徐楚光说：“这就叫做为富不仁，贪得无厌嘛！”

从此，许多同学掉了东西，找他“破案”，他成了全校闻名的“侦察司令”。

那个富家子弟丢了丑，挨了打，哪肯甘心？他回到父亲面前谎报是非之后，他父亲戴礼帽，穿长袍，手执文明棍，到校找老师，查徐楚光，要还打。幸亏有学问、会辩解的老师顶住说：“你儿子是偷笔，本来是丑事，你来打人，岂不是一堆牛粪，挑起来臭嘛！再说，你一棍子打下去，又动员了全校同学对行窃者之恨，你想过没有？”那老家伙眨巴三角眼，捶捶腰，干咳两声，说：“丢门败户的东西，我回去教训教训他！”

男子汉的忧乐观

叔父母的抚爱，使孤苗不孤，茁壮成长。徐楚光在父亲逝世的翌年考上了蕲水县中学。3个卖长工的叔父，把地主老财给他们一年的工钱讨回来，再托亲友借来3块银元的高利贷，才勉强入了学。

楚光从小学到中学阶段，正处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小学老师只略略讲了清政府腐败，孙中山先生举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学《公民》课，除了讲孙中山领导改朝换代，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

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还着重讲了孙中山先后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战胜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和陈炯明,接受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用三大政策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新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孙先生震惊世界的业绩,叫年刚 15 岁的徐楚光从心底里崇拜得五体投地。不料为革命费尽了艰辛的孙先生病情加重,于 1925 年 3 月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悲痛。楚光在学校追悼会上,朗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个大字,在他那赤子童心上跳动,激发他泪珠滚滚。回到桌上,仿《浪淘沙》词牌填了一首词,其上阙是:

“《遗嘱》动我心,
效法孙文。
革命成功靠后人。
吾辈肩上有责任,
忧乐同行。

这末句是说:孙先生同宋朝的好宰相范仲淹一样,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同学应把这句千古名言,用于行动。

1926 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占领湖北省大部分地区,逐退了军阀吴佩孚,成立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消息传开,全省青年学生踊跃报考。蕲水巴河一位姓陈的开明绅士器重徐楚光,资助他考上了该校第五期步科班学习。

到了大武汉,进了新型军校,徐楚光志大如山。学理论,学军事,异常刻苦,成绩优良,深受教官和校友的钟爱。他说:“岳

飞受到后人敬仰,在于他精忠报国。”他把孙中山关于“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导,作为座右铭,在日记中写道:“大事者,于国于民,有大利也。我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由言思义,此时徐楚光,已初步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国民党大佬孔庚(此时支持北伐有功,后来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有过。)同共产党在武汉的领导者之一的金龙章,都是鄂东的同乡,楚光的老前辈,看了他的这几句自勉的话,倍加赞赏,称“徐楚光是有志男儿!”

血泊悟出的真理

楚光考进黄埔步科班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激发他那颗 17 岁出头的红心,炽热如火。他把精力全神贯注在学文、习武和社会调查上。步科班开办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来武汉办起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班一所都办在武昌城,相距较近,学生都发了枪支,开设的课程都有:社会主义原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工农运动,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军训教程等;恽代英、肖楚女等为两校公共教员。不同点是:步科班多了一个《三民主义浅说》。楚光除了听课和集体活动之外,一有时间就到农讲所去和朋友侃谈,发现农讲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全部由中共党员创办的;而黄埔的政治主任周恩来等虽在教学内容上起了主导作用,但校长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正在军校中拉帮结派,扩充势力,伺机反动。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员告诫他说:“革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到时候你要朝向持有真理的一边倒。这真理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受帝国主义卵翼,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波及武汉地区,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制定了许多摧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的条例和法令。这些所谓文件,如同向革命志士下“斩标”,施毒棍,一发到徐楚光的手里就被撕得粉碎。他气愤地骂道:“这些民族败类,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而动是最大的反动!”

“革命、入党在危时,最艰难处显精神。”这年6月,正当蒋汪密谋合作反共,陈独秀右倾投降,拱手将工人纠察队交给国民党时,徐楚光加入共产党,并接受了党派他到农村组织武装的任务。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志士仁人。徐楚光的同乡好友郭芬遭逮捕,被杀害于汉口余记里空坪。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楚光这个刚满18岁的英俊青年,一想起郭芬,就泪如雨下。

郭芬,商科大学生,1922年加入共产党,任武汉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主席。留日回国后,对外佯任汉阳兵工厂副厂长、厂国民党特别党部秘书,实际是该厂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楚光对郭芬久闻大名,相见恨晚,感情却很深。1927年春夏之交,国共两党和各派系之间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作为敏感部位的兵工厂,各党派、农讲所、步科班都不止一次地去活动过。徐楚光带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到汉阳兵工厂去作调查,都是郭芬接洽的。有一次,郭芬以同乡的名义把楚光留下来,两人推心置腹、坦率真诚地交谈一整夜,分析武汉的形势、

全国的时局、真理在谁手里等问题,看法完全一致。此时郭芬有28岁,楚光比他小10岁。当东方欲晓,主人送客时,徐楚光对郭芬说:“同乡大哥,我真是与君一夜话,胜读10年书啊!”两人最后一次接触,就在郭芬被捕的前一天,互相倾吐了“是中共党员的秘密”。听到郭芬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徐楚光从战友的血泊中悟出了一条真理: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华;只有拿起武器,才能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只有跟着共产党,亿万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

“共产党嫌疑犯”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如浩荡东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继黄麻起义之后,鄂东各县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蕲水300多农民配合起义军,进攻蕲水保卫团,缴枪4支,击毙土劣多人。徐楚光就是这次战斗中最年轻的指挥员。

1929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疯狂“围剿”,党组织派徐楚光通过族叔、国民党蕲水县长徐剑风推荐,潜入蕲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任务是:策反,削弱敌军的“进剿”力量,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一次,英山自卫大队遭到我边区军民的打击之后,贼心不死,请示鄂东“剿总”朱怀冰:要把英蕲罗等县的兵力集中起来,向苏区红军大举进剿,为死难士官报仇。朱向蕲、罗两县下了命令,但罗田自卫队口头拥护,行动迟缓,因为他们也尝到了红军的苦头。蕲水自卫大队则在最反动的县长皮宗荣(外号皮屠夫)的指使下,派了一、二两个中队开进了英山县城,二中队队长徐楚

光是这次出兵的总领队。蕲水的兵以帮助英山的兵“出气”为由,摆出“救世主”的架势,生活要求办好,又不给钱。英山则以“围剿共匪,都有责任”的道理,生活费用一五一十要算清。事也凑巧,恰在此时,英山自卫队抓来了蕲水县在英蕲边界的一个税收员。推着游街,又打又骂,说他“蝗虫吃过了界。”楚光马上抓住“战机”,一个电话打到了皮屠夫,气愤地报告说:“英山自卫队不识抬举,友军生活他不管,连住房子也要收钱,而且价格昂贵,弟兄们都说,肚子不饱,钱花光了,怎么能打仗?今天,又把我县在鸡鸣河的税收员抓来打得遍体鳞伤。还当着我们的面,指桑骂槐地骂什么‘过界的蝗虫’!”

这一下把自尊心强的皮屠夫激怒了,大声喝道:“他妈的,欺人太甚!‘匪’在他的县边上,离我们远咧。马上撤回到蕲水边界,一个中队住鸡鸣河,一个中队住查儿山,‘匪’不到浠水不打!”这家伙火气大,讲话的声音也大,险些把电话机给震破了。

徐楚光喜上眉梢笑在心,立刻宣传撤退命令,士兵皆大欢喜:“啊,对呀!不知好歹,我们还为他们出气卖命?”

类似这样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术,英俊胆大的青年军官徐楚光干过多次。阴险狡诈的皮屠夫有所觉察,对大队长蔡以尧说:“你那个二中队要注意,恐怕是个‘共产党’嫌疑犯罗。”

说时迟,动作快。楚光通过同情革命的族友、国民党蕲州司令徐文煌的斡旋,打入罗田县自卫大队任大队副。当时,罗田自卫大队为了称霸一方,扩展势力,与英山自卫队经常发生些矛盾。徐楚光则小心翼翼地,以“同乡同姓同事”的身份,做有些正义感的大队长徐施恩的工作,利用两县军队之间的不和,加深矛

盾,促进爆发“狗咬狗”的战争冲突。

1931年,楚光得知英山自卫队奉令配合国军窜扰苏区要从罗田路过的消息,即刻同徐施恩商定,采取报复行动。当英山的军队行至石桥铺时,以“英山自卫大队偷袭罗田县自卫大队”为由,罗田自卫大队突然吹起了进军号,打得英山的官兵措手不及,撂倒了几具尸体。英山的官兵清醒过来以后,则采取“以退为攻,埋伏反击”的办法,警觉稍松的徐施恩,被英山军队的暗枪打死。徐楚光为之惋惜的同时,便以此为借口,向当时管辖英山的蕲州司令徐文煌告发,将英山自卫大队长撤职严惩。此时,升任“八属(即鄂东8个县)剿匪司令”的皮宗荣向英山、罗田当局指控:“徐大队副可能是赤化分子。”嗅觉挺灵的徐楚光,以排长带领士兵拦路抢劫,难于管束为由,自动离职,又潜入广西李济深部驻罗田一个团里做策反工作。他同该团团长袁启生结交朋友,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发现此人比较正派,同情革命,不准部属欺压百姓。遂向袁灌输革命道理,提出率部起义赴边区的要求,袁启生表示欣然同意。正当紧锣密鼓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时,特务告密“剿总”朱怀冰,朱立刻电令副团长监视袁团长,被袁察觉,遂只身逃走。徐楚光亦被迫离开了罗田县。

天涯海角撵陶钧

1934年春天,江南水乡,粤桂大地,晴雨交织,光明与阴暗并存。

在沿着京广线向南飞驰的列车上,一位浓眉大眼宽额的青年人,头戴白色礼帽,身穿淡兰色长袍,脚上一双新皮鞋,黄里透

亮。由一个显然是“小佣人”的，背着雨伞，拿着提包，陪伴卧在车厢的辅位上。这两人的打扮，象去南洋的阔商，又象是富人子弟上大学。他就是遵照党的指示，去广西南宁找黄埔副校长、受蒋介石排斥的李济深和宣侠父的徐楚光。

凑巧，途中遇上了老同乡金龙章，他也是去广西的。信得过的人相逢，徐楚光便把此行的目的和任务向金龙章讲了：徐是要通过做工作，推动李济深、李宗仁、白宗禧继续反蒋，扩大新军阀蒋、李之间的矛盾，以削弱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军事力量。金龙章表示竭力支持。

几乎是同一时间，由南京乘船上武汉，又由汉口上火车的一帮子国民党军队，簇拥着一个军官，向南方驶去。这军官叫陶钧，三十七、八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嘴巴抖动，更显现出尖嘴猴腮。他是刚接受蒋介石的旨意，以自己当过桂系军长、人缘熟的关系，去南宁游说李宗仁等头目，竭力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

真是碰巧极了。徐楚光、金龙章、陶钧三人都是鄂东的同乡。徐和陶都是浠水团陂人，都是团陂小学的同学。只是陶的年龄大，早几届毕业。金龙章是鄂城县人，岁数也比徐大。在党内，金是徐的前辈。他们三人同去一个地方，目的和任务绝然不同：一个要反蒋护共；一个要护蒋反共。

徐楚光到了南宁，首先去拜谒自己的老师和副校长李济深。学生呈上一步科班的毕业证书，作了自我介绍。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听袁启生团长回来汇报时，谈到过你，你的名字我有印象。”楚光毕恭毕敬地说：“先生对‘九·一八’事变，不许 19 万东北军抗日的政策极为愤慨，发动两广和福建的群众，联合蔡廷锴

将军,同共产党合作,竭诚抗日爱国,学生们深感钦佩!我来南宁,就是想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为抗日救亡做点事。”

“好!是炎黄子孙,都要爱我中华,保卫国家。”遂分配他任李部中下级军政人员的教官。李济深部和李宗仁部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有同学和师生关系,感情融洽,易于合作。并且,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的崛起,曾得到过李济深和他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扶植。二李亦有同乡谊。因此,徐楚光在李济深部当教官等于在李宗仁部当教官一样,几乎可以把筹划抗日反蒋的任务同时在两部贯彻进去。而且有金龙章邂逅相助。

徐楚光的工作步步推进,陶钧游说,屡遭碰壁。桂系官兵,多数爱国,“对抗日者亲,对不抗日者仇”,这个大局,对于死抱主子大腿、极力为戴高“乌纱帽”的陶公,却视而不见。他在自己当军长时被提拔的几个军官中煽动,只见宾客相待,并不敢吱声。因为这些人知道:盘踞在广西的新桂系几个总头头在此时几乎是一个鼻孔出气:要抗日反蒋,否则,就是逆形势而动,要栽跟头的。搞得陶钧最狼狈的是参加一次湖北同乡会,这个会是徐楚光、金龙章精心研究,将计就计而开的。当陶钧碰了几鼻子灰,坐在公寓,想起蒋介石“广西死角,乃吾心腹之患,你要去改变改变”的话,正在难办时。徐楚光以老同乡的身份去看他,目的在于试探,掏掏他那葫芦里究竟还有什么“药”?陶见徐来了,喜出望外,便以长者的身份说:“楚光,你这个小教员能不能把广西的湖北同乡通知来,我好把蒋委员长对广西的希望讲一讲。”并把蒋介石软硬兼施的一些打算,也向徐透露了。徐一口答应,并立刻同金龙章商量后,把同乡会就安排在陶的公寓里召开。除了几十个湖北同乡,还把李部几个“舌战能手”冒充湖北人掺进

来。会议开始,陶钧祝贺同乡们在天涯海角身体健康,飞黄腾达。接着,就大讲特讲蒋委员长的“功绩”、“统一中国的决心”、“军人只有绝对服从”等等屁话,尖嘴猴腮直抖动,一双蛤蟆眼滴溜溜地看着大家的表情,一个个怒目圆睁,越听越冒火。他的话音刚落,徐楚光启发说:“陶老军长代表南京政府,跑路几千里,今天又参加了同乡会。既然是同乡,老军长肯定喜欢大家直言不讳。”“对,请大家直言不讳。”陶公点了点头。

“请问陶公: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进犯中国,南京政府下令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结果,一个星期,东北三省拱手让日寇占领,这算什么‘功绩’? 什么‘统一’?”

“当前的严重局势是日本人以东北为基地,正在向内地侵入,不去研究抵抗,只是派人游说,抓‘绝对服从’,这是为什么?”“咳,陶先生原是我桂军军座,早去抱了‘大柱子’,今日回广西,说来一个‘蒋、桂统一’不是又可以立功晋级嘛。”

同乡们的一言一语,象有铁锤那么重,锤锤打到了痛处,又象是根根刺条子,将陶钧厚脸皮扎得通红。他在广西活动了两个月,遭到了冷遇、质问、讽刺、恫吓,原因是自己背叛桂系,投靠蒋介石,不得人心,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只好在几个勤务兵的护理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徐楚光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关键在于牢牢掌握爱国为民的真理,采用了灵活多变的策略。

中原大地展才华

陶钧气极败坏地回到了主子跟前以后,蒋介石派往广西方面去的特务增多。徐楚光回到了中原大地,仍在隐蔽战线上施展才华。

他受党组织的指派,通过国民党内的熟人关系,潜入豫西师管区,任区兵役局长,化名徐建豫。以示改造河南、建设河南的决心。并兼任伊川县第三科科长,负责兵役工作。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对日全面宣战。徐楚光同中共中央中原局与河南省委取得联系,陈少敏、侯秋影等领导同志交代他的任务是:以洛阳、竹沟、武汉为活动中心,以动员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展进步势力为工作内容,秘密开展党的地下统战工作。

“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无遗,群众不愿为之卖命。所以,征兵只有靠抓、捆绑吊打,视民如草芥。徐楚光在豫西征兵,一反常态:用富有说服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来征兵。他表面上是依靠乡保甲,实际在以“亲串亲,邻串邻,穷人串穷人”的办法,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用党组织去暗地监督乡保甲长。对其“有功者奖,有过者处,一般者教而帮”,做到褒贬适度。同时,发展群团组织——“青抗”、“妇抗”等,召开干部会,青年积极分子会,学习《国共合作抗日宣言》。楚光在这些会上宣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七·七”事变后,日寇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全国,很快向华北、华东、中原推进,亡国灭种,当亡国奴,谁愿意呀?”“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们要保家卫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大家不约而同

地振臂高呼。徐楚光因势利导地说：“古人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有志青年，保家卫国，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不怕苦，不怕死，战斗到胜利；第二，要团结抗日，各界人士要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智出智，共同抗日。”讲到这里，他举起一支带刺刀的长枪，说：“譬如拼刺战斗，只有一支枪一把刺刀，不行。只有刀枪林立，寒光闪闪，才能势如破竹，把敌人从阵地上压下去！”武汉沦陷，难民携儿带女，逃到豫西，讨米告化。楚光用自己捐赠资金和衣物的行动，带动其他人都这么做。一次，有个名叫李大英的13岁男孩，牵着双目失明的母亲在乞讨。徐楚光问明了这一家的遭遇是：当日本人荷枪实弹进村时，大英牵着母亲余菊花走在前面，5岁的小英坐在父亲李又耕挑着的箩筐里。由于担子重，走得慢，残忍的日军向他们开枪，子弹穿过了小英的胸膛和他父亲的脚肚子上。李又耕父子的血流在一起，日本兵走近一看，连说：“靶的靶的，中了的。”当发现李又耕还活着时，对准胸膛，又是几刺刀。直等到强盗们打劫回营了，余菊花和儿子大英才敢回头来安葬李又耕和小儿子小英。母子呼天叫地，哭成了泪人儿。从此，余菊英的另一只5成的眼睛也很快瞎掉了。徐楚光把这悲惨的母子扶到会场上，向报名参军的青年和送子上战场的家属，痛诉日本兵的罪行，激发全场人的愤慨。徐楚光用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典型引导的办法，启发人们的民族觉悟，因而主动报名参军参战的青年络绎不绝。他在豫西的半年时间，向部队输送抗日骨干1000多人。而且，通过自己的亲戚朋友，把工作做到了边远地区和敌战区。如：教师徐敏文和熊泽滋夫妇，成了武汉市教育界宣传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学生郭坚，成了罗田县组织抗日力量的骨干，时海

峰成了伊川县支援抗日的女能人等等。

用搬迁抵制解散

1938年春天,黎明大步走来,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平汉铁路上东长寿站“铿锵、铿锵”驶来一列客车。刚一停,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立即放下手中的书籍和文件,在较窄的车厢走廊上来回踱步,眼睛盯住窗外。

中共党员靖任秋领着国民党冀察游击队司令孙殿英来了。周恩来同志上前一步,拉着孙的手说:“孙总以民族大义为重,真为团结抗日,不畏种种干扰,我们深感敬佩呀!”“哪里,哪里,我只是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做了一点工作。”接着,周恩来在车厢卧铺上,向孙殿英讲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帮助他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出:“走向胜利之本是培养抗日骨干”。

孙殿英深感周恩来的话有道理,于是决定委派靖任秋去豫西宜阳三乡镇创办干部教导大队。又当即议定:大队长由孙殿英兼任,大队副由靖任秋充当,靖当着周和孙的面推荐说:“我是黄埔四期毕业,徐祖芳是黄埔五期步科班毕业,聪明能干,学业超群,请他来当教育主任,掌管教育计划、课程设置安排等实际工作怎么样?”孙殿英连声叫“好!”周恩来笑咪咪地打趣道:“孙中山先生培养的两个老黄埔,如今又来协助姓孙的培训抗日干部,那当然好啊!”

原来,中共豫西特委决定派徐楚光到孙部抓干部教育工作,为了利于隐藏身份,遂改名徐祖芳,与靖任秋一起掌管干部大队

的实权。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的中共党员李锡九,被孙殿英聘请为高级政治顾问,常驻教导大队。

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 1000 多名知识青年参加学习的教导大队,在徐祖芳的具体安排下,为抗日救国在紧张地学军事、学政治,进步很快。这所基本上按照共产党的规矩办起的学校,引起了常驻孙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注意,他们向主子密报了“教导大队被赤化”的情况,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第一战区司令官孙殿英,命令将干部教导大队解散。孙殿英感到左右为难,出于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只答应先去调查一下情况。

在汇报会上,徐祖芳详细地讲述了学员为拯救祖国危亡而习武学文的进步,同共产党有了交情的孙殿英深为满意。于是徐祖芳趁热打铁,把预先请示了党组织并与靖任秋商量好了的搬迁建议提了出来。他说:“孙总一向以爱国为重,亲任教导大队长,培训抗日骨干,天经地义,世人颂仰。然而,解散有命令,如不执行,难以交脱。我想了个两全之策,请大队长采纳。”接着,他讲了教导大队搬到黄河以北,晋东南敌后去的两大好处:一是便于你——孙总向南京政府汇报,就说“赤化分子”已开除出校,其余则搬迁敌后,便于参加抗日战争;二是迁往敌后可以防止南京方面用武力强制解散。听了徐祖芳的建议,孙殿英顿开茅塞,欣然表示同意,并当即命令靖任秋和徐祖芳迅速具体地执行这个计划。

北国隆冬,寒风呼啸,冰雪刺骨。经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纪训练的学员们,背起衣物、教具和子弹、钢枪,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从宜阳三乡镇出发,由孟津过黄河,经济源县境北上太行山,进入山西晋城,后又移至陵川、壶关,安营扎寨,投入教学。

不久,正式结业。根据对学生了如指掌的徐祖芳的意见,学生大部分进入孙部任班长、文书、庶务、排、连长或政治干部,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坚定分子继续隐蔽下来进行秘密活动。孙殿英对搬迁教导大队的行动深感满意,因而将靖任秋调新五军军部任军参谋长,徐祖芳调任参谋处作战课长。

答疑教法学生欢

“立正!坐下。”这是老师进教室上课时的常规礼节。可是徐楚光到一中队去代上政治课,中队长带头喊了这个礼节语之后,学员却都不坐下,还要自觉地补一句:“徐主任,您好!”然后,笑咪咪地拍个响巴掌,才坐下。年轻英俊、笑容可掬的徐主任,此刻边走向讲台也边对学员喊:“同学们,好!”

这热烈、融洽的师生情谊,反映了尊师爱生的道德风尚,也显现出徐楚光在学员中的威望之高。

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自党组织派他设法打入干部教导大队当教育主任以来,学校虽由国民党抗日杂牌军冀察游击队司令孙殿英挂名兼任校长,实际领导权却由徐楚光、李锡九、靖任秋、刘潇然、方允中、李俭恭、李尚杞等我党秘密党员和左派人士掌握。而在安排教学内容上,徐楚光则起了责无旁贷的作用。有些党员同志暗地里对他说:“你徐楚光不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赤化’学员的工程师!”

他尖起嘴巴,嘘出一口气:“快别这么说!”

当时,一中队的政治教官常常因故缺课,多由教育主任代讲,徐主任深受学员欢迎,大家一致的评价是:“徐主任讲课,生动活泼,好懂好记,圆满地解答了我们思想上的问题。”

这节课,徐楚光又是先叫学员提问题。

一些学生举了手,徐楚光点起一个素不爱说话的学员,他象个大姑娘似地轻言细语地问:“请徐主任讲讲汪精卫是怎么叛逃出国的?”“这个问题提得好!汪精卫叛逃是1938年12月,同学们正放了寒假。我们来剖析这个大汉奸,等于锄草肥了田。”两句话,就把学员逗笑了。

汪精卫叛逃出国,在河内发表“艳电”,成为国民党投降日寇的头号汉奸,是震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热血沸腾,但毕竟阅历浅,政治思想单纯,对这个突变不知所措,感到茫然,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必须从汪精卫的阶级本质和立场上去分析他个人的历史。

首先,他是反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支持孙中山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的。他1904年赴日留学,1907年随孙中山去南洋,1910年3月,谋刺清摄政王入狱,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提出过“革命依靠民力,发愤为雄,奋然自立,民族平等”的主张,受到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赞扬。他的这种激越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形成与发展,也与孙中山对他的直接教育与帮助分不开。

第二,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革命的投机商。譬如:他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曾表示怀疑,但见孙中山态度坚决,改组国民党已是人心所向,便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参与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筹备“一大”召开,在大会上支持共产党人“跨党”。又如:孙中山曾主张过“大亚细亚主义”,目的是唤醒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日本国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来,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为其独霸中国,称霸亚洲张目。汪精卫故意

把二者混为一谈：宣扬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也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怎么对待人生？怎么对待国共合作？我的看法是：贵在坦诚。而汪精卫是华而不实，好说大话、假话，见风使舵。

第三，他叛国投敌的根本原因是他的资产阶级本质和立场决定的，“亡国论”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和汉奸理论的核心。至于同蒋介石的政策分歧，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那只是促使他争当国民党最高领袖和叛国当儿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他留日时的旧友对他的牵引，也是一个因素。

一堂代讲的政治课上完了，中队长喊声“立正，下课。”学员又拍起响巴掌，直把他们敬爱的徐主任送出教室门。课后，学员们议论说：“徐主任用阶级观点剖析汪精卫，既全面又透彻，拨开了我们思想上的迷雾。”

一幅漫画识人才

1938年的一个冬夜，河南宜阳三乡镇朔风呼啸，雨雪混杂在空中飘荡，从这里看整个华北大平原，显然是冰的世界。

然而，干部教导大队第一中队第八班学员讨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却热火朝天。一个块头魁伟，脸庞宽而长、胖而黑的青年学员名叫乐伟平，坐在小桌旁的煤油灯下做记录。讨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既对事，又对人，实事求是，也讲究分寸。

中队长尚黎，骄横跋扈，单纯强调军事训练重要，轻视政治学习和政工干部的作用。大家严肃地耐心地提出了批评和改进

的意见：“军事同政治是手足关系，密不可分，政治是军事的指南，军事是政治的结晶，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嘛。”

“军事要过得硬，这是对的，但军事学得好，用得好，要靠大脑指挥，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只装汪精卫的‘和平救国’论，不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论，这种军事，只能对日本鬼子有利，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政治指导员同中队长的关系应是兄弟关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有意见讲出来，求同存异。这个‘同’就是要使每个学员的军事、政治都过硬，为抗日救国出力献身！”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寓事于理，寓理于事。尚黎中队长，虽有抗日之心，但有个人主义和片面性，看到学员们说得在理，也在认真地听，较详细地作笔记。乐伟平的文字功夫比他深，几乎是记录得一字不漏，而且整洁美观。讨论结束时，乐伟平根据今晚讨论的内容，随手在记录本的扉面上画了一幅漫画。

画面是一架倾斜的天平，高高翘起的一头，法码上是“政治”二字；沉下去的一头，法码上是“军事”二字。

次日中午，徐楚光派人把乐伟平找到自己的房间来。小乐看到自己敬爱的徐主任感到高兴，但一想起记录本上的漫画，又有点耽心，是不是要批评我不该画呢？他呆呆地站着，不敢抬眼看徐主任，徐主任一面叫他坐下，一面伸手从抽屉里拿出那记录本放在桌上。乐伟平更慌了，果真要批评我！他心想这也许是徐主任自己的笔记本，可定睛一看，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干部教导大队第一中队第八班讨论记录本，记录员：乐伟平”。

乐伟平的心里更紧张了，但一想起徐主任常常教导他们“批评可以促进改正错误”的话，心里又平静下来。“你们学员长了

豹子胆,敢于批评中队长啦。”徐楚光满面笑容地望着乐伟平说。乐伟平满以为徐楚光的下句话是要教育他的,不料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你的家在哪里?”

“老家在湖北黄安县,我父亲当红军受了伤,治好后,带着我们兄妹在外谋生。我长大了,日本鬼子到中国捣乱,我就当兵了。”

“啊,我们都是老乡咧。”

“你也是黄安人?”

“不,我是湖北浠水县人,都是鄂东地区的。”

接着又问乐伟平的年龄、爱好、入学情况,课程设置学员满意不?大家有些什么要求?徐楚光说话温文尔雅,富有节奏感,态度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乐伟平的紧张心理此时基本消失了。

可偏偏这时,徐楚光又把记录本拿在手里,翻翻看看,只见蝇头小楷,工整美观。而且书写的速度又快,从记录的语句看,漏掉的极少,翻着翻着,自言自语地说:“你的字写得好,而且没见一个墨砣砣”。

“咦!这漫画也是你画的吗?”

“是的,徐主任。”

“你不仅是个书法家,还是个画家呢。”

“不,我离‘家’字还很远哩。”

乐伟平笑了,显得轻松而甜蜜,还略带点自豪感。

“这漫画画得好,有意境,可算得你们这次讨论会的总结。不,这样来总结,比长篇报告简单明快,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难

忘。”

乐伟平真没料到老师对这幅漫画评价这么高。后来，乐伟平成了徐楚光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

建国后当了某大学副校长的乐伟平如今年入耄耋，离休了，住在南京城。当回忆起这“一幅漫画识人才”的故事，常常莞尔而笑。他告诉笔者：“徐楚光特别关心爱护人，那次八班的讨论会，就是他向几个共产党员布置的，他做调查研究工作也特别细心，不愧是我们的严师益友！”

出入污泥而不染

1939年3月初，徐楚光由干部教导大队调出来，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课长、幼年学兵连长，兼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到任后，病了一场，住在壶关县树掌镇医院。发高烧，一连数日不退。而医药条件差，药物又缺乏，轮流在他身边值日的指导员时海峰和勤务员海潮，只好用冷毛巾敷在他头部降温。

徐楚光在教导大队有得意门生乐伟平，此时任学兵连某排排长，几乎天天来看望他。一次，他从床上扬起烧得通红的脸，喘着气问乐伟平：“这里能买到莲藕吗？我很想吃点藕。”

“好，我去打听一下。”

乐伟平出医院门，看看四周，全是高山和石头，问老百姓：“这里有莲藕没有？”老百姓摇起头来象货郎鼓，说：“我们这里方圆几百里，也只有土豆、青菜、玉米糝、小米粥，从来没见过莲藕是个啥模样。”

乐伟平为没有满足病人的要求而感到内疚，只好如实相告。

徐楚光笑着说：“我知道在这里是买不到藕的，只有黄河、秦岭以南的整个华南地区有。但是，我们这里的人，如同南方的人一样，有出入污泥而不染的莲藕精神。”

沉吟片刻，又说：“莲藕在我的家乡很多，它满身是宝。莲米是滋补品，荷叶晒干后可做中药，莲花有红的白的，草绿色的荷叶相衬托，漫无边际，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说着说着，他坐起来，用他那双大眼睛向前看，扫视一周。好象他不是住在医院里，是在洪湖、策湖、望天湖边看美妙的荷花荷叶。最后，若有所思地总结说：“莲藕满身是宝，样样对人有利，但它是从污泥里长出来的。从污泥里长出莲藕，是个质的变化，你们说是不是？”

一旁聆听着的海潮、时海峰和乐伟平三人连连点头称是。都从徐楚光这对莲藕滔滔不绝的评语里，初步懂得了做人的哲理。

徐楚光高烧退了，由高烧引起的咳嗽等疾病也好转了，只有乐伟平在他身边侍候。原教导大队同学由前方回后方，跑过树掌镇，听说老师病了，纷纷到医院看望，谈及向日寇反“扫荡”时教导大队同敌人英勇拼搏，不怕牺牲的壮烈表现，在场者无不激动。有位学员说：“一中队杜长河同学，同日寇拼刺，他的肠子已经流出肚外，仍然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拉开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在场的同学都为这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泪。最了解学生情况的徐楚光，此刻也眼睛湿润地说：“杜长河同学，出身豪门，却做到一心想着祖国和人民，流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他不愧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一颗爱莲，是学习的榜样呀！”老师的话，对在坐的同学是个富有哲理的教导。

竭力保卫太行山

1940年,蒋介石为执行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制造了一系列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件,并指令朱怀冰的九十七军等部队,进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区,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

徐楚光接到总部命令,要最快最准确地侦察朱部进攻太行山的部署。

朱怀冰是黄冈人,朱部的参谋主任杨梓诚是浠水人,同徐楚光同乡同学同过事。当徐楚光以“国民党”中校教育主任的身份,秘密来到杨梓诚家里时,杨梓诚特别欢迎,为他张了“美人”香烟,其夫人为他泡了最好的毛尖茶。两人在书房里侃谈起来:“浠城一别,一晃8年了。”“8年来,杨兄由大尉上升到大校,当了朱总作战参谋部的主任了,可谓是飞黄腾达啦,老弟为您祝贺!”

“小小荣升,何足挂齿?你不知道啊,那姓朱的对我是又信又疑呀。”

“怎么个信,又怎么个疑?请老兄举证说明吧。”

同学同乡,诉说衷肠。杨梓诚以这次部署进攻太行山为例,向徐楚光讲了个透彻。原来,蒋介石的指令下达后,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回援陕北,配合留守兵团赶走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地区连成一片。中共领导的抗

敌决死队重创闫锡山部进攻后,已经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朱怀冰眼见八路军越打越强,不敢轻举妄动,但在老头子的再三催令下,才决定孤注一掷。谈到这里,杨梓诚取下头上菊花大檐帽,把金丝眼镜朝眉上一推,略带气愤地说:“本来嘛,我是参谋部的主任,进攻太行山的计划部署,预先却没让我参加,直到离动兵之日只有3天时间了,今天上午我才与师、团座一起听了传达。你说他不相信我吧,主任职务要我当;你说他相信我吧,重大决策不让我到面。真够阴一套,阳一套的!”

徐楚光听到杨、朱之间有矛盾,感到高兴,但听到“3天动兵”几个字,倍觉焦虑。于是眉头一皱,巧生一计说:“办事,打仗都靠手下人呀,我是当教员的,这次来,没有别的可带来,将来准备送几个学员给你,好为你效劳哇。至于这次攻太行嘛,朱总没有把你这个人才放在眼里,肯定也是有忠于他的人才的。”

“呸!什么才?都是些蠢才。”杨梓诚在徐楚光的激怒下,一口气把这次进攻太行的总兵力,正面进攻,左右配合的主帅和兵员、进攻步骤都讲了。徐楚光懂得:百闻不如一见。于是要求在参谋主任的陪伴下,看看司令部的兵营,毫无戒避心的杨梓诚也答应了。两人边走边看边说,指指划划,引起了怀疑。该军一个军部成员把杨梓诚叫到一旁问:“他是你的什么人?”

“同乡同学同事。”

“在孙殿英部教导大队任中校教育主任。”

一听说是孙殿英部的人,疑心更重了。忙说:“老兄,孙部赤化分子多,你还是叫他快走吧,免得惹麻烦。”

当夜,杨梓诚刚把徐楚光暗中送走,上门请“客”的只落得扑

了个空子。

次日子时,朱部官兵正酣然入睡,周围布置的三道哨兵被宰,由徐楚光引路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悄悄插进了敌营,首先攻克了朱怀冰的司令部。他有3个师的官兵,擦着朦胧睡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大部分的脑袋搬了家,有的束手就擒,当了俘虏。朱怀冰的九十九军原来是“休息好,待令出发”,现在,除了阴险狡诈的朱怀冰见势不妙,由他的敢死队拥着逃走了,3个师的官兵几乎是荡然无存。胜利之师,势不可挡,我一二九师还顺手击溃了投降日寇的石友三部。

随着太行山自卫反击战大捷,国民党又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这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这与徐楚光及时准确地攫取敌军情报、八路军总部出其不意地发动反击战分不开。同时,在我军的战争史上,又写下了“以少胜多”的光辉一页。

独闯金陵为救国

1942年3月,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根据中央军委对敌后城市工作的指示,派林一和张箴两同志,把“抗大”总校参谋教官徐楚光调出来,派往南京做情报工作。这个有1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慷慨表示:“抗日利益高于一切,我服从组织安排。”他很快乘上京汉线列车,又一次来到武汉,不久,托老朋友金龙章办好了去南京的通行证。

当客轮靠港以后,这位革履西装、青年学士装扮的徐楚光,怀揣金龙章写给朱亚雄的一封信,劲直到了朱姓公寓。递上信,

朱亚雄拆阅,高兴地说:“啊!是老朋友的嘱托。老金他好吧。”

“他好,我到南京想借你这个大名人之福,谋点有益于社会的事,不知老兄愿帮忙否?”徐楚光的双眼斜看朱亚雄的双眼,象是在察颜观色。

朱亚雄拍拍胸,爽朗一笑,说:“老友重托,岂能不办?你的事包在我身上。”接着,朱亚雄又把他为洪门兄弟办好事数了几件。最后,询问道:“如果徐先生愿意加入我的洪门大亚山正义堂,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因为我这堂内的弟兄什么样的高层人物都有。”

“只要朱先生不嫌弃,我愿步入洪门,甘为弟子。”徐楚光的话,使朱亚雄得到满足,但马上谦逊地说:“我们应该是弟兄,不是弟子。”

不几天,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专为徐楚光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入堂仪式。两个山主的打扮特别讲究:山主朱亚雄,40出头,高个子,隆鼻薄唇,四方脸上一对精明的眼珠,在金丝镜框里转悠着。今日他身着新长袍,腰系丝绦,长裤扎腿,足蹬高腰快靴,一举一动显得利索。

副山主崔师爷,比朱亚雄约计大10岁,中等身材,头披雪发,一双斗鸡眼,看起人来荧荧发光。今日,他穿一件枣红色高丽袖长袍,青裤白袜夫子履,头戴一顶镶璧玺的红帽盔,看样子象是个老道士。

烧香、拜祖、砍香、念誓词、喝歃血酒,两个正副山主陪同徐楚光一道做。徐楚光做得特别虔诚。

从此,徐楚光就是洪门大亚山正义堂内的人了,他常常出入其间,广交朋友。一个雨后乍晴的日子,他在正义堂前碰上了黄

埔军校老同学何炳贤，两人攀谈起来。当何炳贤得知老同学黄埔毕业后主要职业是当军事教官，便一拍大腿，大声叫起来：“好机会，你就到我们中央军官学校去。”

这所由汪伪政府刚刚建立的中央军官学校，汪精卫兼校长，日常事务由何炳贤负责，他是大汉奸陈公博的内弟。徐楚光找到了何炳贤这个“保护神”，便抓住机遇，打进该校任少将战术教官，开始为我党我军做起情报工作。

到此，徐楚光一只脚踏进了洪门，一只脚踏进了军校，都能同社会名流、中上层人物接触，对出色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十分有利。

他住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兴皋旅社楼下一间客室里。室内除了一张床、一张椅子和两张旧沙发，没有什么多余的摆设。然而，来往的客人甚多：掮客、地产商、阔少爷、姨太太、将校军官，什么样的人都有。军校设在南京中山路国民党励志社。徐楚光的大部分时间，往返于励志社——兴皋旅社——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交的朋友，逐步布满了整个金陵。他常常从汪伪中央军校授课归来，独坐在沙发上，表面上看，在闭目养神，实际是思绪翻滚，日伪在金陵干的丧尽天良的事实，如同一幕幕电影，老在眼前闪过。他切齿憎恨，恨这些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要个个不得好死！他思念，思念抗日根据地的战友们，是否个个平安，举枪必胜！他担心局势严峻，汪精卫派遣大批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清乡”，同志们遭到不测！想着想着，他的情思乱了，在沙发上猛击一拳，自言自语道：“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减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粉碎敌人的‘清乡’计划”！

他当了洪门执堂

1942年夏天，南京城萧条、冷落。醉生梦死的汪伪政府文武官员和日本浪人，还麇集在霓虹灯下的妓院、酒楼里。只有日本兵组成的巡逻车队，频繁地在大街上疾驰而过，给三三两两的行人增添了阵阵惶恐和不安。

农历5月13日，据传是关圣帝君诞生节。南京莲子营60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堂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以关圣帝为偶像的洪门，正在祭祀列祖列宗，开门纳徒，举行盛典。

厅堂里，香火点燃，烟雾缭绕。正中，坐北朝南挂着二米见方，身着长袍的关圣帝画像下放着檀木香案，四方木斗，斗里插着写有洪门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和“洪门五祖”名字的大小杏黄旗。斗前香炉两旁，刀剑旗牌分列，并排的描金蜡烛鲜红。再前面，摆着碗碗白酒；案下，缚着一只紫冠活公鸡。正义堂山主朱亚雄和副山主崔师爷，分别坐在两张红木太师椅子上。山众则按内八堂、外八堂三十六个部位排成两行。

“徐将军来了！”堂口有人喊了起来。

听见喊声，朱亚雄马上站起身来。

“徐将军，前面请！”

人群里闪出一个30多岁的男子，方脸，剑眉，圆眼，皮肤黝黑。他就是徐楚光，自老朋友金龙章为他开好通行证，从武昌只身来到南京后，凭借“黄埔学生”身份，依靠金龙章的挚友朱亚

雄，潜入汪伪中央军官学校里当军事教官，又在武官参赞公署里任少将参赞，并且加入了洪门大亚山正义堂。

此时洪门山堂正当红，参加者达 2000 余人。除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戏院、酒楼老板，连行政院、军委会、陆军部、海军部、苏北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等汪伪中枢党政机关，都有官员参加，主任、部长、厅长、少将、中将多的是，中共派往敌占区长期工作的徐楚光，自从入了洪门大亚山之后，常到堂里走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广交钻进洪门里的汪伪政权中上层的朋友，为我所用。

朱亚雄最器重徐楚光，除了“抗日救国”这条红线联结了他两个的心灵，就是徐楚光为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存在和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那是几个月前，大亚山正义堂正办得红红火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藤岗少佐却认为这洪门里人员复杂，准备封门取缔。一天，他和宪兵准尉桥本带一队士兵到了莲子营 60 号，正巧碰上徐楚光来这里串门。徐楚光一见少佐，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而同徐楚光在中央军校执教的少佐，背着带鞘的腰刀，弯腰 90 度，向楚光行了个恭恭敬敬的日本礼。因为他翘起大拇指说过：“徐教官博学多才，教法灵活，能歌善舞，又会填词赋诗，是中国人的这个——”朱正雄见徐楚光同少佐均是教官，关系还好，又不约而遇，喜出望外。便把少佐前来要“封堂”的事小声告诉了徐楚光，并使了个眼色，希望徐楚光说服藤岗少佐。

刹那间，徐楚光变得对藤岗少佐殷情起来，据理力争地反复说明“不封堂”的道理和好处：“课长先生，你是个明理知义，一心效劳于实现‘东亚共荣圈’的人，贵国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先生在天津也加入了中国的帮会组织。结果，这个组织成

了他稳住天津的助力。你何不效法贤二先生,保护洪门大亚山,为你出力效劳,巩固金陵呢?况且,朱亚雄开山立堂兴教行善,毫无政治目的呀。”一席话,把藤岗少佐的狼心扭转了一百八十度,他眯缝着鼠眼,翘翘八字须,对徐楚光笑了,并且微微点头。正当徐楚光心中暗喜之际,他又转过头,对桥本说:“你的,起草日文公告,宪兵队署名,对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保护保护。”曾留学日本的朱亚雄用日语表示感谢,并安排楚光陪少佐喝酒去,对宪兵也予以款待。自己则拿出纸墨,由桥本起草保护公告,并镶进了大镜框,挂在莲子营 60 号门首。

从此,徐楚光同朱亚雄的关系亲密无间,非同一般。今日举行洪门盛典,徐楚光是第一个被请者。他一到堂前,就抱拳作揖:“山主好!众兄弟好!”

“徐将军,别客气,请,请随意。”朱亚雄将徐楚光让到红纸箱前。

徐楚光从香案前拈了一柱香,面对关圣帝拜了三拜,然后,回身从腰包里掏出一札红纸包,抖出 36 块银元,一扬手投到红纸箱内。一时间,哗哗作响,惹起四周一片惊叹声。

开堂会,洪门兄弟都得交纳“钱粮”。数字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为标准数,“三”表示桃园三结义,“三十六”表示瓦岗寨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梁山泊好汉一百零八将。

朱亚雄站起身,撩开长袍,向徐楚光等堂会首、众“拉架子”行了大礼之后,领着加入洪门的新人跪着念了誓词。接着,笑嘻嘻地递给徐楚光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蘸的香墨汁,端端正正地书写着:“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执堂徐楚光”。从此,徐楚光可以全权处理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一切日常事务。

当朱亚雄用力扭断鸡脖子，将鸡血滴入酒碗后，众会友不约而同举起酒碗，向“执堂”祝贺，笑语声声。

向朱山主送枪去

护路并非一帆风顺，这麻烦就出在副山主崔师爷身上。

一天夜里，华中铁道护路总队情报组长张冰，急匆匆地走进兴皋旅社徐楚光的房间，焦虑地对老徐说：“前段时间，通过护路部队运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批物资，都能畅通无阻。最近，崔师爷派来十几个人插进护路队，随意搜查南来北往的每次列车。不仅旅客的行李，连护路队员也不放过。昨天，他们搜出了一批运往苏北根据地去的西药、纱布、纸张等物，我们再三求情说：这是洪门大亚山正义堂做的一笔生意，可照样被他们当作走私货，强行收缴了。”

徐楚光抚摸着沙发扶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转悠一会儿：“崔副山主来路不明，很可能是敌人，我俩分头密查一下他的背景，然后碰次头，时间要越快越好。”

一天功夫就把崔师爷复杂的背景给查清楚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曾当过牧师，故称之为崔师爷。抗战前到南京，参加了洪门。洪门轻视洋教，所以他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直到朱亚雄开山立堂，见崔师爷能说会道，善于应酬，又能讲日语，遂推他为副山主。可谁都不知道他早就是旧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汪伪特工总部成员，现密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南京站站长。

真相大白，徐楚光认为“解决这件事，得要朱亚雄出面。”

“朱亚雄肯出头露面吗？”

“关系到洪门的声誉和发展,他非出面不可。”

“这人可靠吗?”

“我们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工作。我已观察好久了,尽管朱亚雄身上有许多旧习,可他还没失去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只要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他是会为抗日事业出力的。做他的工作就包在我身上。”

“那我回到护路总队该怎样办?”

“要相信洪门里多数人是讲义气的,会爱国的,我们不能在崔师爷一伙人的面前示弱。”

一天晚上,暴雨倾盆,天气凉爽。朱亚雄独自坐在屋子里抽烟喝茶,心里老不快活。崔师爷往山头里招进的几十个弟兄,偷鸡摸狗,调戏妇女,败坏了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门风。他虽然去训斥过几回,可那些人态度十分横蛮,毫不买账,而崔师爷对这些人又阴一套,阳一套。朱亚雄十分恼火,又不知如何办才好。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朱亚雄的深思,他抬起头,叫家人开门迎客。门外走进来一个浑身湿淋淋的人,脱下了雨衣。

“徐将军,是你哪!怎么好几天不到堂口串门了?”

“最近忙于护路总队的事,往芜湖走了一趟。”

“呵,可有什么见闻?”

“小弟有一件小礼物送给大哥。”说罢,徐楚光掏出了一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支锃亮的勃朗宁手枪。

“好枪!真是一支好枪!”朱亚雄惊叹道。他虽不是行伍出身,可对手枪有特殊爱好,家里收藏了驳壳、鸡橛子等各式手枪几十支,就连内政部长陈群也送过他两支左轮手枪。

朱亚雄将徐楚光引进内室,叫家人把匣子里收藏的短枪一

支支端出来,请徐楚光欣赏。

老徐接过一支崭新的手枪,掂了两下,又放回原处,笑着说道:“现在,有许多人做梦也想搞到一支枪,你这里却有许多枪在匣子里睡大觉,可惜哟!”

“徐将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徐楚光收敛了笑容,正色说:“大哥,我们相处日子久了,彼此都了解了,扒开我的胸膛,大哥,你看到的是一颗赤胆忠心。我是一个中国人,窝窝囊囊地活在这儿,我觉得闷气。我看大哥也有同感吧。”接着,徐楚光历数了朱亚雄的身世,“大哥,你早年东渡日本学医,看到日本兵任意侮辱中国人时,内心很痛苦;有人曾谈起洪门搞的‘民族革命’,你十分佩服;回到上海行医时,参加了洪门五圣山;‘八·一三’抗战时,你参加了洪门抗日团体‘洪兴协会’,做过战地救护队长;上海沦陷后,你来到南京,组成了势力庞大的洪门大亚山正义堂。”说到这里,徐楚光对朱亚雄表示敬佩地说:“纵观大哥的历史贡献,可以说,大哥为人处事的主旋律是为民爱国。”

“老弟说的倒是事实,但是,日汪合谋,人多势大,我一人能奈何谁啊?只有仰人鼻息,混碗饭吃算了。”

“大哥,这话就不该你说的哟,我们洪门列祖列宗,一向以复兴民族为重。光绪年,孙中山在广州学医时,曾与洪门三合会首领郑仕良结为挚友,后又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推为山主,领导国民革命。同盟会员陶成章在浙江闹革命时,首先就联系了洪门九龙山弟兄。辛亥年,武昌起义时,川、陕、湘、浙等地,均有洪门弟兄闯荡江湖,你却愿意仰倭人鼻息,寄人篱下,日后落得汉奸名声,也不怕天底下的洪门弟兄笑话?”

朱亚雄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脑袋搭耷下来，惭愧地说：“这些年，我一直混混沌沌过日子，其实心里也不好受。有时恨自己把当年的血性子丢到哪儿去了。可现在，我这个江湖大王，就是想做点有益的事，又有谁相信我呢？”

徐楚光因势利导地凑近朱亚雄，轻声说道：“会有人相信你的。苏北那边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常托我办点事。大哥，我明白你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只要你愿意，有你做的事情，我那些苏北朋友，很希望得到你的大力帮助。”

听了徐楚光的一席话，朱亚雄激动地站起来，快言快语道：“徐将军，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承蒙你这么瞧得起我，大哥我哪有不肯出力的？有需要我的地方，你说一声，我就马上去行动。”

徐楚光遂将护路总队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朱亚雄听后，把手中的勃朗宁朝桌上一放，大怒说：“这还了得！这些地痞越来越猖狂了，一定得用洪门帮规狠狠地整治他们！”

徐楚光慎重地说：“对，败坏堂风的，绝不能手软，但要事事留神，一定要把苏北朋友急需的那批货，从这些家伙的手里弄回来！”

朱亚雄立刻起身，从香案上拔出一炷香一折两断，扔在地上，然后，拉着徐楚光跪在洪门五祖面前郑重起誓道：“从此往后，我与徐将军同生死，共患难，竭尽全力，以香为证，今后，朱某若怀二心，绝无好下场！”

广交朋友密防奸

1943年农历5月13日,关圣帝的诞生节又到了。莲子营60号,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又开起了堂会。

大发展后的堂会,比往年更热闹,大门外张灯结彩,会堂前挂着隶书金字大匾“流芳百世”。不仅自己的弟兄都来了,徐楚光结识的与青帮关系密切的裘丽芬也来了。通过裘丽芬与青帮头目裘某和宗某结为挚友的青帮兄弟也来了。就是说,青洪帮经过徐楚光做工作,由帮派相斥变成“将相和”了,各路弟兄,有穿军服的,穿长衫的,穿马褂的,穿西装的,都拥到会堂来,嘴里连声贺喜!

山主朱亚雄,身穿湖色长衫,藏青色布鞋,端坐在堂前。

“执堂”徐楚光,换上西装和擦得锃亮的皮鞋,站在一侧,显得特别精神。

他今天兴高采烈,因为自从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交过一次手以后,特务们不敢再找麻烦了。掌握在我党手里的秘密交通运输线一直畅通着。我们的人员和物资正不断地在江南、江北间往来,敌人的“清乡”计划已遭破产。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扩大交通运输线,徐楚光又在铁道护路总队下属各区队安插了同志。但斗争仍是复杂而严峻的。

“李部长到。”随着一阵喊声,惊动了堂内所有的人。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李士群脚未进门,嘴巴却先到了。“恭贺!恭贺!兄弟公务缠身,晚来一步。”

朱亚雄、徐楚光对视一下，迎上前去。

“李先生百忙之中也来了，使堂会蓬荜生辉，兄弟们有失远迎，实在抱歉啊。”朱亚雄抱拳行礼地说。

李士群朝朱亚雄、徐楚光合掌作揖，而后拉开嗓门对众人说：“我虽不在洪门之中，可也算是个脚踏两只船的‘玲珑空子’，今后，贵堂如有难处，兄弟我一定会为大家效劳。”李士群的话，博得了各色绅士、官僚们的热烈鼓掌。

洪门堂会仪式酒宴结束，朱、徐二人把大家带到安乐茶社看京剧、越剧，一条条热毛巾在空中抛来抛去，扑鼻香茗一杯杯地传递着。洪门弟兄和客人们，用自己油光光的脸对着戏台子，瞪大眼珠看着京沪的名旦名角在清唱。

楼上雅座里，坐着藤岗少佐、李士群和朱亚雄、徐楚光以及洪门中一批高官。

茶房伙计往雅座送热毛巾时，递给徐楚光一张纸条。徐看后，悄悄走出去。走廊上，同张冰会面。张冰环顾四周，然后对徐楚光耳语：“老徐，从昨天开始，藤岗少佐已将华中铁路总队下属各车站、各区队都派进日本人做‘指导员’，目的是监视各站各区队人员的不轨活动。”

“这个情况很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认真对付，必须立即向根据地汇报。”徐楚光边说边掏出钥匙，“你到我房里去，这里散了以后，我两个进行具体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当晚，徐楚光、张冰在房里一张沙发上坐着，小声地说话。

“日本人自己当指导员，毕竟只有几个，多数是中国人，要相信多数人是爱国的，不愿当亡国奴的。况且，前段朱亚雄用洪门规法重处了一些混进护路总队的流氓地痞，对个别为非作歹分

子,也起了震慑作用。”徐楚光的科学分析,使张冰连连点头称是。

两人商量的结果,对藤岗少佐派指导员等严厉手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对日本人以正常礼节相待,尽量不使矛盾激化,不搞打草惊蛇。

(二)护路总队队员原来有身份证,现在又要办什么特别通行证,两证都起免费乘火车的作用,我们必须多弄到一些不贴照片的特别通行证,这对我方人员出入下关、镇江咽喉要道更为方便。

(三)按照日本军用物资加盖的印鉴,仿照刻些日本假印鉴,一到各车站、各路队蒙混过关后,马上撕掉假印鉴,运往抗日根据地。

徐楚光、朱亚雄对藤岗和李士群表面以兄弟相称,往来火热,暗地里却用了这3条措施,使敌人的图谋变成了徒劳。即使这里面还有极个别的汉奸和特务觉察此情,也不敢轻易向主子汇报,因为怕把祸惹大了,被洪门法治,又打又杀,那就太糟糕了。

忠心唤起三千界

1943年秋天,南京。

徐楚光搜集日伪中枢机构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及时向新四军军部报告敌人“清乡”计划的工作局面,已经逐步打开了。

他通过日伪中央军校教官、同事陈启新和湖北同乡、伪中将

参赞武官张海帆的介绍,结识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亲信、警政部总务处长陈光中的舅父——中将参赞武官洪侠。

洪侠住中山东路2条巷蕉园4号,徐楚光去军校上课时,经常顺道进出洪的蕉园寓所。两人吟诗书对,情趣相投,声心相印,渐成莫逆之交。

一天上午,徐楚光夹着书本走进了洪侠的客厅。在那泛起阵阵墨香的八仙桌上,看见铺着“数点梅花先帝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条幅,用的是颜体。徐楚光连声叫好!洪侠说:“你的字比我好几倍,一定要写几个。”徐楚光推辞不脱,只好拿起笔饱蘸墨汁,说:“大哥录的是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墓联,此联还有一种说法。”说着下笔落墨,顷刻写了出来:“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用的是柳体。

洪侠一看这简繁得体,清朗俊逸的字体,连呼“漂亮”,说:“老弟过谦了,有你这字,我那幅可不敢摆出来了。”洪侠这个长徐楚光两岁,个子矮徐一头的粗壮汉子,此时,手指“亡国”二字称赞:“改得好!”然后,望着相比之下,显得温文尔雅的徐楚光,长叹了一口气。

徐楚光顺着洪侠长嘘的这口气,看到了他的心,便有意询问:“大哥,这墙上挂的自撰自书的对联是‘洪钟唤醒三行界,侠骨飘零二十年’,从我第一次到贵家来时就看到了,但是不解其中意,你能否对我讲讲?”

洪侠此时面带苦色的连说“惭愧”之后,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洪侠是浙江瑞安人,抗战初期,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体育指导(蒋介石兼校长,项至庄任总务处长,陈果夫为教育长)。后保送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升造,一年半毕

业,仍返中央政校任队长兼马术教官。因校内派系斗争,洪侠脾气暴躁被免职,找不到生活出路,遂找到外甥女婿陈光中,被保荐到汪伪参赞武官公署,捞到一个中将参赞武官的挂名差事。

此时,同洪侠在重庆中央政校共事的项致庄,被蒋介石派到第三战区任炮兵司令,在同日军作战中被俘,押至南京,软禁在中山东路2条巷65号,生活拮据。洪念往日旧交,常去看望,并用自己的个人收入资助项致庄,项对此十分感激。1942年,项致庄投靠汪伪,充任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成为周佛海的心腹。项也把洪侠视为知己。

叙述到这里,洪侠又叹一口气,说:“我这上联是说明我要象洪钟那样,用自己宏亮的声音唤醒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而下联是说事与愿违,侠骨飘零已经20年了。”

徐楚光听了洪侠的简历,深表同情。他语重心长地对洪侠说:“大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是黄埔同学,今日委身事敌,实出于不得已。不过,象这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当民族败类的牺牲品,决非长远之计。现在,大江南北抗日志士甚多,你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总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才好。”

楚光一席话,激动了洪侠的心。他焦躁彷徨地说:“老弟,我本为抗日军人,岂有甘当卖国汉奸之愿?!其实,我何尝不想以当汉奸之名,行抗日之实?!只是恨无门路……。”

徐楚光沉吟一会儿道:“你我同病相怜,情同手足,既然你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倒有在苏北经商的一、二个好友,与抗日军队有点生意上的来往。不瞒大哥,我有时也为补贴点生活费,办些货物,做点生意,到苏北走动走动。若遇到机会,我愿意为大哥找找门路,拉拉关系……。”

稍加思索,楚光又问洪侠:“如果能够设法取得汪伪中枢行动情况,以取信于人就好,只是这件事有点难办。”

没想到,洪侠不以为然。他满有把握地表示:“项致庄把我看作知己,他的秘书程仲清与我有患难之交。我过去援助项致庄,同时也援助了程仲清。程对我感恩戴德,同我结为金兰兄弟,我可以从项致庄、程仲清和警政部陈光中那里得到中枢的一些动态。”

从此,洪侠在项致庄、程仲清和陈光中处获知的重要情报,及时转告到徐楚光。

徐楚光在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象发动洪侠那样,用严、细、审、慎、以心换心的工作作风,连续干了20年。在长江、黄河、湘江、珠江之滨的各大城市,都有他的同志;在钟山、龟山、秦岭、太行山、岳麓山和越秀山,都留有他的足迹;在工农兵学商各界,都有他的挚友。如果把挂在洪侠家里那幅对联改成“忠心唤醒三千界,巧战群魔二十年”,挂在徐楚光的工作室里,那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假审真保花静芬

1943年,秋季一日。汪伪中央政治感化院的审判庭里,布置得特别森严、肃穆。

菊花型的国徽和膏药似的太阳旗,宽大醒目,挂在正堂中间的上方;下面是孙中山、日本天皇和汪精卫的半身像,并排贴着;再往下,是审判长的太师椅;中间大桌上放有惊堂木、斩条、罚棍签和毛笔、纸、砚;两旁小桌上为记录员和审判员的座位;两排带

刺刀的长枪,并列在堂前,一直延伸到大门槛边。

审判长就是一年前手执金龙章弄的《证明言》,只身来到南京,潜入汪伪上层机构,完成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后转为新四军情报处)交代特殊任务的徐楚光。

此时的徐楚光,依靠自己卓越的社交能力,串连爬坡,已经是“官”运亨通:他由同乡伪陆军部少将科长叶晃推荐,被陆军部部长时蓬任命为陆军第六科上校科长,同时经洪侠、张海帆等参赞武官签请,又在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任上校武官,兼任汪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和预审科长。

今天,徐楚光就是以预审科长的官衔,走上审判长的席位。他,带上黄色的大檐帽,穿着笔挺的将军服,朝席上一坐,拿起惊堂木,朝桌上“啪”的一声,吼道:“把女犯花静芬带上堂来!”

“把女犯花静芬带上堂来!”随着左右应声,两狱卒由门外推进二十七、八岁的女子到了堂前,那女子后面锒亮的两排刀丛,马上交叉拢来,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

徐审判长走下太师椅,走到堂前,绕着那女子一转一看。锁铐子的双手腕肿了,左手腕大概是上手铐时挣扎着,弄得皮破血流。徐楚光看着她那样子,虽然眼色仍保持威严,而他那颗红心却不是滋味:“姑娘,要你受苦了!”

花静芬哪里理解这个“敌人”的心?她用冒火的双眼怒视他,转过身去,站着一动不动。

“下铐子!”

“请坐下!”

花静芬侧坐在这“敌审判长”的下面。

汪伪法律程序,也是讲究“五要素”,所以,徐楚光不紧不慢

地问了“犯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以及犯的什么法？

“啊，姑娘，你是政治犯。政治犯者，必有政治目的也。你说说，你有何政治目的？”

“我不懂什么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就是指企图推翻‘和平救国’的汪氏政权，去搞什么‘抗日救国’”。

花静芬此时很想骂一声“汉奸——审判长！”但话到嘴边又吞往肚子里，冷冰冰地说：“我是女子师范的学生，学的是怎么教好儿童，持枪救国那是男同胞的事。”

“人家告你可能是共产党。”徐楚光边吐露出“可能”的重要字眼，边对审判员说：“念状文。”

审判员不想念，因为这样做，就把底细全部抛给这个“政治犯”了。

“念，法律程序规定了，要让被告了解原告的诉状内容嘛，不然，叫人家怎么答辩哪。”审判员又附着审判长的耳朵说点什么。

徐楚光语气很重地说：“念，我料定她这个弱女子，如同盘子里的小鱼，能翻起浪吗？”

《诉讼状》一字一句地念了，花静芬听得非常认真，凭她的记忆力，几乎能背诵出来。其中，使她最感兴趣的是：“据了解，花静芬在女师，同几个缉拿在案的女共产党员很要好，来往相当密切，因而她也很可能是共产党。”

听完了《诉讼状》，花静芬哈哈大笑：“啊！你们把我当成了估计加统计的共产党员罗。我们全校 300 多个女同学，都是情同姐妹。如今，依你们说的，已经有几个是共产党，那么，其余的几百个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来呢？”稍停一会儿，又厉声质问道：

“你们说的那几个女共产党同她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感情好不好？往来密切不？你们不也可以把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当成共产党员抓起来嘛！”审判员和记录员互相望着。徐楚光内心很佩服这位女战友辩解能力，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但仍然瞪起大眼睛，厉声斥道：“狡辩！关于你是共产党的证据，我手上还有。下次我要找你单独算账！”他边训斥边把卷宗朝桌上一击，象是用这家伙来告诉“犯人”：你的真凭实据还在这里面。

“退堂！”这次声势威严的审判会，就这样用自我体面的办法收场了。

从这天起，花静芬不上铐了，只是同牢友们坐在屋里，象闭门思过。

某天早饭后，徐楚光令党的地下工作者小李去把她叫到办公室，口气是询问，而不是审讯。花静芬的心境当然比较和缓。徐楚光问她：“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们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问我干什么？”花静芬恶狠狠地回答。

“你对我讲真话吧，我也是——”徐楚光边说边伸出四个指头，暗示自己也是“老四”，借以考察花静芬的政治态度。

“无耻判徒！”花静芬破口大骂。

徐楚光不理采这句话，犹如大风灌牛耳一般。花静芬也在揣摸着徐楚光的态度：“他到底是叛徒还是新四军？”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事实作了回答。花静芬从这次单独审问之后，居然从牢里放出来，进了中央政治感化院。

在这里，比牢里自由些，但又不象在女师读书那样无拘无

束,敢于畅叙情怀。每天在教室——寝室——操场,高墙之下,前后门内外都是刀枪看守,不准离校门一步。

上的课,也万变不离其宗:把孔孟的“中庸之道”同汪精卫的“和平救国”联系起来讲,以达到“感化”的目的。殊不知,这些在共产党、新四军那里掌握了革命真理的“政治犯”那里感化得了?他们从比较中识别良莠、美丑、好坏,更加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徐楚光是感化院的上校教官,有权鉴定学员的思想感化程度。他如同放走为新四军美言了几句的赵鸿学一样,向上司汇报说:“花静芬接受感化教育态度好,转变快。”并且把赵鸿学与花静芬作政治对比,赵确实为新四军说过好话,却已经释放,而花只是与共产党同学关系好,就疑为共产党,更应该释放。因为打击太多,不利于党国统治。

花静芬也被释放了,很快回到了解放区,被分配到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工作。

当她再次见到徐楚光这位参谋长时,一眼看出:“他不就是在感化院审讯我的徐审判长吗?”一刹时的恍忽和认定,却悟出了党组织的力量,是多么神秘而伟大!花静芬在反思自己曾误认徐楚光是“叛徒”而羞愧!徐楚光会意地笑了,显得那样平实而高大!

徐楚光为表彰花静芬在敌人面前坚贞无畏,给她改名为花明健,含意是:政治上清白可靠,思想上健康坚定。这,实质上是徐楚光代表党组织,对花静芬的最高奖赏!

组建铁道护路队

夏日清晨,徐楚光刚起床,洗盥完毕,倒一杯凉开水,边喝边在思索着什么,被一阵轻轻地叩门声打断了,他起身拉开房门:“张冰,你来了。”

张冰是一个 20 多岁的俊秀青年,是我党派往南京协助徐楚光工作的情报人员。他一踏进房门就说:“老徐,华中交通运输线上出事了。”

楚光一惊:“出了什么事?你坐下来。”

“由于日伪军的‘清乡’计划开始实施,原先由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经安徽、嘉山、来安、开长到达江南各城市的陆路交通运输线常常遭到日伪军的包围,已经变得十分危险。”张冰紧锁双眉,急切地说。

“我刚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上级要求我们在京沪之间重新开辟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线,我们都要为这件事用脑筋,花力气才好。”张冰听到楚光的话,略微平静下来,两人如此这般小心翼翼地研究一番,然后,出门上锁,各自行动去了。

徐楚光到洪门大亚山主朱亚雄家去串门,适逢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长木村在坐。闲聊时,木村对朱、徐二人说:“我的,大日本宪兵特高课长藤岗少佐的,在京沪铁路沿线设立了爱路区,由宪兵和汪军组成了警备队,但仍然对付不了新四军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我们的火车的,运载的布匹、棉花、钢材、药物等物资,经常受损失,简直束手无策,你们有什么办法的没有?”

真是无独有偶，徐楚光心里装着的要在京沪线上建立安全网络的事，木村这家伙也在为此事伤脑筋。同样一件事，只是各为其主，目的迥然不同罢了。

足智多谋、善于抓住机遇的徐楚光，一对大眼珠子稍微转动一下，以“热情而诚恳”的态度对木村说：“新四军的太坏了的，但是，只有在铁路沿线用上了可靠的人，完全可以保护贵军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

徐楚光的话，使木村感觉到是个“好点子”，便眉开眼笑地追问道：“用什么样的人，你的，继续说完的。”

徐楚光面对朱亚雄说：“大哥手下有的是人和力量。”接着，他把已经发展到一万余人的洪门大亚山为日军办好事，大肆炫耀了一番。其中，突出说明了：要不是有洪门兄弟对皇军的帮助，皇军的物资损失还会大些。徐楚光越说越抓住了木村那颗狼子野心。

木村忙问：“依你之见，如何是好的？”

徐楚光说：“由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组织一支华中铁道护路部队。”

徐楚光用目光看了一下老朱，老朱连连点头；又扫视木村，阴险狡诈的木村，却用两个指头敲脑门心，冷了好几分钟，才发疑的说：“洪门的，行吗？”

“完全行。”徐楚光把孙中山靠同盟会起家，推翻了帝制的事实述说了一遍，说明了帮会力量之大，何况保护铁路一线的小事，为了进一步增加木村对洪门弟兄的信任感，他又反复说明洪门兄弟都是拥护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主张“和平救国”的。

木村完全被徐楚光征服了，华中铁道护路总队就由木村和

朱、徐3人当即研究组成了。

新成立的华中铁道护路总队，隶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长木村指挥，朱亚雄任总队长，崔师爷任副总队长，徐楚光为秘书长兼督察长，处理护路总队日常事务，张冰调任护路总队情报组长，负责处理各地报来的情报。总队管辖芜湖、南京中华门、下关、龙潭、镇江、丹阳、奔牛等站道的铁路安全工作。从此，京沪之间的铁路交通运输线开辟成功了。依靠这条新线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战人员的军用物资，源源畅行于江南、江北之间。

清除路障道自通

南京颐和路距汪精卫公馆最近，有座美丽花园。梅、兰、松、竹齐唰唰，同一座孤零零的西式洋楼，交辉成趣。两条法国牧羊犬，一见生人就拼命地狂吠，所以平时很少有人进出。

洋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崔师爷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肥头斑脸上沁出了一层密密的油汗。

下午四点整，一辆“雪佛莱”小轿车开进花园门口，嘎然一声停住，同时响了几声喇叭。崔师爷跳起身，带着仆人急匆匆地跑出来，亲自打开车门。来人是江苏省主席、行政院警政部长、“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他四十出头，个子瘦长，一步跨进门来，3个保镖摆成“品”字形，紧跟在身后。

李士群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坐下来，大模大样地跷起了“二郎腿”。崔师爷毕恭毕敬地递上“美人姣”高级香烟，泡上苏州东山的“碧螺春”雨前茶。这些烟和茶，都由保镖先试吸试喝后，再

给李士群的。

李士群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眼睛盯着崔师爷，说：“近几个月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接连破获重庆方面的谍报人员，大批的重庆分子已经归顺汪主席，愿意同我们合作。这里面有你崔老弟的一功。”

崔师爷听此言，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嘴里连说：“感谢老板您的栽培，感谢……”。

“但是，”李士群话锋一转，口气严厉起来：“对付共产党，我们成效甚微啊。汪主席亲手制订的‘清乡计划’，至今落实不了。相反，仍有许多物资流进苏北共区。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同苏北新四军主力的行动，非常合拍。看来我们的工作有漏洞，据说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华中铁道护路总队里的人员复杂，他们经常带各种禁运物资来来往往，望你鼎力侦察，特别是那个徐楚光。”

“呵！是他？”崔师爷惊叫一声。

“是他。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形迹很可疑，你要多加防范！”

李士群坐不多时，走了。崔师爷想怎么防范？感到辣手：“徐楚光是‘执堂’，洪门内当家，朱亚雄的最亲信，众弟兄最爱戴；又在军委会、中央军校、武官参赞公署和日本人那里都吃得开，需要谨慎从事。如果冒冒失失地抓徐楚光，会得罪周围所有的人，弄不好自己翻了船，反被徐楚光置于死地。”

崔师爷想到这里，拿定的主意是：先把徐楚光暂搁一边，对那些钻进护路总队里的所谓亲弟兄加紧搜查，严密防范，不让可疑分子渗透进来，看你徐将军有多大本事？一旦抓住了把柄，要

你徐某的好看，又可以在李老板面前邀功靖赏。

事情的发展偏偏不如崔师爷想的美，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自己还没动手，反被朱亚雄将了一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他哪肯善罢甘休？便冲到朱亚雄搓麻将牌的桌边，虎着面孔逼问朱亚雄：“山主，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啦，你也太不给我留面子了！我派进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的几十个弟兄，被你打的打，杀的杀，给‘坐’光了，你到底要怎样？请明说一声吧！”

朱亚雄漫不经心地放下牌，面向崔师爷站着，两边随从也拉开了架势。

“崔师爷，你我均为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之主，我想洪门法规你不是不知道。洪门里有十禁、十刑、十八律、二十一则、三十六誓，‘欺侮弟兄，身体见红’，‘欺压百姓，身死五刑’。那帮地痞在护路总队欺压弟兄，敲诈百姓，奸骗拐卖，无恶不作。我用帮规帮法治治，以振堂风声誉，上不愧对洪门列祖，下不愧对洪门弟兄，有何不轨？”

崔师爷被朱亚雄反问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叫嚷道：“好个铁嘴的朱亚雄，我不和你多说！实话告诉你，你杀的是‘七十六号’的人。我请你到那儿去讲你的帮规帮法吧。”

崔师爷一面“亮牌子”，一面挥胳膊，身后几个随从抽出插在腰间的乌黑锃亮的手枪。

朱亚雄知道这“七十六号”是杀人魔窟，到那儿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他虽然此时思绪翻滚，而表面却还镇静。

几个弟兄往门外蹭着，想赶紧去找“执堂”徐楚光解围。不料，徐楚光穿着一身将军服，足蹬一双牛皮靴，威武势雄地跨进门来，见此阵势，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正要找你呢，怎么回事，去我们那儿就知道了！”崔师爷傲然地坐在椅子上，恶狠狠地对徐楚光说。

两个特务走到徐楚光面前，想下掉他的手枪。“慢着，门口还有一位朋友，请他也一起去吧！”

徐楚光的话音刚落，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藤岗少佐慢慢地踱了进来。特务们见来的是日本人，凶焰收敛了许多。藤岗逼近崔师爷，崔师爷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少佐先生，我正在执行公务，捉拿几个反对皇军的嫌疑分子。”

“你的没有看见大门上贴有日本宪兵队的保护文告？”藤岗手指大门，用中国话，恶狠狠地问。

“这——少佐，他们杀了我们‘七十六号’的人，我是奉特工总部的命令行事的。”

“混蛋！他们杀了你的人，是保护皇军的利益。你手下的人破坏了皇军的铁路运输，偷盗皇军用于大东亚圣战的军用物资，你知道不？”

“藤岗少佐，你别听他胡说！”崔师爷用手指徐楚光。

徐楚光瞟瞟崔师爷那副气歪的嘴脸，不紧不慢地说：“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顺手指了指藤岗的衣袋。藤岗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印有日本株式会社字样的布料说：“这是刚才从你那些手下人家里搜出来的，你还敢抵赖？”

崔师爷急得涨红了脸，无可奈何地央求着：“少佐先生，请原谅！这——我确实不知道。”

原来，自从护路部队里锄掉那些地痞以后，徐楚光预计崔师爷定会找麻烦，他知道那些地痞曾偷了一些日本的军用物资，于是事先告诉了藤岗少佐，抓住崔师爷这条辫子，用日本人来制服

他。

藤岗这时一把抓住崔师爷的衣领：“回去报告你的上司，叫他们别找麻烦。否则，日本宪兵队饶不了你们！”

崔师爷再也不敢开口，正准备灰溜溜地离开，朱亚雄却叫住他说：“副山主，按洪门法规，你已经叛门违法了，姑念你开山立堂有功，处你黜刑，永远不准再入洪门，这是照规矩给你的安家费。”崔师爷接过一札 10 块银元交给手下人，一抱拳，斜了徐楚光、朱亚雄一眼，说了声“后会有期”，便带人急匆匆地走了。

藤岗少佐大大赞扬了朱亚雄对皇军有功，离开了。

见四周无人，徐楚光凑近朱亚雄，轻声说：“大哥，苏北的朋友带信来，要谢谢你这个洪门义士呢。”

路障除，铁道通。我抗日根据地的人和物依然频繁地往来于京沪线上。

先发制人战魔鬼

1942 年深秋，苏南天气一阵寒，一阵暖，交替进行着。

李士群言表上对日本人毕恭毕敬，奴颜婢膝，暗地里却日益膨胀自己的特务势力，已经发展到与日军部队争夺粮食、棉花、布匹等战略物资。开头，这些物资由日军驻上海的“登”部队控制，然后沿铁路线调动。自从李士群在江南、江北开始大规模“清乡”以来，这些战略物资经过“清乡”地区时，必须向当地李士群控制的“清乡督办专员公署”登记，李则藉此良机大捞一把，再转手倒卖，大发横财，使得京、沪粮食不足，米价暴涨，连日军也感到粮食恐慌。为此，日军驻华司令部特派日军驻南京宪兵司

令部调查此事。

徐楚光通过听取华中铁道护路总队情报组长张冰汇总的确凿情报,早知道“七十六号”特工部暗中在铁路各转运站攫取了大批军用物资,抓住了李士群的辫子。

这天,徐楚光以巡视为名,去抗日根据地汇报工作回到南京,想到华中局情报部长刘长胜同志对他的指示:要防止敌人破坏华中铁道护路总队,使这条重要的铁路运输线畅通无阻;要密切注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尽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以保障同志们安全。想到李士群的得力部下、“七十六号”南京站站长崔师爷被自己和老朱用洪门法规整下去了,他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在我二人身上下毒手,我必须来个先发制人。

想着,想着,楚光拿起电话筒,向藤岗道出了李士群“清乡”势力在铁路上干坏事的内幕,并且说:“七十六号”很可能要杀人灭口。藤岗在电话中回答:“你的,铁路总队的,大大的好!皇军要保护的。”

次日下午,徐楚光果然被崔师爷带的几个特务“请”到颐和路特工总部来。

摆设阔气的客厅里,徐楚光同李士群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身旁的茶水热气早已消失,屋内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徐楚光沉默不语,心里猜着“敌人到底想干什么?”李士群心里也在不住地盘算着:“徐楚光久经沙场,身临百战,对这种人用硬的不行,只能用攻心术,只要他的态度软下来,就不怕他不上钩。”

李士群用自己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走上自新之路,参加

了中统的经历,来引导徐楚光。继而,用“汪主席以和平求和平,来尽快统一中国,如果以战争求和平,是中了共产党的诡计,中国要灭亡”的鬼话,来说服徐楚光。

徐楚光尽管思绪翻滚,仍然默不作声。李士群摸不透他的心思,便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铅印的表格,要他填好,介绍他加入特工总部,并且说明总部给的生活费是特高。

徐楚光完全看清了李士群那葫芦里的秘密,心里在暗暗咒骂着,他知道许多人就是这样被他们软硬兼施,逼进特务组织的。

“李先生,我早说过,徐某是个虚无主义者,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如果勉强行事,不行吧,俗话说,强扭的瓜儿不甜咧。如果没有别的事,李先生,我告辞了。”

李士群站起来,狞笑了一阵,走到徐楚光面前:“徐将军,放你回去很容易,你应该清楚,不肯同我们‘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合作的人,未必有个好下场,哪怕他的地位再高。”

“李先生,我徐某戎马生涯几十年,这点风雨还是见过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能视死如归,还怕什么下场不下场的。”

空气紧张而沉寂,李士群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紧咬着牙关。门外,崔师爷的几个喽罗正磨拳擦掌,只等一声令下,马上拖徐楚光进地下室用刑。

李士群气得半晌没说话,不知道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徐楚光,怎么办才好。

此时,屋内的电话铃响了,是日本兵队长藤岗少佐,要上来见李士群。

“藤岗黑夜登门,必然来者不善。”他坐在沙发上思忖着,为

了免得惹麻烦，他挥挥手，把仆从和徐楚光带到另一间屋子里。

刹时，门外传来汽车声。藤岗少佐“噔、噔”地走进门来，行了个军礼，然后坐下来：“李部长，我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到这里来，是请你立即释放华中铁道护路部队秘书主任兼督察长徐楚光将军，请你抓紧时间，我好回去复命。”

“这——”

“这什么？徐楚光是护路有功的。”

李士群再也不敢吱声，对日本提出释放徐楚光的要求，也不敢不办。

徐楚光走出来时，正和李士群四目对视，他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说：“徐将军，这是一场误会，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以后，我们便是朋友了。”

徐楚光冷笑地说了一句：“李先生，今后就请您多关照了。”

“该上车吧，朱亚雄山主正等在那里，为你压惊呢。”藤岗少佐殷勤地对徐楚光说。

望着远去的小汽车，李士群心里感到一种不安，这次事情闹大了，既得罪了日本人，又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南京洪门，我一定要找个替罪羊，好让自己脱身。

一天下午，他约崔师爷、藤岗少佐进夫子庙“小巴黎”西餐厅吃法国大菜，酒席筵前，藤岗和李士群一反常态，夸一阵崔师爷配合日伪行动有功后，赏给师爷一杯放了最新研制的慢性药酒。次日深夜，崔师爷的五脏六腑，剧痛不休，大汗淋漓，断气了。

李士群带着医生看了尸体，鉴定结果是：暴发性痢疾死亡。医生和陪着喝酒的人都签了字。

为了在日本人那里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在洪门大亚山正

义堂里有自己说话的余地,李士群采用的是“杀人灭口,丢卒保车”的办法。这对徐楚光他们减少麻烦,保证铁路畅通,为抗日救国出力,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李士群不是出自这样的目的。

信陵盗符建奇功

1944年,徐楚光与洪侠的友谊在频繁地接触中日益加深,对抗倭救国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战斗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更加严峻。

两人常常穿好国民党的呢绒将军服,在饮酒、游览、吟诗中单线接触。

一次,两人端起香冽的汾酒盅,喝着喝着,洪侠的话渐渐多起来,向徐楚光讲起前天他在夫子庙看到的一件事:“日本宪兵喝了酒不给钱,还动手打人,更可恼的是几个跟着他们的军委会政治部的人,也狐假虎威,呼一呼二,扬言要砸了那酒店。咳!这算什么中国人哪?”

洪侠越说越气愤,徐楚光冷静地开导他说:“他们的日子长不了!”

洪侠盯着徐楚光说:“我看日本人还强着咧,要不然,怎么我们的部队投降了呢?前两年,有李长江、孙良诚;今年,势头更大了,吴文化、孙殿英、庞炳勋,还有我的老上级项致庄,真他妈的叫人丧气!”边说边赌气地喝一口酒,把酒盅朝八仙桌上重重一放。

徐楚光绷紧脸说:“民族败类,总是少数。中下层军官,也包括你我,特别是广大老百姓,绝对不会希望是这个局势的。”为了

鼓励洪侠看到光明前途，徐楚光端起酒杯，摇曳一下脑袋，当即赋诗一首：

敌强我弱感时艰，国事蟾蜍莫等闲。

死里求生风雨里，待看红日照人间。

在同游秦淮河桃叶渡时，徐楚光又赠洪侠诗一首：

秦淮画舫似浮尘，誓杀匈奴不惜身。

生死存亡无足论，为家为国为人民。

这首诗的含意很明确，是以为国为民，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与洪侠共勉。

严冬刚过，玄武湖边的柳枝绽出了柔嫩的芽儿。这天，徐楚光约洪侠踏青，徜徉在湖边小道上，尽情地领略着春天的气息。随后又租了一只小船，荡漾在清澈的湖面上。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洪侠见景生情地吟起了白居易的《忆江南》，深情中还夹杂着悲愤。徐楚光知道他忧愤的是祖国半壁河山还失落在日寇手里。舟近湖心，徐楚光边摇桨，边说：“大哥，收拾旧山河的日子不远了。”并告诉洪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对敌人展开了局部反攻。

洪侠激动地说：“就盼着赶走日本鬼子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这时，徐楚光停住桨，对洪侠说：“大哥，我们相处一年多了，彼此亲如手足，相互信赖，有一要事我不瞒你：我是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今后，你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革命的同志，如果只想保持原来的关系，我们仍是挚友……”。

洪侠听了,又惊又喜:“国民党的官府内幕,我已经看透了;亡国奴的滋味我也尝够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例,我也听你讲过不少,共产党人英勇抗日,彻底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我万分敬佩。没想到你就是共产党!如信得过我,愿效犬马之劳,就怕共产党不要我这样的人。”

徐楚光郑重地说:“抗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共产党欢迎所有愿意抗日的人!何况你已经为抗日干了不少事。”

这天傍晚,他们尽兴而归。从此,徐楚光的活动不再对洪侠保密,洪侠见徐楚光常在汉奸之间周旋,在敌伪区来来往往,有时还要穿过敌人封锁线,到根据地去汇报、请示工作,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于是竭诚相助。

投靠汉奸周佛海的项致庄,此时官运亨通。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十二军军长、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遂把自己在蕉园2巷65号原住处作为“绥署驻京办事处”,令知己洪侠为办事处主任。洪侠就利用这块阵地,借项致庄为保护伞,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干了许多好事;为徐楚光活动开发路证、借手枪、支援经费;借口军队调防,弄几车粮食去杭州卖掉,赚得一笔钱,交给“徐楚光系统”作活动经费。

洪侠先后同意徐楚光派党的地下工作者马蕴平和乐伟平住进了办公室,登记收发文件,从中攫取了汪伪中枢机构的特密情报。

1945年4月,敌人会议频繁,各地伪军头目麇集南京,项致庄也从杭州来了。

徐楚光告诉洪侠:“新四军总部获悉,蒋介石接连派人与周佛海联系,要求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现在,敌人会议很

多,一定有新的行动,对办事处的往来信函,一定要密切注意!”

一天,项致庄开完会,来到办事处,丢下一枚图章,叫洪侠替他到军委机要室取一份绝密文件,当即给他送去,然后匆匆赶回杭州。

洪侠取到信,见是火漆加封,外面写着“项致庄亲启”,得知此信件非同一般。回到办事处,乐伟平又交给他一封加火漆的公函。

“又是一份火漆加封重要文件!”洪侠惊中有喜,但擅自拆启这类信函,要以军法治罪的呀!

洪侠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了好半天,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心一横:“拆!项致庄那里用老交情去对付。”洪侠小心翼翼地拆开密件,内装的是“清剿”电报密码本;另一份是《京畿地区剿匪方案》,上面说,军委会决定成立京畿地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郑大章为总指挥。计划对南京周围的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重点,“实施彻底歼灭讨伐”。采取这次行动的原因是:日军在南京的兵力少,且多是新兵,而新四军在茅山地区十分活跃,对京畿安全构成威胁,初定的“清剿”时间是4月下旬。方案还规定“剿匪总指挥部”归日本顾问浅海监督,作战计划和下达命令须通过浅海审查方可实行。

两封密报,当夜由马蕴平和乐伟平2人抄录起来。五更时分,匆匆送到徐楚光一阅,他当即指示:“茅山根据地没有主力,尽是些地方武装,一定要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另外,还要摸清敌人参加这次行动的兵力。”

次日吃罢早饭,马蕴平将两封抄件急送到新四军军部。洪侠带着原件去杭州。徐楚光对他说:“项致庄一见这火漆密件被

撕破,肯定有疑心,你要沉着应战!”

在项致庄公寓内,洪侠将两封密件交给他,他一看火漆已被启动,火冒三丈,把洪侠大骂了一顿。

洪侠做出受委屈、很害怕的样子说:“小弟一时糊涂,见你来去匆匆,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先拆开信件,想把信中的事早点告诉你,谁知是剿共方案。望大哥念患难之交,替小弟遮掩!”停了停,又说:“当初是大哥让我任绥署主任的,这事情如果真捅出去,于大哥也不利。”

项致庄又吹胡子又瞪眼睛地骂起来,但也怕担不起“泄露军机”的罪名,只好作罢,让洪侠仍回南京。

洪侠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刚要离开,项致庄又说:“等等,你那个办事处,闲杂人员往来不断,有人三番五次地向我告状。要是发现里面有共产党活动,我可就不客气你了!”

洪侠听了,心里吃惊,表面却沉着地说:“大哥切莫轻信谣言,往来的都是些朋友。”

洪侠回到南京,又利用军委会的关系,很快探听到敌军行动的人数和番号,飞送到新四军的军部。

不几天,敌人蠢蠢出动了。江宁、句容、溧水、溧阳 4 个县的保安队,封锁了茅山四面八方的交通要道,担任主力的中央军校学生部队打前阵,郑大章率指挥部和浅海坐阵句容。

进攻令下,炮声、机枪声响彻天际,可始终没遇到抵抗,当日就占领了茅山大片地区。

南京报纸大肆宣扬“赶走了茅山新四军,‘清剿’成功”等等。

其实,茅山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早就布置:跟敌人捉迷藏,打游击,每晚扰得伪军不得安宁。浅海在句容住不了几

天,就缩回南京。郑大章率部勉强又维持了3天,也匆匆撤退。

这次“清乡”,敌人除耗费了大量子弹、财物外,一无所获。“清乡”的敌人刚走,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活动又恢复如常。

5月的一天,徐楚光在鼓楼同洪侠约会。根据复杂严峻的形势,布置马蕴平和乐伟平从绥署驻京办事处撤回,洪侠暂时留下,因为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很不容易,项致庄对洪侠虽有疑心,但无证据,而且旧交情又深。

同时,徐楚光向洪侠转达了新四军总部的嘉奖令。二位挚友,对酒当歌,徐楚光即兴赋诗一首:

敌军战鼓响叮咚,信陵盗符建奇功^[注]。

伤心千载秦淮水,血泪染洒雨花红。

废掉弯线建直线

1944年春夜,徐楚光接到华中局情报部的指示:你们经过几个斗争回合,保证了铁路运输畅通无阻,还要千方百计地建立扬州到苏皖边区走运河的水陆直达交通线,废掉途经仪征到苏皖边绕道交通线。

点燃一支烟,徐楚光在房门里踱步,那喷出的烟雾一卷卷地在室内飘着,“谁能同我合作,完成此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呢?”他把自己在南京等地通过广交友,常试探,个别开导的办法,已经为我党我军发展地下工作者达30余人,一个个如同银幕上的

* 注:《战国策》中信陵君盗符救赵的故事。

演员,从他的脑海里闪过。

“啊,有了,到苏州找唐公福和陈念祖去。”徐楚光自言自语。

次日,春雨绵绵,江南水乡,雾气朦胧。徐楚光披上雨衣,乘京沪列车到苏州陈念祖家中,由陈差他儿子又把唐公福找来。

陈、唐何许人也?都是徐楚光亲自发展的地下工作者、黄埔校友,都在江苏省政府任职。3个人门起门来,在卧房里研究了半天。从分析战争形势,敌我动态,对苏北、苏皖边新四军的给养状况,以及建立直达交通线的迫切性和利弊情况,都做了分析。并且,如此这般地采取了行动步骤,徐楚光把陈、唐提的意见同自己的想法合起来,作了结论式的发言,他说:“要建立好水陆直达交通线,光靠少数骨干分子不行,还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第三天,春雨住,太阳明。陈念祖穿着一身笔挺豪华的呢制服,带着几个随从,以江苏省政府建设厅苏北船舶管理主任的名义,到扬州视察。借日伪正在抓什么“民船公会”之机,来一个表面拥护、暗地抵制,用代行发船舶执照的办法,选准有利于我的执照对象,以便于船只出入解放区,装运物资和人员。接着由唐公福和陈念祖两人出面,向关系密切的苏北“清乡”专员张北生承包猪只税务局,又请热心抗日的无锡猪只税务局长程云鹏到扬州来,任猪只税务局局长。陈和唐分别为总务和税务科长,执掌实权。

为了把力量延伸到基层,又利用国民党亲共将领李明扬部队收编的机遇做好工作,把驻如皋县 37 师师长丁聚堂、太兴县 34 师师长田铁夫、海安县 22 师师长陈再福,委任兼 3 个县的猪只局长和船舶管理所主任。陈念祖的老师曹榜在项致庄为主任

的苏北绥靖公署任参谋长。陈出面找曹发给绥靖公署参议证件,作为一道“护身符”,参加曹榜在平山堂宴请这3个师长的酒席,力劝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要不打仗,不敌视抗日的新四军。他们特别是对“能保全实力”这一点很感兴趣,都是点头称是。

驻扬州的国民党25军黄伯韬部,曾几次与新四军交战失利,所以,这个部队的下级军官特别是家属,只要一谈“老四”就色变,只要是“老四”交代的任务,不敢不办。其政治部主任严毅的妻子法慧琳,同陈念祖的家都住在皮市风箱巷23号房。两家友好往来,谈得投机,法慧琳将儿子毛毛交给陈家为内子抚养。25军将校军官的家属常和法慧琳一起打牌,彼此的感情也不错。徐楚光和陈、唐二人商定:苏皖边区运出的猪只、咸肉等物,以法慧琳的名义加进一些资本,运回解放区急需的棉纱、药品、牙刷等,由会计苏兆海去上海结算,除运回物资外,余款留作上海供地下人员使用。徐楚光有一次装扮成做生意的上海老板,同严毅夫妇做好工作,以政治部的名义,派副官用3部卡车接送货物,由扬州直达苏皖边。又有一次,唐公福和苏兆海回解放区,被还乡团扣押,也是徐楚光做工作,由法慧琳出面,说明他俩是“运猪的职工”,终于放行了。还有一次运棉纱到解放区被扣留,徐楚光派张冰去找法慧琳,她立即在家中打军用电话给主管检查处的营长,才保证了车运畅通。

就这样,从扬州到苏皖边的水陆直达交通线完全建立起来了,它连接铁路主动脉,络绎不绝地把人和物运往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官兵皆大欢喜,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劈顶春雷震伪都

1945年8月12日,黎明。

大汉奸汪精卫,为了扩充势力,掌握武装,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军械借款”的形式,靠日寇装备的自称为王牌“御林军”的警卫三师官兵,穿着汪式军服,身背精良武器,随着炮车和辎重车,浩浩荡荡地跨过长江,加速前进!

当乳白色的晨曦中,升起火球般的太阳,给广袤的田野撒下金辉时,这支部队已经雄赳赳地行进在苏北解放区六合县境内。许多官兵象是刚从窒息人的闷房里走出来一样,不断地呼吸这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

策马急驰的团长赵鸿学,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放慢马步,用手指着前方说:“钟师长,你看,我们快到六合县钟家集了。”

身穿便衣的徐楚光和佩戴中将标志的钟健魂,顺着赵团长的手指远望去,三人一齐笑了。

“钟师长,我们成功了!”徐楚光向钟健魂伸出手,自豪地说。

“是啊,成功了!楚光兄,这一切多亏了你呀!”钟健魂紧紧握住徐楚光的手,感激非常。

没过几个小时,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传布着“特号好消息”:拱卫南京汪伪政府之精锐部队——警卫三师投奔新四军!顿时,延河、宝塔山军民同庆,唱起了《信天游》。而汪伪卖国政府把这当噩耗,密令严密封锁,但丝毫无济于事,刹时仍然传遍了南京大街小巷。汪伪中枢的官员们坐卧不安,于是严

加防范,害怕再走出个警卫三师,大有“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之感。

同样一件事,反响不一般。这真是:

“爆炸新闻扬圣地,劈顶春雷振伪都。”

好事有多磨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局势渐趋明朗,同盟国转入反攻阶段,德、意、日处于防守地位。苏联红军正准备全面反攻,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必须作好大反攻的准备。打入南京汪伪军委会任职的我党干部徐楚光,接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情报部的指示:各敌占城市党委要广泛联系群众,设法组织地下军,以便我军进攻时里应外合,作好接应。

徐楚光在秘密调查中发现:汪伪中央政训班总队副赵鸿学,曾因反驳污蔑新四军的言论,被关进伪中央感化院,受审查达半年之久,遂与频繁往来,做好统战工作。一次,赵鸿学办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菜,请徐楚光来饮酒消愁。老徐走进屋里,扫视一下餐桌,笑着说:“老弟,你我相会,一杯酒,一碟花生米足矣,何必如此破费?”

“哪儿的话呀,都是平时小菜,可能不合老兄口味。来来来,坐、坐,反正没有外人,我俩开怀畅饮,吐吐闷气。”

“那好,老弟如此盛情,愚兄我就不客气了。”徐楚光一面入座,一面想想主人说的这“吐吐闷气”四个字,便有意询问他:“么样?你对‘总队副’这个高职还不满意吗?”

“满意个球!要按日本人的旨意,培训日本人的狗腿子,帮

日本人打中国同胞，谁他妈有脸见人？谁他妈不是中国人？我当初投笔从戎，也是满腔热血，谁料到竟会落到如此地步！要不是身不由己，我早就——唉！”他长叹一声，重重捶一下桌子。然后碰杯，一饮而尽。

赵鸿学早把博学多才、机智过人、豁达大度、谈吐非凡、待人坦诚的徐楚光，看作知己，所以毫不掩饰地把胸中的积郁忿懑吐了出来。这也为徐楚光进一步争取赵鸿学增添了信心，他便引导他一五一十地讲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赵鸿学是四川人，贫农出身，从小好读书。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来到打着抗日旗号的李长江部队中。谁知李长江无心抗日，带着部队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可惜赵鸿学的满腔抱负化为乌有。

叙述到这里，赵鸿学又喝一口酒，深深地叹气说：“我堂堂七尺男儿，又是读书人，岂有不知善恶荣辱之理？可身不由己，回天无力啊！我自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又无出路可寻……”。

徐楚光稍加思索，望着赵鸿学说：“你若能设法进入警卫三师去，握住枪杆子，再反戈一击不很好吗？”赵鸿学理解其中意，表示赞同，很快通过自己的朋友、教育长富双英以师生之谊去说服三师师长陈孝强，委派赵鸿学为三师政训处主任。徐楚光与赵单线联系，交往甚密。

陈孝强与洪侠是邻居，而且都是中将参赞武官。两家来往密切，友谊日深。洪侠请陈孝强喝酒，由徐楚光作陪。3人举杯畅饮，吟诗填词，谈得投机。在酒酣话长之际，徐楚光知道陈孝强也是黄埔学生，任国民党范汉杰的二十七军预备师长时，在太行山反抗日寇大扫荡的战斗中被俘，解送南京，投靠同乡汪精

卫,成了公馆派心腹,进而当上三师师长的。虽委身于汪伪,仍有抗日之情怀。遂由洪侠出面,介绍徐楚光到三师当参谋长,陈孝强表示欢迎。

好事多磨。没过几天,三师的士兵同日本士兵在光华门外发生冲突,打伤两名日寇,其连长受拘留,陈孝强被免职,由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钟健魂任师长职务。徐楚光打入三师任职,同赵学鸿一道去策反三师,建立地下军的愿望暂时泡汤了。

桃园情谊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情况变了,我们的策反办法也要跟着变,那么,我们两个就要多碰头,多动脑筋。”徐楚光第一次同赵鸿学研究,先用桃园结义拜弟兄的形式,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了解更多的敌情。于是,两人分头联系,在汪伪各界人士中先定8个人,结拜十弟兄:

大哥卢森,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任汪伪宪兵三团团长,团部在夫子庙;

老二汪恩波,伪储备银行副秘书长;

老三陈轶群,伪政治训练班总队长;

老四何坚白,伪政训班教育长;

老五徐楚光;

老六刘蕴章,伪海军政训处长;

老七彭中文,伪七十三师政训主任;

老八杨本芬,伪军校中队长;

老九姜痒璧,伪军校中队长;

老十赵鸿学。

一个春日融融的星期天，十兄弟在夫子庙举行了团拜会。在佛祖面前砍香为盟，誓词是：“效法桃园，精诚团结，大哥为首，都称弟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互信互助，国家至上！”

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每星期聚会地点定在夫子庙，由卢大哥派兵站岗，只谈个人在本礼拜内的进步、遭遇、需要互相帮助的事，不讲地下工作。而且，用的是跳舞、下棋、搓麻将、吟诗作对联的隐蔽形式。这从表面看与策反无关，实际对策反有利。

又有一次，徐楚光与赵鸿学在中山陵的树丛里密谈。徐楚光说：“不要把警卫三师看成铁板一块，整个局势的好转，加上我们的工作，总会有人动心的，你不是一个嘛。要把重点放在士兵和下级军官身上，平时多同他们接近，联络感情，利用矛盾，争取他们，同时逐步向中、高级军官发展，特别要了解那个新上任的钟师长。”

赵鸿学及时向徐楚光汇报了他与钟健魂历次接触和所了解的情况，特别引起徐楚光注意的是：钟健魂被表亲周佛海保释战俘营以后，虽被安插在军委会任少将参赞武官，却一直呆在成仁里的一座独居小院内，几乎是足不出户。这次任三师师长，他开始不愿意，直至周佛海从湖南老家，请来他的母亲钟老太太，他才勉强答应就职。

徐楚光越听越高兴，叫赵鸿学继续讲：“他生活简朴，为人正派，不嫖不赌，不在士兵面前耍威风、摆架子。他上任后，以扩充兵员为由，亲自到战俘营挑选了一部分士兵，其中：将一个当过八路军班长的老乡，经他批准晋升两级，做为自己的贴身副官。他还用自己的积饷办班长训练班，亲自授课，与学员师生相称，

颇得大家赞誉。这一切,不知是为了笼络人心,培养自己的嫡系力量,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徐楚光决定:由赵鸿学正面探测一下三师这位最高长官,彻底摸清他的真实思想和底细。

转眼到了 1945 年 5 月。一天,赵鸿学推开了钟健魂的书斋,只见“志士不忘在沟壑”几个惊蛇入草的大字条幅摆在桌上。

“哟,老弟来了。”钟健魂准备搁笔。

“你继续写吧,师长,下一句好像是‘勇士不忘丧其元’”。

“哦,看来老弟读书不少喽。”

“哪里,我只不过记得点名言警句而已,请师长写完吧。”

钟健魂重新执笔,俯身走墨,赵鸿学一旁静静地看着。

“怎么样?赵老弟,请指正指正。”钟健魂写完字,收起笔说。

“我不懂书法。只听人家说:心所思,行所发。再看师长这‘不忘’二字,锋势突兀,笔力遒劲,着墨尤重,看来师长不是无思而发,确是念念‘不忘’啊。”

“呵,不忘,我有什么不忘的?”边说边收字幅。

“不忘委尸沟壑,杀敌疆场,不忘抛头洒血哪。”赵鸿学指着条幅说。

“这是军人天职嘛。”钟健魂故作淡然。

赵鸿学正色道:“这得看是怎样的军人?为谁尽职?”

钟健魂对赵鸿学有些觉察,便看了看他说:“那么,你就说说看。”

赵鸿学从“士之可贵者,在气节”的道理,谈到“志士要识时务,勇士要明忠义”的典型,谈得钟健魂不觉极加赞赏。

“不过,说时容易做时难,身为人臣,行不由己啊!”

“这一点，赵弟我不敢苟同。路在人走，事在人为，鉴史正身，反躬自省。一失足未必成千古恨，关键在能否及早抽身。否则，才真会抱恨终生的。”

“请老弟说直话，指点迷津吧。”

“当前，希特勒在柏林自毙，欧州战争已经结束，日本人还能雄多久？师长是明白人，眼下，你我的处境不改变，将必定成为民族罪人！我们同是中国人，当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为何要替日本人卖命？依我之见，师长还是早择退路为好哇。”

“怎么个退法？直说。”钟健魂表现出急切欣喜的样子。

赵鸿学看看钟健魂的表情，微微一笑，说：“我认识几个‘老四’早已告诉了你，你当知其中之故了。”

“那边，会接受吗？”钟健魂伸出4个手指，喜形于色地说。赵鸿学眯笑着，点点头。

“太好了！不必兜圈子了。老弟既与那边有联系，我正求之不得。我甘就师长之职，决非为官为禄，甘为罪人，请老弟直往下讲。”

赵鸿学压低嗓子，说：“我们通过结拜十弟兄，减少了外围阻力，现在就看你师长、‘十兄弟’顾问的决心和行动了。飞蛾尚且知道追求光明，何况人乎？”

“你的意思……是起义？”

“对，伺机率部起义，弃暗投明，投奔新四军。警卫三师装备精良，兵强马壮，即便不成功，其影响也了不得。”

“正合吾意！”钟健魂激动地站起身，紧紧握住赵鸿学的手。

“好，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同心同德，共举大事！”

快刀斩乱麻

策反警卫三师的工作在悄悄地、紧张地进行着。

徐楚光感到欣慰和责任之重大。他在与赵鸿学的一次密谈时说：“处在日伪统治中心，而我们地下工作者的力量还很薄弱，要策动警卫三师全部人马，困难不小。经验证明，越是快成功的时刻，越要谨慎，任何细小的疏忽大意，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个人牺牲事小，党的事业万万不能伤害！目前，我不与钟健魂面谈，请告诉他，待他进一步加快速度，掌握兵权之后，再面谈不迟。”

两个多月来，钟健魂利用自己为“一把手”的权力，先在人事安排上采取了大的动作：乘驻江北九团团团长刘潢在家养病之机，以“经考察无问题”为由，将政训处主任赵鸿学调任九团团团长；以“贪污军饷”的罪名，撤换了驻江南的两个团长；又在各团中提升一批中、下级军官；还亲自挑选人员，充任师部警卫营班、排、连、营长。这样，全师的兵权基本握在手里，一旦事变，才有把握控制局势。同时徐楚光安排新四军 20 余人，路经句容县，要赵鸿学通知钟健魂保证安全。钟当即下令句容县的第七团，没有师部命令，不准发生战斗！让新四军顺利通过。

伏天的傍晚，玄武湖面，水波不掀，凉爽宜人，一叶小游艇在湖心上停着。徐楚光与钟健魂按接头信号，在这里会面，密谈。两人就人员动态、行动细节、可能出现的难点及解决的办法，都作了研究。最后，钟健魂把自己深藏在心底的全部经历告诉了

徐楚光。

原来,钟健魂随北伐军打到南京后,由同连的一个同乡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四天后,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大批优秀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残害投入秦淮河中。临刑前,佯装对钟健魂大骂不休,才使他免遭怀疑和追查。这崇高的生死之情,使钟健魂终身铭记。他曾多次寻找党组织,寻求出路,但因当时的险恶环境和他的地位、身份而未能如愿,感到痛苦和彷徨,时常消沉和失望。然而,十多年的官运还不错,由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至师长。

“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燃起了他心中希望之光。他重振精神,渴望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拯救民族危亡,报效国家。然而,希望又成了肥皂泡,国民党上层消极抗战政策,军队的腐败涣散,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1943年,他的军队在河南战场上,被日军彻底击溃,他被日寇作为一件特殊“战利品”,押解到汪伪汉奸政府“首都”南京。幸亏任汪伪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周佛海是他的远房表亲,才被放出战俘营,但仍常受监视。后来,周佛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利用分化和拉拢国民党将领,又好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才保举钟健魂当了参赞武官,进而当了三师师长。但他心底里羞愧、耻辱与仇恨的感觉日益增长。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他却一遍遍地盘算着,筹划着,观察着。终于,遇上了赵鸿学;现在,又遇上你——红色教官徐楚光。

听完了钟健魂讲述的曲折坎坷的经历,徐楚光对他不无同情和开导地说:“真是树欲正而风不断!你目前选择的是大路,但也很难说没有风波,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有备无患嘛。”

临近策反工作到了具体实施阶段,果然吹起了不测的风云。

1945年7月底,南京汪伪军突然出现频繁的调动。陆军部长鲍文樾为了乘机掌握军权,扩充势力,要解除钟健魂的职务,推出其弟——伪军校总队长鲍文沛出任警卫三师师长,并打算撤换师内大部分军官。消息传开,人心浮动,起义壮举,危在旦夕。

钟健魂焦急万分。他一面密令副官茅志春暗中行动,作好随时过江的准备,一面急电赵鸿学去邀徐楚光,星夜来家,有大事商议。

夜里,赵鸿学、徐楚光走进了钟健魂的家门。

“调任命令发布了没有?”徐楚光一见钟健魂就问。

“还没有。我找过周佛海,请他帮忙将调令缓几天发,加上行文常规,大约还有一个星期。”

“好,那还来得及。当前唯一的出路是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提前起义!这个我已向上级联系了。”

三人便立刻研究起来:

首先,你师长莫慌乱,并马上与各团和各直属队联系,查询各处防务军情,以此表明你还是师长,借以稳定军心;

第二,仓促行事,危险性大,部队调动要有军委会命令,过江目标大,容易发觉,还有日军监督。徐楚光说:“这,我已经想过了。只有临时假称接到军委会命令,限令江南两团和师部直属队分别从各处同时过江。与江北第九团会合后,再宣布起义,以免造成失误和混乱。”

第三,江北与江南行动配合好。为了把江北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赵鸿学要指挥好九团的行动。同时带去徐楚光的亲笔信,请江北那边派苏合支队前来接应。

第四,行动日期定在三天后的8月11日星期六的夜晚,此时,日军顾问返回城内寻欢作乐,是行动的极好机会。

商议完毕,时值晌午。徐楚光走到窗前,眼望窗外阴霾的天穹,坚定而庄严地说:“此举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国家民族利益事大,我们要力争成功!”

钟健魂和赵鸿学面色严峻,两双眼睛望着徐楚光那双闪光的大眼睛坚定地点头。

徐楚光伸手推开窗户,朗朗吟道:

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遍九垓。

槛外近聆新水响,遥穹一碧见天开!

宴会、欢迎会

1945年8月11日晚,南京六华春饭店,灯火辉煌,觥筹交错。为迷惑敌人,钟健魂借庆贺40岁生日,大摆筵席,宴请汪伪各界头面人物。同时,把师里几个铁心投靠日寇的家伙也拖来了。酒过数巡,钟健魂就推说:“军务在身,不敢久留”,留下酩酊大醉的佐藤等人,提前退出,乘车朝通济门外驻地驶去。

“开快些,再开快些!”钟健魂想起多少年忍辱负重的希望将在今夜决定。在这重大的人生转折关头,他心潮起伏,感慨不已!司机把油门加到了最大。

车至通济门外,嘎然一停的声音刚过,副官茅志春就扑了上来。

“有情况?”

“没有,就等你下命令。”

“好，通知师部校级以上军官，马上开紧急会议。并按原定计划，立即向3个团发布命令！”

“是！”

“加强警卫营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靠吗？”

“放心师长，都是按照你的意见挑选的。”

“好，去吧。”

茅副官转身跑去。

半小时后，警卫三师在江南的两个团和师部直属队，相继全副武装，分别从各自的驻地出发，全速朝江边渡口行进。

同时，驻守江北的部队，被团长赵鸿学一声令下，强行拆除了日寇设在这里的电话，然后朝着预定的集合点——划子口急速奔去！

苏合支队政委魏然，带着支队官兵，沿着三师行进的路线，把六合县伪特工站长王杏仁等民族败类抓起来，扫除了沿路障碍之后，也及时赶到划子口来接应。

8月12日清晨。警卫三师在江南的两个团和师部直属队近3000余官兵，经过数小时的强行军后，终于到了江北集合点——划子口。

“天快亮了。”钟健魂舒了一口气。

“是啊，快亮了。”徐楚光接口说道。

这支起义部队沐浴着初升的太阳，大步向前迈进！

8月13日，六合县钟家集，警卫三师官兵正式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召开盛大欢迎会，并将其改编为新四军

华中独立第一军。军长钟健魂，政委刘贯一，徐楚光为副政委兼参谋长和二师政委，赵鸿学任二师师长，汪大漠为政治部主任。

中共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邓子恢、张鼎丞、栗裕、谭震林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独一军全体官兵，对他们的反正表示欢迎和慰问，称赞他们的义举直接震撼了汪伪上层机构，意义重大！

组建“蒙难战友会”

1945年10月，祖国大地，秋雨绵绵，阴阳交织。日寇刚刚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蒋介石从峨眉山上跳下来“摘桃子”。他在充当“孙悟空”的同时，又抢演“和平鸽”，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徐楚光对得力助手张冰授意说：“你去发起两党共同组建‘首都抗战蒙难同志会’吧，目的是为蒙难同志办点好事，但更重要的是以此合法组织为护身符，做好党的隐蔽工作。”

素称“智多星”的小张，皱皱眉，在房里踱两步，说：“你的意思是创办个公开的慈善福利组织，我们的同志则以组织为掩护，贯彻我党的统战政策，从而捞取情报，进行策反，是吧？”

“是。”徐楚光明快地说。

“你这个革命的点子出得好，就是这‘同志’二字是不是改成‘战友’二字为好，因为不光是我们都把‘党员’称为‘同志’，连国民党的许多人都知道‘同志’即是‘党员’。”

一向作风民主，善听群众意见的徐楚光，马上敏感地翘起拇指：“改得好，还是你小张冰的心眼多。”

组建首都抗战蒙难战友会的报告送到了国民党当局，果真

以“其中有共产党分子，情况复杂”为由，不予批准。

徐楚光与张冰研究了打通关节的措施以后，《报告》的内容由徐楚光作了仔细的修改。又改掉了“首都抗战”4个字，只剩下“蒙难战友会”5个字的会衔。因为如果只限于“首都”，那么就等于作茧自缚，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只能在南京活动，如果在上海、扬州等地活动，就可以斥之为不合法了。其内容“为在抗战中个人受伤、家庭遭难的战友们谋福利”上大做文章，以着重阐明“战友会”是慈善组织，所用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其次才是自筹。

新改的《报告》由张冰誊正以后，装进信封里，徐楚光在封面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面交南京政府马市长亲启”，封面落款为“蒙难战友会缄”。

文字准备就绪，《报告》并没有马上送去，为了万无一失，又由徐楚光先登门拜访马市长，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

马市长，其实是副市长，大号马元放，是市长的致亲，所以，他代市长批文件算数。

一天，徐楚光穿上既时髦又威风的衣着，在一侍从陪伴下，到了马副市长的小洋楼。一进门，就抱拳行礼：“马市长荣升，吾迟来拜访，深表歉意！”

“徐教官，你是老师，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我因公务缠身，没有先去看望你，你倒先来看我了，于心不安啦！”马元放的表情似乎有点内疚。

原来，马元放是重庆方面的人，在一次对日战斗中被俘，关进过汪伪中央政治感化院，目的当然要感化为“汉奸”。但他对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那一套未识破，仍有“羁鸟恋旧林，池

鱼思故乡”之情。

徐楚光对待凡是马元放这类“想抗日，不愿当汉奸”的学员，都在授课中予以褒扬，肯定为“符合国共合作抗日的潮流”，同时，又在感化评议会上大造舆论，说某某被感化得如何好，如何准备忠于汪伪“和平救国”的政府。马元放就是这样在徐楚光的斡旋下提前释放的。

释放后，适逢表兄任市座，他便也当了副市座。官运亨通，洋洋得意，马元放“抗日救国”的细胞渐渐少了，起而代之的想法是“有奶就是娘，不管汪伪不汪伪，我要为表兄撑门面”。所以在副市长的宝坐上，干得十分起劲。今日，徐教官又亲自登门拜访抬高自己的身价，马元放喜上加喜。“官家临贵客，山珍海味添”，马元放出自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办了一桌高规格的酒宴，请来了与徐教官相识的官员作陪。

酒足饭饱，徐楚光告辞时，马元放备高档车送他，边送出门边说：“徐教官今后有事要我办的，吩咐便是。”

“我吩咐的事，你能照办嘛？”

“一定照办，不打折扣。”

“好！我就只要你这句话。”

又过数日，张冰带着《关于组建蒙难战友会的报告》和《会章》，径直到了马元放的办公室。他一看信封面上的墨笔字，就肯定说：“这是徐教官的亲笔字。”

“是的。他叫我代问你好！”

“你回去后，要代我问他好。”

马元放拆阅《报告》和《会章》之后，二话不说，抓起砚台边的笔，蘸了蘸，都批准了。

战友会推选周思为代总干事，张冰、袁俊卿等人为干事，均为共产党员，计慕韩等成员则是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

持有“战友会”的身份证，乘车、乘船可以免费优待，到上海、扬州等城市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畅通无阻。张冰凭此证件，晋见老同学、国军中的一位上校参谋，与其通宵达旦地畅叙八年抗战胜利的感受，讲解《论持久战》的观点，使之懂得“失道寡助、得道多助”的道理；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明国共合作，统一中国之必要；阐述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指出振兴中华之前景，终于使这位国民党军官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和奋斗方向，为之倾倒，从此消极对待蒋介石挑起的内战。

当然，“战友会”也向国民党当局要了些钱，对蒙难的同志进行了合理的福利照顾，但除了重大伤残者外，一些共产党员都把钱作为支援革命活动的经费。

后来，国民党市党部安插在“战友会”内的情报员赵惠民，密告张冰是共产党员，同时，怀疑周思到过解放区，却未捞到证据。而张冰此时正隐蔽在周思的家中——南京富民坊 15 号。周思于是立即揭发赵惠民私刻图章，冒领救济金，贪污难友生活费，并有宿妓丑闻的罪恶事实，由于证据确凿，遂在公开合法的会议上，开除其会籍，打了他个下马威。旋即，张冰迅速转移。赵惠民等人仍贼心不死，到处找踪迹，抓张冰，对周思也恨之入骨，持枪恐吓，寻机报复。

就在这风云变幻、短兵相接的时刻，传来了徐楚光的指示：“迅即撤回淮阴解放区”。

青年的良师益友

“寄希望于青年”——徐楚光工作的主旋律。

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经他领导培训的热血青年有2000多人,绝大多数成了抗日的骨干分子。其中加入共产党,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派往汪伪蒋上层的党政军中做策反、情报工作的,不下200人。有阔少爷、娇小姐、穷娃子、辍学青年、学校老师、跑铁路的服务员、种田插地的农夫汉、钻煤洞的黑孩子、掌砌刀的泥瓦匠、误入歧途的青年人、耍笔杆子的新闻战士,真是三教九流,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人称徐楚光为良师益友的。直到现在,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秦岭、太行山、大别山麓的民众谈起他在这方面的故事,如数璀璨的珍珠。

带 路

春去夏来,天河两岸,皓月繁星,大地如霜。

一个头戴白色礼帽、手执文明棍、西装革履的人,年约30出头,迈起八方步,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南京城。后面紧跟着的,周身青布长衫,年龄20挂零,手执3根“翠薇”牌神香,而且点燃了,飘出幽幽的芳香。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日伪岗哨的兵痞子,一面嚎叫,一面从岗亭子里走出来,在路上横起了锃亮的长枪。“今日15月圆,老爷要到紫金山庙里焚香赏月。”那青布长衫的随从,边说边

把右手拿的四溢芳香朝那些家伙面前一抒，左手一把铜板、银元递给其手中。

“咦，好香，好香！还有这买路钱咧，走！”一个兵痞子把枪抱在怀里，抖着手中的钱，叫他俩走。

就这样过了一道道岗哨。有的喽罗兵，见这位少爷如此神情自若，派头十足，特别是出于对“钱”的感激之情，还向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

出城到了江边，两人乘船到了浦口镇。又沿浦城踏上了六合县城的公路，径直朝北走。在这浦城和县城，又遇两个日伪岗哨，还是如此这般地骗过来了。

东方鱼肚白，“地上霜”渐渐流失的时刻，又是稍微年长一点的老爷领路，少爷跟在后面，离开了公路，踏上了曲折狭窄的田间道。约摸步行10多华里，到了一座小村旁，一农民打扮的青年招呼说：“徐首长，你又到解放区去，这位同志是——”。

“啊，我是大少爷，他是二少爷，你说象不象？”徐楚光从出城到公路那段行程中的严肃神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欢呼雀跃。

“象，象，这位二少爷的姓名，干什么的？”那个农民模样的人，几乎带着盘查的口气问。

徐楚光眨眨眼，笑了笑说：“你也是个秀才，我说句话，你猜他的姓名吧。”

“十八子失金，天子出头寻找。”

那青年农民便笑着逐字分析道：“十八子为李，失金为铁，天子出头为夫，啊，这位二少爷叫李铁夫。”

“对，李铁夫，是南京某大学学生，这次我带他到解放区见识见识。”

主客相互说笑着,进了门。那农民端出两套便衣,让徐楚光、李铁夫换上。吃罢早饭,又继续赶路。太阳偏西时,到达竹镇吃晚饭,脚打了泡,走路一蹶一蹶的,两个民兵赶来驴子送他俩。

路上,徐楚光兴致勃勃地谈解放区的建设,谈他自己的爱好,谈中国抗战必胜,使李铁夫大开心窍。夜渐深了,他指着北斗星,介绍夜行军,如何以北斗星为坐标,辨别东南西北方向等基本常识。他时儿抬头望北斗,时儿对着李铁夫和两个民兵在谈话,时而灵感一来,即兴赋诗,步行一天多,倦意却完全没有。

凌晨,他们到达了新四军军部汉涧。徐楚光忙于向领导汇报、研究工作,李铁夫在招待所住着,时时出门看形势:呀,解放区的天,真是明朗的天!这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干部平等待人,干群关系融洽,官兵生活补贴一样多,生活真快乐!

第三天,新四军城工部长刘长胜接见李铁夫,询问了南京学运情况,介绍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和解放区的建设,并就南京如何开展地下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徐楚光、李铁夫带着光荣艰巨的任务星夜起程,又到了那位青年农民家——游击队辖区边沿联络站。两人都打扮成学生模样,身藏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证,回到了金陵城。

当年的“二少爷”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互助会《学生月刊》的总编辑,如今是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每当忆起徐楚光第一次带他到解放区的情景,就说:“那一次到解放区,时间虽短,却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对我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影响深远。”

导 向

1946年的大上海,敌情复杂,险象环生。徐楚光任“三工委”主任,出入其间,采取“边考察,边培训,边发展”的方针,仅发展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青年,就有30多人。他们说:“这全是徐主任言传身教,导向有方的结果。”

这支队伍里的佼佼者,要算祝绍其、张文祥、赵慕松等同志。他们文韬武略,样样兼备,年轻力壮,社会活动量大。徐楚光依靠这批青年人,打入“军统”在上海的机构警备部稽查处,获知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接受英援军用物资,培训特务骨干,企图打入共产党内部,捞取机密情报的情况后,及时报告了党中央,部署了防范措施,使革命免遭损失;潜伏伪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的身边,搜集了该局的行动计划,做到及时转移,保护了许多同志;打入伪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作柏身边工作,争取了该组织及其大小头头为我服务;祝绍其善于撰写新闻稿,楚光派他打入新闻界,发展《上海日报》社社长严鹤声和严复州为地下工作者,成立“新声通讯社”,巧妙地宣传我党的方针和政策;上海红帮头目向松波和阮洗凡,在“中统”和“军统”内部均有活动力,徐楚光带个青年直接接触,结为兰谱,为我所用,攫取了许多绝密情报。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听取徐楚光汇报工作后,对徐楚光培养青年地下工作者特别感兴趣,他称赞老徐“工作上有办法,有能力!”并指定上海策反工委会负责人张执一具体地同徐楚光研究工作。

徐楚光化名席正,职业为记者,住上海远东旅社。这里便于同张执一和青年地下工作者联络工作。

次年4月,徐楚光奉华中局命令,去湘鄂组建人民武装,青年教师胡之静夫妇刻了假学校假公司的公章七、八枚,先后为去武汉的十几个同志开了“证明信”,保证了沿途畅通无阻。

徐楚光去湘鄂工作后,策反、情报工作的接班人,是个名叫田修华的英俊青年,他每星期向张执一汇报一次,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串 亲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2年3月,徐楚光被八路军总司令部情报处从“抗大”抽出来,领着新任务,只身到武汉沦陷区,很快打入汪伪武昌县党部任主委,改名徐楚狂,内含是表明他要象狂风一样去袭击盘据在古称楚国的日伪顽敌。

一天,他串亲来到武昌胡林翼路族叔徐剑风的家。推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年方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坐在室内,抱着一本小说阅读,入了迷。直到徐楚光大声问:“徐剑风先生在家吗?”那姑娘才放下书,惊站起来。上下打量客人,嘴里回答:“我们是代徐先生照管房屋的。”

“我是徐剑风先生的侄子,专程来看望他老人家的。”

“啊,那你也是浠水人啦?”

“嗯,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又新,你认识我父亲吧?”

“泥瓦师傅,认识。”

姑娘对他亲热地请坐，泡茶，见他穿着阔气，风度大雅，年约30开外。但见他胸襟挂着“武昌县政府”的铜牌，便马上想到“汉奸”二字，感到厌恶。不过，眼前这位同乡，倒还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徐楚狂坐在竹床上，顺手拿起书看了看，问：“你喜欢看俄国小说吗？”

“无论哪国小说，我都爱看。”徐又新冷清地答道。

“读小说应该联系周围的人和事，去发现小说的内容有无与自己共鸣的感情。如果一味追求故事情节，是不会从中受益的。”徐楚狂向又新姑娘指导如何阅读小说，并谈及几位俄国的名作家。

几天之后，徐楚狂又到了她家，并带去高尔基的《母亲》和《我的大学》两本书，要求她读完后，要能将心得体会告诉他。

这次，徐又新的父亲在家，徐楚狂同他侃大山，比老朋友还亲热。其女儿插话，倾诉出世道的黑暗，日寇的横行，顺民的屈辱，家境的贫寒，对前途深感悲观，所以一个劲地读小说。

此时，武昌县举办半年一期的日语培训班，徐又新想去报名。

“你向我说说为什么要学日语？”徐楚狂对她象亲妹妹一样关心地问。

徐又新坦率地答道：“当个找饭碗的跳板吧，人活着总得要吃饭。”

“是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决不只是为了吃饭，你要认识学日语和其它的外国语言的用途，它是一门工具，这工具掌握在好人手里，能干出好事来。你通过培训班学习，可以成为乡

村女教师,有个饭碗。如果学得出类拔萃,将来也可能大有用处。”徐楚狂的一席话,使徐又新懂得了“吃饭只是为了活着,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的人生哲学。

徐楚光经常出入徐剑风的家。后来徐剑风的女儿徐敏文同徐又新都是小学教员,也协助徐楚狂做了些“生意”。一天,徐又新收到一封没寄信地址,署名为“徐剑余”的信,说:“徐楚狂不是好人,他策动汉奸叶蓬的精锐部队 2000 多人举着武器投靠共产党、新四军去了。”还询问了徐敏文的近况。徐又新这时才对徐楚狂政治身份恍然大悟了:“还是徐敏文看得准,他不会出卖民族利益,当个真汉奸的。”

日寇投降后,徐又新在汉口汉正街宝庆小学任教。一天,徐楚狂派人送便笺约徐又新到大同旅社晤面。

一见面,他就作自我介绍:“我现在叫徐楚光,已经改行行商,你看我象个大商人吧?”徐又新脱口便说:“恐怕你不是个守法的商人吧!我尚未嗅出你身上有那股铜臭味儿。”徐楚光抖抖衣服,哈哈大笑:“我身上有的是铜板吗,怎么没有铜臭味儿?”然后各谈别后概况,他宛如兄长,问长问短,家庭、父母、社会现实、个人问题都谈到了。还给又新带来了《大众哲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讲述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最后,郑重地提出要求:“你和敏文,要以小学教员为职业,协助我在武汉做几桩‘特殊的生意’。”从此,徐又新、徐敏文称徐楚光为兄长和革命的良师益友。徐楚光通过串亲串出了娇小组,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泥瓦匠家的贵客

一天上午,徐楚狂在武昌走访了两家协助他做“生意”的居民户,然后,径直走到了老朋友、老乡亲徐老汉的家里,正碰上准备吃午饭。

年过六旬的徐老汉,满脸黑黝满脸皱纹,只认得倒着的扁担是个“一”字。主要职业是泥瓦匠,在武昌城为豪绅们盖过许多楼房、别墅,可他自己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好为同族的官员徐剑风看管房屋,可算是“借屋躲雨”。为了省吃俭用,攒点钱让子女读书,徐老汉在空余挖野藕,老伴在城边零星空坪上开荒种红豆,凑合着吃,免受饥苦。

这天午饭,锅里恰好煮的是米拌红豆野藕的粗饭,这怎么好留客共餐呢?徐老汉夫妇俩同徐楚狂侃家常,一直侃到12点钟,总想等着客人走了再开饭,可客人没有马上走的意思。

徐老汉急了,使个眼色,把老伴叫到厨房,要开饭,老伴不可,说:“徐先生是个读书人,又是政府官员,这粗饭怎么端得上桌子?”

“你不知道,徐先生从小父母离开人世,靠叔父养大读书,也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端出这野藕饭,他肯定吃。”

徐老汉夫妇俩热情满面,却又抱歉地端出了野藕饭,一碗豆食酱,一碗缺油的萝卜咸菜。

果真,徐楚狂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问这饭里掺合多少米?米多少钱一斤?这红豆和野藕是自己弄来的,还是

买的？当知道这豆是大嫂种的，野藕是大哥挖的时候，徐楚狂对着徐老汉的女儿又新说：“你想想，就是吃这碗你爸爸认为的粗饭也来之不易啊！”接着，他仅就挖藕的艰辛细说了一番：

“我们的家乡，特别是策湖、望天湖一带，野藕多的是，穷人挖去当饭吃，湖主却要按斤两收棵。不给钱，也得要打细去渣做藕粉，交给湖主做藕粉汤元名菜，或者拿去卖高价。殊不知，这一支藕得用铁锹铲几十锹的泥巴，弄得满身是水和泥，连眼睛也被溅起的泥水蒙住了，睁不开。”

徐楚光对挖野藕的叙述，叫徐老汉连连点头称“是”，“你象是也挖过藕的。”徐楚狂笑了，徐老汉也笑了，两人越这样侃，越来越没有知识分子与泥瓦匠的鸿沟。从他俩知苦、谈苦、不怕苦的言谈举止上看，简直象曾经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生活的一对亲兄弟。

秋天的夜晚，，蝉声唧唧，四野漆黑，只远处有稀疏的枪炮声，徐楚狂又到了徐老汉的家，徐老汉向他谈亡国受罪，做苦力，挨日本兵的打骂，期盼着何时能赶走日本鬼子，让中国人能过太平生活。徐大嫂又因思念起在重庆干活的大儿子而落泪，骂着说：“蒋介石对外封锁，我儿连信也捎不回哟！”

徐楚狂十分同情徐老汉诉述的遭遇，并信心十足地开导说：“中国不会亡国灭种的，受苦受罪的日子是暂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在抵抗，光明的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你们全家团圆的日子也快到了。”徐楚狂以拉家常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道出抗战必胜的道理，意义深刻，又耐人寻味。当徐老汉一家人的思想完全被他的话“钳”住以后，他画龙点睛地说：“要想早日赶走日本强盗，消灭汉奸卖国贼，早日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就

靠各种人采用各种办法支援抗战。譬如，我叫又新传书送信，在你家研究个什么事，要麻烦大姐照料生活，大哥站岗、放哨，你们敢不敢？乐意不乐意？保密不保密？”

“敢——乐意——保密！”徐老汉夫妇和女儿又新几乎同时斩钉截铁地回答。

徐老汉送走了徐楚狂，回来对全家人说：“象徐先生这样有学问又不摆架子的人真少，他居然瞧得起穷人、粗人，能和我这穷人粗人想到一块儿，说到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真是个大好人啦！”他虽然对徐楚狂的政治身份有所觉察，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仍然热烈欢迎徐楚狂这类的贵客常到他家来，他就在房前高坡上放哨、望风，更不反对女儿又新为之传书送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莫做束氏养的猫

李诚慧是朱健平的好友。

春天一日，雨后乍晴。健平带来一位三十开外的男子汉，到了诚慧的家。

哟，好帅呀！轮廓分明的脸庞，饱含睿智的眼睛，显露着深邃的意境，穿着浅灰色的绸长衫，走路有点不便，拄着一根拐杖，却显得飘逸乐观。

李诚慧急切地问朱健平：“这位先生是——”

健平略呈羞色地介绍：他是徐楚光先生，天长县烟草公司的，乘汽车由天长到扬州，途中遭枪击，腰部受伤，刚刚出院。

诚慧又关切地问：“打枪的是啥军队？”

“两军对打，飞子伤人嘛。”徐先生答。

“伤口完全愈合了吧？”

“基本愈合了。”

数月之后，健平和楚光结为伉俪，住在金陵城南半边营的一间旧房里，这里离李诚慧家较近，楚光夫妇俩常到她家去，交往甚密。

李诚慧发现，徐楚光不是烟业商，而是在南京军政机关就职，又在感化院当教官。偶尔穿上军装，更显得气概英俊。便翘起大拇指，冲着健平说：“你的先生真有本事！一下子就能在大南京找个个工作，扎下根。”

健平微微一笑，谦逊地答道：“混饭吃呗。”

两家亲密交往中，李诚慧觉得徐楚光谈吐不凡，辞锋犀利，往往简单几句，却很富有哲理。他虽然比以前忙多了，屋内经常高朋满座，但碰上空闲时，就和诚慧聊天：讲妇女解放，讲宋氏三姐妹，讲他在感化院上课时的趣闻轶事。还在小李的笔记本上题词：“妇女所受压迫最深，而中国妇女尤深。妇女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

这题词的内容，与李诚慧认为妇女应该独立，不依附别人的憧憬不谋而合，觉得特别入耳。她对健平说：“你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位良师。”其实，她还把在她家过往频繁的张冰、乐伟平、朱亚雄等人都看作良师。在李诚慧的眼里，他们与众不同一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蕴藏着刚毅、坚强、亲切，给人一种信任感。

李诚慧毫无芥蒂地向徐楚光倾吐了肺腑之言：她是为妈、弟、妹要生活，不得不托人钻进政府机关当了个小雇员，每天抄

抄写写,同笔、墨、纸、浆糊、锥子打交道,整理“等因奉此”的档案。动辙发些牢骚,有时抓住一两件事,写点杂文,登登报纸,冷嘲热讽,也触动不了当局的一根毫毛,反而粉饰了太平。

徐楚光知道这些,便安慰、鼓励、启发她:“猫抓老鼠,吱吱叫的总是老鼠,但最终还是猫吃了老鼠。这说明光叫没用,不能束手待毙,要实干,要改变环境。”

“你应该做个会捉老鼠的猫,莫做历史上那个束氏养的猫。”接着,他向她讲述了明代宋濂的哲学著作《龙门子凝道记》中的《束氏狸狌》的故事:

古代魏国的婆婆束氏爱猫,养了百余只,把当地的老鼠吃光了。束氏见猫日渐消瘦,于是,天天买鱼肉给猫吃,吃了睡,睡了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竟忘了世界上还有老鼠。此时,南郭先生家,鼠群成灾,钻进瓮坛吃粮食。遂到束氏家借猫捕鼠。猫见了鼠,以为是个怪物,吓得双耳高耸,大声惊叫,久而久之,鼠见猫只会叫,不会捉它们,量就猫再没有其他的本领,继续闯进瓮坛里吃个够。南郭先生将猫塞进瓮里,这猫被鼠吓得用力一蹦,跳出来,跑了。

徐楚光绘声绘色地讲完了这个故事,聆听着的诚慧和健平笑得咯咯响。这个故事给刚刚踏入社会的两女青年来说,受到了一次难忘的启示:环境优裕,过度享受,容易磨灭战斗精神,使人意志消沉,渐趋堕落。

受益友和良师的熏陶,李诚慧成了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抗战胜利后,重庆政府先是派员接管,再就大批复员,一时“五子登科”,乌烟瘴气,民怨沸腾,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要求离开金陵。一发现条件成熟的,李诚慧就去找徐楚光走后的负

责人王宗良和张铁平,先后介绍了好几位同志去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有的甚至奉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救国为民“两可抛”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徐楚光短暂的一生,为了劳苦大众的自由解放,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竟忘掉了生命,也忘掉了爱情。这在和平环境下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然而,下面叙述的几个故事,却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远在1929年秋,受党组织的派遣,徐楚光潜入蕲水县自卫大队任中队长的時候,其叔父听媒妁之言,为楚光介绍农村姑娘李腊梅。两人见面时,楚光说:“我是从华桂山走出来的,丝毫不嫌弃华桂山的姑娘,但必须以家为本,坚持种田锄地;另外,我是个军人,回家少,征战多,随时有死的危险。你要好好想想,如果你愿意,我们就结婚。”腊梅姑娘双手搓弄红扎绳捆的乌黑长辫子,抬起望在地面的双眼,瞄一下楚光那双期待答复的大眼睛,不敢说话,只是连连微微地点头。然后,又垂下宽额,腼腆地盘弄她那修长的黑辫。

婚后不久,徐楚光为了避免本县工作熟人多,容易露马脚的矛盾,通过同情革命的国民党蕲州司令徐文煌的推荐,打入罗田县自卫大队任大队副。

罗田与白鹤湾,地处界河两岸,只相距10来华里,除了李腊梅腌些楚光爱吃的辣椒、豇豆、咸菜送去过几次,据湾里的老人

回忆,楚光只回来过两次。一次是他叔父病了,送钱送药回;二次是1932年,李腊梅生一男孩,他送钱回,抱着刚哇哇坠地的小混沌,为之取名徐建,意思是希望成年后,努力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

回到自卫大队的第二天,被当局指控为“共产党嫌疑犯”。他自行离职去南宁,演出了“天涯海角撵陶钧”的一幕活剧。

徐楚光从此再没有也不敢回故乡了。全家人长期戴着“匪属”的帽子,惨遭反共当局和地方豪绅的肆意欺压。本村地主、户长徐福恩竟以徐楚光在外“行为不轨”、“败坏家风”为由,强行夺走了徐建母子俩唯一生活来源的一亩佃田,收买流氓地痞,抢走李腊梅,卖到他乡,从中得了一笔光洋。还想捉住10岁的小徐建,来一个斩草除根,幸亏乡亲们把徐建隐藏起来,徐福恩的毒手才未得逞。李腊梅由于日夜思念儿子和丈夫,悲愤交加,重病缠身,不久,含恨离开人世。

当党的地下工作者告诉徐楚光,徐夫人的遭遇十分悲惨,其儿子徐建已经转到安全地带时,这个抓情报不怕难、生活不怕苦、沙场不怕死的铁汉子,抽抽搐搐地哭了,哭得在场者眼睛也湿润了。

然而,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团火,在抗敌斗争的日日夜夜里,这团火越烧越旺,他竟忘了自己的一切。直到8年后,才与伊川县的一个进步女青年时海峰结为伴侣。可婚后不久,华中局派他只身潜入南京汪伪上层机构去做情报、策反工作。为保守秘密,不宜告诉爱人,时海峰误认徐楚光“投靠日伪,当了汉奸”,主动与之脱离了夫妻关系。徐楚光又过上了单身生活。

1944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徐楚光翻身起床,穿上汪精卫

式的将军服,洗盥完毕,到烧饼铺吃了两个烧饼,喝一杯茶,匆匆乘上日伪汽车,从“魔鬼翩跹”的金陵出发,去华中分局汇报工作。途中偶遇我地方民兵袭击,徐楚光跳车摔伤了肋骨,疼痛难忍,血流不止,送进了扬州医院治疗。扬州的一位失学不久刚到唐公福猪只税务局工作的女青年朱健平,主动去医院护理照料。楚光问她:“你年龄还很轻,为什么不继续上学?”

“因我父亲吃冤枉官司失业,倾家荡产,无力支付我的学费。”朱健平说着,鼓起了小嘴巴,广额下的一双明而亮的大眼睛,似乎在冒火;徐楚光那双同情的眼神,与朱健平的双眸对视一下,便看出了她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于是帮助她分析蒋汪统治的腐败表现、根源及其结局,日寇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及其必然被灭亡的下场。还把希特勒提出的“妇女都到厨房去”的反动口号,批判得体无完肤。并且对朱健平寄予希望地说:“有志女青年,应该做一个对社会对群众有所作为的新女性。”

在20天的住院期间,徐楚光向朱健平从家庭、社会、时局乃至人生哲理都讲了,讲到了小朱心坎上。她认为:这位年轻军官懂得多,讲话有理有据,又那样的深入浅出,似乎是无数把钳子,紧紧地把你钳住,使你发自内心地折服他。

出院后,两人鸿雁传书,你来我往。楚光还寄给朱健平许多进步书刊,她都要认真阅读。并在为数不多的见面时,楚光往往要健平谈谈读书的感想。就这样朱健平走上革命的道路。

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喜结姻缘。1945年,在一个桃李盛开、喜鹊叫枝头的好日子,在城南半边营的一间比较窄的旧房里,由秘书乐伟平夫妇帮助布置一下,晚上,请朱亚雄、洪侠等几对夫妇喝了一桌喜酒,举行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蜜月，春眠，风华正茂。那还不象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句里描绘的一样：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然而婚后的日日夜夜，徐楚光的工作，明里要应付汪伪上层，暗中却把主要精力用在情报、策反上，争分夺秒。因为此时，抗日临近全面进攻阶段，敌人狗急跳墙，矛盾斗争愈加复杂和尖锐。徐楚光对朱健平说：“在这决战阶段，抓住机遇，堵塞漏洞，尽量减少损失，取得与我有益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娇妻理解那颗炽热的心，在通讯联络、料理家务等方面，主动为丈夫做些工作。

就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三个深夜，朱健平热好了洗澡水，泡好了香茶，自己酣然入睡了，大约五更时刻，徐楚光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住处。这天夜里，刚一躺下，又惊起，说：“健平，有位同志住在夫子庙旅馆，可能有危险，我得去看看。”健平心痛地说：“天亮再走不行吗？免得半夜三更，遇上日伪巡逻队就不好办了。”楚光拍拍身上刚刚脱下又穿好的将军服，乐哈哈地说：“有了汪精卫给我的这张皮，还有这把腰刀，怕什么？”

“你呀！真是白皮红心，胆大如虎啊！”

徐楚光取下壁上的腰刀，斜插在肩膀下，紧了紧宽皮带，消失在浑浑沌沌的金陵城里。直到次日早上7点，兴致勃勃地回到了爱妻身旁。健平急切地问：“那个同志怎么样？”

“安然无恙。”

吃了简单的早饭，徐楚光准时8点钟上班去了。他是在用“好表现”来掩饰好“真正的工作目的。”

转眼又一春。徐楚光已经跳出了魔窟,任华中局“三工委”主任,以阔商、学者、记者或教授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活动方式,为我党我军做秘密情报工作,有两月没写信健平了,健平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去上海看望楚光。刚喝了一碗茶,夫妻俩恩恩爱爱、亲亲热热地谈家常、谈时局的变化和自己的工作,突然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电话:“楚光同志请注意,有个人要今晚来找你,你要相机行事,保护同志,保守机密。”

“健平,请你立即离开,你也是受保护的同志之一啊。”徐楚光与朱健平两双眼睛对视着,彼此都露出了难舍难分的神情。

这一夜,朱健平在转移后的房间里,辗转反侧,心里惦记着丈夫的安危,一夜没合眼。

次日上午,差人去旅馆打听动向时,才知道楚光接待那位客人后,紧张地忙碌了一通宵。

据统计,徐楚光在隐蔽战线工作 20 年,打单身汉有 13 年,就是在这名曰有爱人的 7 年间,在一块儿和和美生活的时间只有一半。

树立成林水成河

1944 年,胡蓄存在上海九江路陶朱里 11 号楼上开办怡康绸庄。

经人介绍,认识了徐楚光,并且知道他是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出自对日寇的恨,对祖国的爱,胡蓄存把徐楚光视为抗日英雄,百倍崇拜和敬仰。但是,心照不宣,从不问及徐楚光的来踪去迹,只是心甘情愿地为他办事。似乎这样做,胡蓄存

的全身也感染上了“抗日英雄”的光辉色彩。

同年秋,徐楚光要装扮成一个“阔商”,托胡蓄存为他添置一件高档驼绒的时髦长袍子。要求选料讲究,符合阔商派头,又必须尽量节省费用。

胡蓄存为他选好了纯真丝的“大纬呢”绸缎,并染好了时髦颜色。正准备按批发价,从一整匹绸缎里剪下一件长袍料子,但还需驼绒里子。恰逢此时,徐楚光来到怡康绸庄,向胡老板表示感谢之后,说:“这件事,要老板亲手劳驾,我深感不安。至于这驼绒里子缺货,你们可以向楼下驼绒厂商量,以出厂价,买来落机的零头驼绒凑着用,会更便宜些。”

胡蓄存受到启发,照他说的办了,结果少花了三分之一的钱,就把漂亮的驼绒长袍子缝成功了。当徐楚光到这绸庄来,交了钱,并试穿这“阔商”长袍时,胡蓄存在一旁,上下左右前后仔细打量。连声说:“合适,很合适,祝贺徐老板生意兴隆,出奇制胜!”

敏感的徐楚光从这“出奇制胜”四个字的军事术语里,洞察到胡蓄存心里想着的是什麼,但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道谢两句,走了。

后来,渐渐地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加兄弟,胡蓄存才随口问他:“你既不是行商,也不是坐贾,那次缝驼绒长袍子,为什么能那样了解商情,精打细算啦?”徐楚光笑着说:“我的钱,每花一个铜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你想想,这血汗我能随手乱撒?”

徐楚光常来上海,多半住在大东旅馆或南京饭店。其摆设比较豪华,且带着浴间,进出的客人多为大商人,“符合”他的身份。胡蓄存几次到房间去看他,却见他啃馒头,吃剩菜,喝几口

茶,算是一餐饭了。便疑惑不解地问:“你吃的这么糟,又何必住这样的大旅馆、大房间?”

“这是工作需要嘛,我请你和你的夫人、小孩子来洗澡,还不是为了工作需要,因为你是上海名副其实的阔商嘛。”徐楚光的话,叫胡蓄存夫妇俩恍然大悟地笑了。

抗战胜利后,徐楚光离开了南京城,任华中局“三工委”主任和华东特派员,又到了大上海。徐楚光去看胡蓄存,并托他租赁一幢楼房。碰巧此时胡蓄存的表姐在天通巷路宝华里有数十幢楼房,原被日寇侵占,现核实产权属归原主。表姐委托表哥成立了宝华里房屋经租处。徐楚光去租赁的一幢中等华丽的小洋楼,需花租价 10 两黄金。他再一次向胡蓄存说:“胡老弟,你知道,我的钱每一个铜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你要做好你表姐的工作,对我要特别优惠。”结果只用了 4 两黄金,胡蓄存应得的 2 两黄金手续费也免了。租约是徐楚光的内兄朱鸿年签订的,徐楚光不宜出面。

徐楚光搬进了宝华里 22 号楼,楼下是他夫人的姐姐、姐夫住。由他们作掩护,徐楚光在楼上办公的安全系数更大些。

1947 年初,徐楚光奉令离开上海去长沙,他嘱托胡蓄存:将这宝华里 22 号楼登招出租,免除高额“过户费”,取得“自由承包权”。他说:“森林由树立,水滴汇成河。要建设好一家,全靠一家老小精打细算;要建设好新中国,全靠全国每个人精打细算。今天的节约,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何况新中国要在艰险困苦的战斗中诞生啊!”终于将 22 号楼租了出去,得到的“自由承包费”又把那 4 两黄金的租赁费捞了回来,用于看不见的战线。他在这条战线闯虎穴、过险滩 20 年,用的钱多半是自筹和节约使用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徐楚光在穿、吃、住、用方面尽量节省的故事，做到不花群众血汗钱的好品德，已在许多追求真理的男女青年的心灵深处开花结果。就在徐楚光去长沙的前几天，四个隽秀男青年在楼口处以“搓麻将”作掩护；楼上，他的夫人朱健平和胡蓄存的外甥女施燕燕等十几个女同学、同事在暗暗地赶制起义部队临时标记，通宵达旦。肚子饿了，派个人上街去买点饼干之类的副食品，喝几口水充饥。徐楚光给他们的夜餐费，一分不要。他们说：“你们地下工作者为了做好情报、策反工作，连舍命都不怕，我们干这点小事，要钱要招待，这对革命是个耻辱！”

徐楚光用自己短短的一生，不仅撰写出许多经济上节省毫厘的故事，而且撰写了不少，在时间上争分夺秒的故事。如今在家安度晚年的胡蓄存老人对笔者说：“楚光同志，生活严谨，性格开朗，喜爱文艺，可是我几次买好票，请他看‘名角’演的京戏，几乎每次都被谢绝了。”

他常常抱歉地对胡蓄存说：“我的时间不是属于自己的。良机不可失，时光不再来，如果失掉了一粒子，就会影响满盘棋啊！”

徐楚光的这些话，意义幽邃而深刻。他爱惜时间，如同爱惜生命；他把自己始终看作是一兵一卒，任凭党和人民动弹在这革命战争的棋盘上。

胆大心细智勇全

抗日战争处于全面进攻阶段的 1945 年 2 月,徐楚光接到新四军军部指示:“解放区急需新印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的苏、皖、鲁、浙四省军用地图及首都警备司令部辖区各部队驻地要图,时间要越快越好。”

要攫取这些特级的绝密军用地图,只汪伪警备司令部有,如何设法去获得?找谁去干这件事?战争需要,时间紧迫,徐楚光在室内来回踱步,把自己在南京各机关部门的“朋友”都在脑子里“放”了一遍电影。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徐楚光平时用党的统战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单位特别是要害机关,结交了不少的朋友,经过“三思而行”,认为骆中洋完全能胜任。

1944 年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朱亚雄和徐楚光以洪门山主和“执堂”的身份,在莲子营六十号吸收了骆中洋为洪门大亚山正义堂的弟兄。朱大哥向楚光介绍:中洋老弟是南京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兼首都物资平价维纪委员会督察队总干事等职,是掌管南京军、宪、警的实权人物。接着,拍拍骆中洋的肩膀说:“洪帮兄弟今后要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啊,凡是洪门交代的任务,要竭尽全力去完成。”

骆中洋连连点头:“是,今后请山主和执堂多多吩咐就是。”徐楚光在一旁听着、笑着,对这个青年军官的爽朗性格十分赞赏。

自此后,徐楚光留意发展他。先对骆中洋作试探性的密谈,着重了解其家世。原来,骆中洋出身较苦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被日寇杀害的。所以经常跟他讲帝国主义侵略史,以激发他的民族恨;讲阶级剥削压迫史,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同时指出“抗日必胜”的规律性。在徐楚光不断地启发、鼓舞下,骆中洋道出了心里话:“我这堂堂七尺男儿,有复仇爱国之心,却没有如愿以偿的机遇,披着这件黄狗皮,受众人唾骂,真他妈的窝囊得很啦!”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吸收骆中洋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可眼下这件事事关重大,决不能露马脚,否则,要杀头的。徐楚光思忖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他,只有他在警司有权力、地位、能说话,而且有说干就干、不干成功不罢休的责任心。”

又是一个失眠夜。早晨起来,徐楚光忘了洗脸,踏上单车,沿着街道径直到了骆中洋的家。

骆中洋揉着惺忪的睡眼,起来接待了徐楚光。徐楚光急切地向他交代了任务。

骆中洋焦急为难地说:“这属于绝密地图,都在绘图员手里,不好下手。”

徐楚光急中生智,授意说:“你向绘图员讲,就说警备司令部要把这些地图送到汪精卫公馆去查阅,他就不敢不给了。”骆中洋依计行事,果然取出了几份,由骆中洋送到“公馆”,转交给徐楚光,送到新四军军部。也巧,后来这绝密地图无人索还,更无人追查责任。

徐楚光每次进出南京城,几乎都是先约定时间、地点,由骆中洋接送的。徐楚光特别嘱咐他:在车站、码头,我俩要装作不

相识,你跟我后面,保持5——10米的距离。“如果我在开车、开船之前被捕,你要立即报告华中局联络部,让组织知道情况,并设法营救,但不能因为救我而伤害了同志,更不能让组织受到损失。”

笔者采访时,骆老说:“楚光同志的这些话,现在回忆起来,都体现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

时值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革命极为有利,徐楚光活动日益频繁和广泛,经常同魔鬼似的人接触。秘书乐伟平提醒他:“某某原是国民党嫡系师长,现在又是汪精卫公馆派的亲信人物,反共的成见很深;某某曾任汤恩伯的副手,同这些人打交道,要特别注意。”

徐楚光乐观地笑道:“你的话很对,这些人过去确实显赫一时,不过,他们现在有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当了汉奸。他们知道这是没有前途的,都急于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我们只是因势利导而已。”

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地下革命者,如果把自己隐蔽得十分彻底,毫无痕迹,那就无法争取、团结群众,实际上也就无法开展工作,更不用说去扳动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来为我服务。因此,只要条件一成熟,就应该当机立断,抓住不放,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必要的代价。”乐老说:“这些言行,表现了徐楚光胆大如虎,心细如针,智勇双全的品格,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爱兵带兵的楷模

吉林省吉林市离休人武干部殷春福,曾是徐楚光的护身警卫员。当得知自己的首长是 1948 年 10 月 9 日,被蒋介石密令杀害于南京的准确消息后,每年这一天早晨,要站在堂前,面对南方,默哀 5 分钟,泪水盈眶。

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感情为什么还是这样浓? 这里叙述殷老讲的徐楚光带兵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当年,两人同编在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司令部电台党小组过生活会。徐楚光除因事出差,从未缺席。总是以党员战士的身份,严肃认真地检查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从不护短;接收批评,不计较态度好坏,闻过则喜;批评别人不夸大也不缩小,诚心诚意地说明事实和道理,能使你觉得:如不迅速改正,就理屈心亏,无脸见人。

他常常向警卫员征求批评意见,殷春福严肃地批评他说:“你常常用列宁‘休息不等于浪费’的话,来教育我们,要学会抓紧时间睡觉,而你经常是通夜不眠。军部驻马头镇,常常夜里去淮阴城,向华中区首长汇报工作;策反三师起义那阵子,你彻夜不沾枕头,这不算你的缺点。但是,策反成功了,到了解放区,为什么还要与师长钟健魂谈到鸡啼才睡呢?”他抱着“有则改,无则勉”的态度,把意见都接受下来。

但是,这个“不注意休息”的意见改也难。从南京、上海、苏州、镇江、扬州、常州等地来汇报敌占区情报的人,有男有女、有

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还有“白皮红心”的军人。他安排他们白天参观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和“军民鱼水亲”的关系,晚上逐个接谈,还要重点作好记录。那里没有电灯,殷春福除了在门口站岗,还要负责为油灯添油,往往一夜晚要添三、四次油。

“他是军首长,可又是连队战士的朋友,他把战士的安危冷暖常挂在心中,当他逐个询问病号想吃点什么的时候,病号联想到在汪伪三师里的非人待遇,感动得流泪。”殷春福说到这里,讲了一个“让马”的故事:

一次,到淮安城参加华中军区召开的会议,在归途中,殷春福突然发高烧,头晕目眩,掉了队,却瞒着没有告诉徐楚光。饲养员余葛龙对徐参谋长说:“小殷病了,烧得厉害。”他立即叫小余牵马来接殷春福。小殷想到首长的安全,急忙把短枪递给了小余。两人共骑一匹马,赶到他身旁。小殷跳下马,向他们行了军礼,说:“首长,这缰绳你捏着,由小余代替我跟着你走。我病了,慢慢地走在后面。”他严肃地说:“你骑上马,快走,这是命令!”部队军令如山倒,只准服从,小殷只好骑马到淮阴。

一到了淮阴,他立即亲自送小殷住进了仁慈医院,说:“你好好养病,不要急于归队。”次日,又派余葛龙买些有营养的副食品来看小殷。小殷感动得热泪直流。

徐楚光是独一军的副政委、参谋长,从不特殊化,待遇从来是按普通士兵严格要求自己,经常住陋室,吃咸菜,嚼冷馍,下团队检查工作,不吃招待饭;平时能和战士一道蹲在地上进餐。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部队,指挥好部队。”有一次在下团队的途中,小殷见他生活太苦,瞒着他买了两条小鱼、4个鸡蛋。当把香喷喷的鱼和蛋摆上桌面时,他十分严肃地批评小殷,“我们

当干部的生活特殊了,就会脱离战士,这不利于打胜仗。”从此,他作出了“战士吃啥我吃啥”的死规定,直到他调离独一军时还未改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小殷掇碗大米饭,挟一撮咸菜盖着给他,他总要叮问:“放哨的战士有没有?病号有没有?”

殷老回忆了徐楚光“明于政、勤于政、廉于政、爱兵带兵”的故事后,感慨地说:“数不清的往事啊,看来小,意义大!它反映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包饺子上谈心会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国共两党,举国上下,亿万军民,普天同庆!八年没过个好新年的中国人,今日扬眉吐气,载歌载舞。

黄海沿岸,洪泽湖之滨,江苏淮阴市码头镇,一改旧日沉沉死气,显得热闹非凡。刚刚在这里扩编成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军长钟健魂、政委刘贯一、副政委兼军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的徐楚光、第二师师长赵鸿学,以及军政治部主任汪大漠,分别下到班排连队,到居民中间,唱歌、划彩船、跳秧歌舞、或吟诗作联、或登台演戏、或猜谜说笑话。在这里,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许多士兵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不打又不骂,生活多快乐”的歌词,喜泪盈眶。因为他们亲身体验到,在汪伪三师和在独一军,人格不一样——一个是为大叛徒、大汉奸、大买国贼汪精卫服务,一个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际关系和生活待遇也不一样。

元旦中午，独一军数千官兵，杀猪宰羊同桌加餐，同壶饮酒，笑语欢颜。

宴饮方酣，警卫员忽来向徐楚光行了个军礼，报告说：“参谋长，您家来客，夫人有请！”

徐楚光抱拳行礼告辞。一个调皮战士“咯、咯”一笑：“嘿嗨，参谋长还要听夫人指挥咧。”

参谋长“猫”了他一眼，说：“小陶气！”这一下逗得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

回到甜蜜的小家庭，夫人朱健平扬起一双饱含痴情的大眼睛，望着徐楚光：“老徐，您的学生跟您拜年来了。”

“老师，新年好！”几个围坐在桌旁，由朱健平领着包饺子的男女青年学生，都一齐这么说，也在望着自己敬爱崇拜的老师。

“哈哈！来了这么多包饺子的师傅。”徐楚光边说边从唐浩同学手里抱起了刚满一岁的小宝宝定生，逗逗嘴，亲亲脸，小定生咧嘴笑了，笑得手舞足蹈。接着，又把她的一双小腿放在地上站着，试着学走路。每当她那撇着“八”字的小双腿向前迈一步时，满屋的大人笑了，大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走着，走着，一向富有哲理、会见缝插针做人工作的徐楚光，象是把自己的小宝贝当成大人一样看待说：“走吧，走吧，我的小宝生，脚杆是走硬的，路是走平的。”

“徐参谋长每说一句话，都有教育意义。”李铁夫若有所思地边包饺子边说。他与唐浩均是中央大学的同学，回忆起徐楚光到学校讲演时的情形和体会，滔滔不绝。

“你记得吧，徐老师，那是去年春天的一个早饭后，我们 100 多个互助会的学生，冒雨来到小礼堂，听你讲抗日形势。”

“是的，徐老师那次分析欧洲战场和太平洋的战场形势，阐述中国战场各方力量的消长，指明中国人民应该选择的道路，给人的印象很深。”

“那天，外面的下雨声，我们全没听见，只一心听你讲演，因为你讲的话，拨开了我们学生思想上的迷雾。”

“你们的话，过奖了，拔高了吧。”

“不，我们当学生讲的都是实话、真话。”

“我是您引导学本领，走上革命道路上的。”唐浩叙述了这段经历：“1944年，我在中央大学读书，徐老师您叫该校做学生工作的乐伟平一天晚间把我引进了一条僻巷的普通住房里。房内的摆设，就是您现在这屋里的几件东西。可是，您的书架上，满是书籍、杂志和报纸。您问了我的家庭及个人情况之后，就问我‘课余看些什么书？看过《中国之命运》没有？’我说‘此书是禁书，我偷偷地看过。’接着，您又问我：‘你看中国的命运将往何处去？’由于汪伪在学校的长期欺骗宣传，多数学生认识模糊。我在犹豫的时候，您爽朗地告诉我：‘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别的政党，而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日本人天天吹嘘，说汪精卫的清乡如何胜利，实际情况怎么样？’您随手拿起一迭《盐阜大众报》指着一篇报道：‘你看，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就有抗日的力量。作为有志青年应该都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叙述到这里，唐浩激动地说：“您的这次谈话，宛若阵阵春风，吹进了我的胸膛，真有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感受。”

由于人手多，饺子很快包完了。朱健平抱过小定生在喂奶，乐伟平又感激地说：“你们还记得去年策动三师起义那阵子吧，徐老师亲笔写信，叫我、唐浩、李幼农、李铁夫迅速撤离南京，到

苏北解放区。”

“我们都记得。”

唐浩接着说，“我到解放区刚一个月，您告诉我：组织决定送我去建设大学学习。我有点发愣，认为刚离开学校，又进学校。你猜透我的心思，说读建大不同于读汪伪的中央大学，是去学习革命理论，树立革命人生观，掌握建设国家的本领，出来好为革命和建设而工作。现在，学校放了春节假，我特地回部队新驻地来，向你和健平同志拜个空手年，也汇报一下我在学校的点滴进步情况。碰巧，他们几位也不约而同地来了。”

饺子煮熟了，大家边吃香喷喷的饺子，边谈自己在学校在解放区的一些亲身感受和进步，表示要“为革命学习，为革命献身”。大家最关心的是内战是否会全面爆发？结局怎样？

徐楚光有针对性地说：“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战争一打响，有一个艰难困苦的阶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得起战争考验。但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人民的！反动派必将倒台，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世界的东方诞生！”

徐楚光和抱着定生的朱健平，目送乐伟平、唐浩等学生走远了。徐楚光在这新年谈心会上激励的话他们也带走了。这简明扼要、扣人心弦、揭示战争规律的话语，后来成了他们在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中勇斗敌顽的动力。

特别党员介绍人

1946年6月20日，南京大行宫附近的中央饭店三楼一间房子里，周镐及其夫人吴雪亚在静静地欣喜地倾听徐楚光的谈话。

“我这次去解放区，见到了中共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同志。我向他们汇报了你们在这儿的情况，他们批准你——周镐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京、沪、徐、杭特派员，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接着，把自己记得的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上的誓词向周镐轻声地庄重地念了一遍，他们夫妇俩一字一句记在心中。

“华中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都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徐楚光继续郑重地说。

周镐因心情激动，脸色微微胀红，他羞愧地说：“我过去可干了不少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啊！”

“可是我们都相信，今后，你一定会做出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

“谢谢！谢谢！”周镐 这个在坐牢时不叫一声苦的铁汉子，此时心潮起伏，眼睛也湿润了。

“蒋介石单面撕毁‘双十协定’以后，正发动全面内战，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保密局里有许多朋友，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动向。此外，你从前在军统南京站任站长时，同吴文化、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熟悉，在他们部队也有一定的基础。现在需要你从国民党军队内部打开缺口，利用过去老关系，做好分化瓦解、情报策反工作。”徐楚光说完这段话，走到门前向外看了一下，转身轻轻地对周镐夫妇说：“你们将要过一种新的但又很艰苦、危险的生活。”

“我们心甘情愿！”周镐边说边看了妻子一眼。她微微地点

了点头。

周镐何许人也？为什么叫“特别党员”？一个30出头的男子汉，留着平头，一根根竖起的头发，显露出倔犟的个性。他身材不高，肩膀却很宽；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三十年代初期，参加国民党军统，在其头目戴笠的指挥下，先后在武汉、广东、四川等地做特务工作。1943年5月，周镐由戴笠亲自指派，潜回日寇占领的南京工作，是重庆方面派来的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

他潜回南京时，遵照戴笠的指示首先联系上周佛海。一个漆黑的夜晚，南京西流湾8号公馆楼上，周镐望着汪精卫政权第三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说：“这次我是奉戴老板之命，从重庆转道湖南来这里的，任务是接通周先生与重庆的联系，恢复周先生和蒋先生的友谊，共同为抗日救国效劳。”

“欢迎，欢迎！”周佛海放下茶杯，满脸堆笑地说：“长时间没有和重庆的朋友见面了，这次周将军驾到，就象在重庆、南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往后，我们联系就方便多了。”

“那么，我的掩护工作，不知周先生如何安排的？”

“这个，周将军不必担心，我已经委任你为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少将科长。从此，你可以和孙良诚等将军多多联系，他们早有回归重庆方面之意。至于电台，你可以用中央储备银行的商业电台，密码你自己保留。”

此后，周镐就在南京干起了军统的行当。

1945年8月，日本人一投降，他就带着人在南京冒险抓汉奸，曾一天一夜就把梅思平、缪斌等47名大汉奸抓起来，关押在中央储备银行贮黄金的地下室里。按说，这也算为国民党立了

一大功，不料戴笠这个早就该死的魔王，却将其打入监狱。他稀里糊涂蹲了半年多大牢。出狱后一直赋闲在家，靠几个积蓄过日子，而市场上物价飞涨，其夫人吴雪亚常常望着丈夫那张因长期关押、缺乏阳光和营养变得苍白的脸，痛心疾首，暗暗流泪。

一天午后，夫妇俩正在焦虑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的时刻，邮差送来了一封信。

周镐拆开，见上面写着：

周兄：

别来无恙，弟知兄于抗战之时为狱累近日获释。时至今日，还记得当年兄与弟之争否？兄经历一番坎坷，当有所觉悟。不日定去府上拜望，当面深叙。

弟：楚光。

“徐楚光——”周镐心里一阵激动。1943年，周佛海安排周镐在军委会任少将科长时，认识了里面另一位少将科长，叫徐楚光。因为是湖北老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所以彼此来往非常密切。时间长了，周镐发现徐楚光为人正直，爱护百姓，交游极广，不嫖不赌。凭多年的特务经验，周镐觉察到徐楚光绝不是一个在汪伪军委会混饭吃的军官，极可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人。而徐楚光也感觉到周镐有复杂的背景。彼此虽然没有明讲，但私下里谈到国共两党对于抗日等问题的主张时，争起来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后来，徐楚光策反汪伪警卫三师去了抗日根据地，周镐才知道他真是一个共产党员。

接信后的第5天傍晚，身穿浅灰色西装，脸色黝黑的中年人，到了周镐家里。

周镐迎上去,紧握住他的手:“徐兄,您能到这里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不怕我这个‘赤匪’?”

“你要知道,南京虽是国民党的天下,而在我这里,可以搞国共合作,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咧!”

周夫人笑盈盈地递上了两杯茶,见丈夫脸上露出平时少有的兴奋,话也多起来,心里象吃了蜜糖。

“身体好些了?”

“好多了”

略聊两句,徐楚光话锋一转,轻声问周镐:“你知道当初军统为什么抓你?”

“直到现在也不清楚,你能和我讲讲嘛。”

“蒋介石一方面委任你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处理日本投降后南京的善后宜事。鬼子宣布投降的当天起,你就风风火火,日不睡,夜不眠,又抓汉奸,又搞接受。可重庆方面有许多大员的把柄,都在那些汉奸手上,怎么能落在你手里?再说,周佛海的民愤极大,各界要求公审,蒋介石、戴笠当初派你联系周佛海,如果此事万一漏了馅,他们怎么向公众交代?这次,要不是戴笠猝死了,你恐怕这一辈子也出不来。”

周镐恍然大悟,伤心地对徐楚光讲:“说实话,我这几年在南京提着脑袋为国民党干事,实实在在是为了抗日啊。不料,竟栽在我当初最信任的人手里,我成了他们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到今天得到楚光兄的指点迷津,才算彻底明白过来。”

徐楚光对周镐讲到了抗战时,国民党与日伪勾结,企图消灭共产党,国民党目前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以及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夜深人静，繁星闪烁。周镐送徐楚光，慢步在大马路上。他觉得这世界象是彻底变了个样子。不知不觉中送了一程又一程，临别时周镐停在路口，感慨地握住徐楚光的手说：“听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啊！”。

“周兄，漫长的人生，你只走了一半。你现在重新选定的道路，是和大多数人走在一起的光明大道，你应该沿着这条大道走到底啊。”

“是啊，我应该立功赎罪，象你那样为党工作。”

“我——我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咧。”

“徐兄过谦了。”

徐楚光笑了，周镐被他那豪爽、谦逊的气质所感染，也笑了起来。

国民党把人变成了鬼，共产党把鬼变成了人。周镐这个昔日专为国民党做特务工作的人，如今在徐楚光的直接熏陶下，变成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员。

他参加徐楚光在上海南京饭店召开的策反工作会议回来，马不停蹄，一身尘土，满脸汗水地往返于南京与睢宁之间，利用黄伯韬电令孙良诚一〇七军去打硬仗，部队将受到损失，而孙却要保全自己势力的这种矛盾，做好了孙良诚的工作，并提供情报，配合人民解放军发动对孙部的钳形攻势，终于迫使孙良诚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宣布阵前起义，五千余官兵向解放军投诚。

当汪伪军即将“清剿”京沪地区之际，周镐嘱托自己的心腹——汪伪军委会司长郑仲敬，将一份京沪地区“剿匪”方案交给我地下工作者洪侠，使我地方政府及武装有备无患，未受任何损

失。

当知道“徐楚光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活动经费窘迫，周镐以身任汪伪少将科长，负责审核日伪调拨车皮职权之便，调运大米赚钱，全部用来救我地下党组织的燃眉之急。

1946年11月28日，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所长曹威带几个特务，把周镐抓进了狭小的囚室。他在这斗大的囚室，来回踱步，间或停下来，望着窗外小块蓝天，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才体会到有一种坚强的信念在支持着，今天，支持自己同敌人斗争的正是这一坚强的信念。

关了将近4个月，敌人反复追问周镐与徐楚光的关系，威胁说有人揭发他最近与徐楚光见过面，他一口咬定，在抗战时期，由于工作关系和徐楚光接触过，但只是朋友之间的来往，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根本没有来往。

翻来覆去搞了几个月，保密局没有得到一点确凿的材料；同时，周夫人当天晚上化妆乘火车去上海，通过沈三北找到了徐楚光。楚光当即离开上海，割断与叛徒的联系，并设法营救周镐。

大年三十下午，周镐获释了。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早晨，周夫人吴雪亚提着空菜篮子跑回来对周镐说：“我碰见了徐楚光同志，他约你在今日下午两点，在栖霞寺见面。”

周镐提前一个小时到了栖霞寺。这里是金陵远郊，香火缭绕，一群群穿红着绿的善男信女手持香束，虔诚地在一尊尊菩萨面前叩拜，嘴里不住地念念有词。

周镐在大雄殿前坐了一会儿，老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赶来。

“徐兄——”周镐急切地喊。

“周兄——”徐楚光西装革履，一副绅士派头。

周镐的眼睛湿润了。他看着徐楚光的脸，心里暖流涌过，完全卷入了激情的漩涡里。几个月来，在狱室的痛苦与磨难中，他曾多次幻想同徐楚光见面。可到了今日，却连话也不知从何说起。周镐的嘴唇蠕动着，双手紧紧地捏着刚脱下的手套。

徐楚光看起来也很激动，但竭力平抑自己的心情，终于上前一步，用厚实的双手搂住周镐的肩膀，耳语一声：“走！到寺里去谈。”

寺里一位清瘦方丈引他俩进了一间幽静的偏房，这儿窗明几净，栖霞山的峰峦，清晰可见；山溪唱流，绕过丛林古柏，淙淙作响。室内，几张红木椅，椅背上嵌着一块块大理石面子，天然的石纹，象一幅幅美妙的山水画。

方丈端出两杯香茗，微微含首：

“两位居士请用茶！”

徐楚光仔细地看墙壁上挂着的一幅荷花立轴，方丈站在一旁介绍说：“这是张大千居士的一幅墨荷。它表现了中国画那种典型的以水墨线条为主的技法，你看这花瓣，这花茎，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确实是一幅好画！”徐楚光赞叹道。

“出污泥而不染，这是荷花的性格。”徐楚光待方丈走后，又紧紧地握住了周镐的手：“这次你在狱中表现得很好！党组织非常了解你。我为你感到高兴。”

“只要能为党做一点工作，赎我以前的罪过，让人民承认我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我就心满意足了。”

“党始终是相信你的。你确实进步很快。这点,我和同志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周镐略带腼腆地笑了笑,抬起头说道:“说吧,这次交给我什么任务?”

看着周镐那迫切的神情,徐楚光微笑了一下,抚摸着茶杯盖,说道:“我暂时要和你分手了,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到湘鄂地区工作。”

“真的?我要求同你一道去。”

“不,组织上认为你在南京保密局的地位非常重要。你应该尽快恢复保密局对你的信任。你的任务,仍然是对苏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情报、策反工作。”

“党交给的任务,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今后,你的联络地点是徐州中鲁汽车运输公司。这次,我们从苏北运出了 3000 吨食盐和一船鸡蛋,作为你的活动经费。十天后,你去扬州华新盐号取款,那儿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机关。”

徐楚光望着沉默的周镐,站起身,关心地问:“嫂夫人好吗?我看她最近瘦了一些,请她多多保重身体。”

周镐没有吱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静静地望着窗外的峰峦和树木,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感情冲动地对着徐楚光说:“徐兄,你知道我此时此刻想些什么?”

望着沉默不语的徐楚光,他又接着说了下去:“青年时代,为投身国民革命,我只身从湖北罗田老家跑到广东,报考黄埔军校,梦想总有一天能推翻旧制度。可我走错了路,自己还一直不觉察。那些年,我混混沌沌地过日子。现在,才感觉自己存在的价值。徐兄,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很感激你把我们夫妇引上

一条正道，一条光明大道！我多么希望能和你在一起工作哇。当你告诉我你要离开我们时，我想，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看到周镐怅然若失的样子，徐楚光豪爽地笑着，又紧紧揽住周镐的肩膀。

“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别，相信见面的日子一定不会很远的，你、我还有嫂夫人，再来看栖霞山，看这满山红彤彤的枫叶、美不胜收的枫叶。”

1947年深秋，周镐得知徐楚光被捕，他的助手罗讷叛变的消息。周镐深知，保密局这个杀害志士仁人的魔窟，正张开一只大网，企图抓到更多的共产党员，眼下唯一紧急的，就是赶快将这一紧急情报通知组织，让同志们撤离，把可能出现的危险，尽量减少到最小程度。

周镐急匆匆跑回家，拉起刚入睡的娇妻，买了连夜开往徐州的车票。次日上午，他俩一下火车，就直奔中鲁汽车运输公司，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

不久，徐楚光的政治交通吕祥瑞被捕叛变，供出徐楚光和周镐均是共产党员。保密局第二次逮捕了周镐，又关进宁海路19号，而且将他与徐楚光、栗群三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并安上了窃听器。可是，三人都不言语，拒不承认互相有关系，写下了“酷刑利诱奈何我？嘻笑怒骂贼怯惊”的壮烈史诗。

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蒋介石令保密局杀害了徐楚光和周镐两同志。建国后，南京雨花台纪念馆，陈列了他两人的生平业绩，供后人瞻仰和学习。

装起密台架天线

1947年春,徐楚光常去苏州和无锡。

一天,他买些副食品,带些法币在身上,走进了苏州情雪医院急救室,看望一个脚手跌伤的青年小伙子。刚做完手术,小伙子被麻醉还未醒。徐楚光急切地找主治医师问病情,医生说:“啊,你问陈凤良呀,他是从屋梁上甩下来的,左手左脚骨折,已经做完矫正手术,绑好了绷带,脏腑受到振动,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徐楚光为什么对这个普通青年如此关心呢?还得从头说起。

国共和谈破裂后,蒋介石猖狂而全面地发动了内战,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一统天下。但是,事与愿违,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得民心,顺民意,其势如雷霆,锐不可挡。斗争形势的发展,使“徐楚光系统”的地面交通线不够用。于是,徐楚光找到老战友陈念祖,问:“你的家人班子懂电学的多,能否设法装置一部秘密电台,以便迅速及时传递敌占区和解放区的情报及信息?”

徐楚光说着,一双大而圆、明如镜的眼睛望着陈念祖。陈念祖稍加思索以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任务就包在我身上,保证出色地完成。”

陈念祖动员他的大儿子陈宏奎,在无锡装好了一部秘密电台。徐楚光和陈念祖分析了无锡的敌情,认为无锡的敌台监视

很厉害，密电台不宜在无锡久放。而苏州在电台监控方面，又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于是托陈念祖的大弟陈念萱，赴苏州找到了可靠的偏东区葑门内十全街 342 号安放。陈念祖的次子陈凤梧，是学习发报技术的，徐楚光亲自考察他发报的熟练、保险程度，定他为收发报员。陈凤梧的三哥陈凤良，攀上屋梁架设天线，不慎掉下来，左脚左手碰在水泥地上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

徐楚光脱下自己的白衬衫，叫陈凤梧用药水把电台的密电码写在上面，由他的小弟弟陈永清作内衣穿着，过江送到解放区赵铮处长手里。同时带去的情报有：国民党军队的布防和无锡的粮食情况。当时的无锡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国民党采购军粮的重点地区。徐楚光、陈念祖等党的地下工作者，审慎地策动了伪江苏省米粮统制会理事长李仲臣，联络好米商，少替国民党采购军粮，多留米粮供给解放军。李仲臣将无锡各处存粮数字及地点向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装起秘台架天线，天上地上布满了交通网络，解放区、敌占区从此有了多种渠道传递信息和物资流通，“徐楚光系统”是立了大功的。

安抚资方工商旺

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一年初夏，接到徐楚光一份电报后，张冰和陈念祖很快起了程。他俩的打扮，分别为“伙计”与“阔商”，由张冰带路，从扬州北门出发，绕道高邮、湖中，经过宝应、怀安等县，步行 6 天，到了江苏淮阴解放区。

徐楚光首先接待他俩，安排食宿。然后，陪同拜见情报联络

部的领导。扬帆、陈同生二位部长和赵铮处长,听取了他们关于扬州周围局势的汇报,首长们听着汇报,不时地插话,非常仔细。

“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不得人心,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即将到来。你们要注意做好蒋管区民族资产阶级者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个政策和策略问题,做好了,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扬部长边作指示,边把苏皖边区政府货管局长孙冶方写给我国最大的工商业者荣德生(曾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的密信交给了陈念祖。

陈同生和赵铮作了讲话之后,徐楚光总结说:“我体会到联络部领导同志把你两位找来汇报,交代任务,主要为了在敌占区贯彻好党的统战政策,要安抚资方,保证工商业兴旺。”并就如何具体进行工作作了安排。

张冰和陈念祖当即乘车去上海市,辗转来到江西路 421 号申新纺织品总公司,将密信当面交给荣老板,并向他全面地传达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进步的政策。荣老怀揣“双抱子”的水烟袋,吸一口,吐吐雾,听一听,点点头,表示赞同。

又经过几次密谈和开导,荣老板彻底明确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促进发展,而不是打压,感到自己创造的家业,将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命运。

荣老的思想安定了,坦诚地认识到原来打算把人和物弄出国是错误的。他把儿、女、女婿等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他捋着银须,心明眼亮地扫视全家,说:“我们荣家的列祖列宗,向来以爱国为重。如今,老蒋那一方腐败了,固然靠不住了,但是,共产党采取的是‘安抚资方,保证工商业兴旺’的统战政策。看来,共产党是我们的靠山啦!”他当即拒绝了和二儿子荣尔仁

一道出国去巴西的方案,还坚持不让三子荣伊仁、女婿唐熊沅将无锡申新纺织三厂新车间的5万锭纱拆运出国。明理知义的儿子、女婿们也欣然表示同意,荣老莞尔而笑了。

上海解放时,徐楚光同志已经为国捐躯,然而,经他发展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保证上海工商业的稳定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唐公福、陈念祖等深入私营企业最大的厂家——申新纺织第九厂,去看望该厂厂长吴士槐、副经理陈品三,说服他们出面组织工人消防队,日夜轮班护厂,制止了国民党特务陆京士安插在该厂的“护工队”的破坏活动,带动了上海申新一、二、五、六、七、八及合丰、鸿丰等纱厂,福新面粉、经纬麻纺等二十多个厂家,照新九厂的办法,组织工人起来护厂,保障了工厂免遭破坏,生产照常进行。

陈念祖至今回顾这段经历时,连声说:“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徐楚光,那次通知我和张冰到解放区,具体学习党对工商业的政策的结果,我个人只是配合同志们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广交朋友撒大网

“广交朋友撒大网,重点突破下功夫”,这是徐楚光在南京日日夜夜的情报策反工作中自定的一个基本方法。1943年1月,他经湖北籍同学陈立群、杨本芬介绍,同唐公福见面。此人在经济战线有一系列官衔,什么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呀,苏州蓬兴地产公司经理呀,苏州银行理事长等等,说明他掌了实权,且在上海有很多朋友。遂把唐公福作为地下工作者的重点发展对

象。

徐楚光常到苏州看望唐公福,介绍他参加洪门大亚山组织,以建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帮会情谊,同时,启发其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从而发现唐公福是个富有抗战热情的正派人。曾用银行的钱,资助过“老四”。他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才是真抗日的军队,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待他们应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徐楚光用了一年的时间,对他频繁接触、考察和考验。在两人思想逐步统一的时候,徐楚光向他暗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提出发展他为地下工作者。唐公福欣然同意,表示坚决服从领导,报效祖国和人民。从此,他在为建立水陆地下交通线等大事上,为新四军作出了贡献。

日寇投降,蒋介石从峨眉山跳下来“摘桃子”,发动全面内战。徐楚光调任华中分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主任、华东特派员。徐楚光以“阔商”的派头,“借款”的名义,到银行同唐公福密谈。向他公开自己的职务,并迫切地询问道:

“你在上海国民党的衙门里,有没有关系特别的?”

唐公福将两个指头敲敲脑门心说:

“有——”

“谁?姓名和职务是什么?”

“将秉钧,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现任上海督导员办公室主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

“你同他交往多久了?”

“反正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接着,徐楚光又对唐公福交代了具体的情报任务和工作方

法。然后,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对唐公福说:“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果你把蒋秉钧这个知道机密的要害人物的工作做过来了,将来为解放上海,来一个里应外合,肯定是有好处的。老弟,下着棋就看你的了。”

唐公福与蒋秉钧交往更密。唐的女儿,拜蒋为干爹,那么,唐同蒋就成了干亲家。两家你来我往,两人常常举杯同饮。渐渐地,唐公福试探着向蒋秉钧讲起我党的统战政策,什么“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革命不分先后”等等。蒋秉钧表示愿意转变立场,为人民做些好事,以主动赎罪。一次两人饮酒时,蒋秉钧又这么说。唐公福开导他:“不要老讲什么罪罪的,只有蒋介石有罪。人生要吃饭,就要做事嘛,你只为国民党保管点档案资料,有什么罪可说,只要你把档案管好了,不丢失,将来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也有好处的,因为要研究历史嘛。”

1947年夏天,徐楚光听了唐公福关于做蒋秉钧思想政治工作的汇报后,来到上海一家旅馆,召见蒋秉钧。首先,肯定了他“转变立场为人民”的进步,接着,重点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指出了蒋家王朝腐败透顶、敌视群众、必然灭亡的下场同时,也讲了我党的统战政策。

徐楚光是以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派员的身份,同蒋秉钧谈话的,在他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开始留心保存蒋经国机密档案。当蒋家父子逃往台湾时,密令他转移和烧毁档案,蒋秉钧只把报纸和废物烧了一堆黑灰,加以搪塞。而真正有价值的档案秘密保存了下来。

当人民解放军攻克崇明岛,进驻上海市区后,蒋秉钧将全部档案交给了解放军军代表赵铮。

决莫做“翠鸟移巢”

徐楚光的夫人朱健平，爱小定生，更爱徐建。因为徐建刚出生，徐楚光就怀着“生死存亡无足论，为家为国为人民”的愿望，走遍华夏山川，天涯海角，再也没回过家。徐建靠叔祖父和母亲抚养。而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地方势力，竟以“其父在外，行为不轨，败坏家族名声”为由，强行夺走了母子俩赖以生活的一亩佃田，还下毒手将其母逼卖他乡，后含恨离世。加之，叔祖父一死，刚满 10 岁的徐建，只有过流离失所的乞讨生活。直到 1947 年 3 月，“三工委”得知徐建在乡下的困境，十分关注，派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张冰通过在国民党武汉警司任教官的胡佛言出面寻找，接来上海，才与久别的父亲、继母和妹妹团聚。

徐建个头瘦小，乖巧灵活，十分得继母健平的喜爱。因而，对徐建要吃、要玩、要用的东西是尽量满足。俗话说：“旁观者清”，徐楚光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对健平几次讲到《翠鸟移巢》的寓言故事：

有个长绿色羽毛的小翠鸟，自从母鸟把它由蛋里孵化出来以后，一直呆在巢里，不敢出门，全靠母亲含食料喂养，原因是这巢做到了树顶上，太高，怕出门被摔下来跌死。母鸟与公鸟一商量，于是将树枝、草屑和泥巴做成的巢辛辛苦苦地移到树干中间搭好，夫妻俩再把小翠鸟搬进巢里。可这小家伙还是不敢出巢，还是认为高了。可怜这两个爱子如命的老鸟，又把巢移到最下面。结果巢被人捣毁了，小鸟也死了。

徐楚光叙述了故事梗概之后,郑重地说:“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作家冯梦龙写的这个寓言故事很短,只用了40个字,就说明了一大真理:“过分溺爱子女,到头来是害了子女。”

他叮嘱夫人:“不要为孩子乱花钱,不能让他们任性,骄生惯养,有害无益。”

徐建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楚光抽了半天时间同儿子谈话。问及的范围很广,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到家乡穷富状况,有无军队活动等,都问到了。当徐建说到家乡的穷人很苦时,操着浓厚的浠水腔,唱起了民谣:“豆腐当大荤,鸡蛋当人参,想吃鱼和肉,只好望来生。”“山上的树是白长的,养的儿子是老蒋的。”楚光心情沉重地说:“乡亲们是有苦无处诉啊,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稍停一会儿,又信心十足地说:“好了,好了,穷人天亮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接着,他就如何读书,如何做人的问题向徐建讲了一些生动有趣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象“珍惜时间月作灯”的江泌,“立雪程门求学问”的杨时,“树枝为笔沙作纸”的岳飞,“凿壁借光苦读书”的匡衡,都讲了。还把诸葛亮机智才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给小徐建听。徐建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神态特别认真。

从谈话中,楚光了解到儿子由于受家庭环境和社会的熏陶,初步具备了爱憎分明的感情,而且朦朦胧胧地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表示要父亲带他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7月的一天,徐楚光带着徐建到了八角亭,与一位姓李的伯伯相会。快到李家时,徐楚光装着到商店买烟,徐建则按照父亲事先教给的办法,拿着两张电影票,去请李家的儿子“看电影”。实际是先侦察一下李家附近及家中的情况。徐建进了李家,见

一切情况正常,便告诉李伯伯:“我爸爸有事要见你。”李答:“可以请他进屋。”于是按照事前约定的信号,请父亲进去了。然后,徐建便与李家的儿子在门口边玩边放哨望风。

徐楚光认为带儿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儿子也受到了革命锻炼。在风口浪尖上炼出来的人,才是最过硬的人才。

天星阁食饼赏月

解放战争的烈火,在华厦燃烧。徐楚光奉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之命,到湘、鄂、赣负责组建“地下革命军”,来到了湖南长沙。

他,以煤炭商人的身份,化名席剑余,穿着纯丝的大纬呢绸缎长袍子,头戴鸭蛋色的大礼帽,脚下是擦得发亮的绛色皮鞋。这时髦的装束,使这位年轻人更显得飘逸和潇洒。

跟着他的是夫人朱健平,长子徐建化名席云彬,岁半大的小女徐定生化名席云生,都是“江西瑞昌人”。徐建 10 多岁,是刚从老家浠水由党组织护送到老徐身边的,上小学念书。

因为湘、鄂、赣的老百姓,都有称江西人为“老表”的传统习惯,所以,他们一到长沙住进了天星阁 5 号房,左邻右舍,都称这个新住户为“大老表”和“小老表”,谈笑风生,倍觉亲热。

5 个多月来,席剑余的“生意”兴隆,他与早派到这里工作的成铁侠取得联系,用党的统战政策做细致的工作,策动了湖南保安大队、保安团、盐警中队和武汉绥靖大队等 4 个半团的兵力,组成了湘、鄂民主联军。司令员成铁侠,政委徐楚光,副司令员

汪以南、张弩，参谋长叶晃。同时，徐楚光还依靠自己大革命时期的老关系，策动浠水、罗田、英山等县自卫大队组建人民武装。

适逢此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之势，千里跃进了大别山，在敌人的心腹地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楚光欣喜地对健平说：“从确凿的情报得知，刘、邓大军正在向鄂东挺进，我的家乡浠水县，不久就要解放了。”

中秋节上午，一位姓杨的交通员送来密信，信中说：“为研究要事，你速来武汉。谢、李”。徐楚光心里知道，这是谢威和李蔺田两同志的来信，要研究的大事，就是建立湘、鄂特委和把湘鄂民主联军拉上大别山，配合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展开。

想着，想着，徐楚光眼前展现出人民得解放的美好景象，那个高兴劲用语言难以形容。他手执这密信，送走了交通员，回来对健平说：“平——明天一早，我要去武汉。今天是中秋佳节，晚上我们全家人来一次吃饼赏月好吧。”

“知道，除了吃饼赏月，还有饮酒饯行咧。”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哇！”

做“生意”是得力帮手、治家是贤妻良母的朱健平，沽酒携鱼，买回酱干、辣味牛肉、卤炖猪肉和“船山”牌的大月饼。

皓月临空，大地铺银。天星阁5号旁的空坪上，摆起了小方桌，一家四口，三个各坐一方，小定生在朱健平怀里抱着。徐楚光自斟自饮。因“职业”关系，平时不喝酒，今天高兴，因而酒巡三杯，话就多起来。他问徐建：“今天是什么节？”

“中秋节。”

“中秋节在我们家乡是怎么过的？”

“也是吃月饼，看月亮上的树和兔子。我们细伢儿，还提着锣、背着鼓，上到最高的山头上敲锣打鼓，不让天狗吃了月亮，一直要闹到天明。”

“是啊，大别山的农村，多半有这个习俗。”徐楚光呷了一口酒，挟起一块肉；朱健平把大月饼分成几块，给了老徐和徐建，自己也在吃着，抬头望月，自言自语道：“这月饼大概就是月亮的象征吧。”

“大概如此。但这‘船山月饼’同我家乡的‘千层饼’一样，都是饮食文化的代表作。一个是船山先生最爱吃的月饼，一个是东坡先生最爱吃的千层饼，所以又叫‘东坡饼’。”

“东坡，不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吗？”

“对，苏东坡谪贬黄州刺史时，多次到过我们浠水城。有一次游清泉寺，见门前河水是向西流淌的，当即吟出《浣溪沙》词一首，最后三句是：“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那苏老先生遭贬以后，还有点不服老的精神咧。”文化素养较好的朱健平，听后发表感慨。徐楚光边食饼，边在低头想些什么，大概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吧。他扳起指头算着，“我1932年23岁离开家乡，到现在有15年多了，不知道家乡怎么样？父老乡亲的生活如何？他们是否在赏月的同时迎接刘、邓大军入村？”

“老徐，来，我陪你喝一杯，祝贺你这次出征胜利，将来全国解放了，我陪你回故乡一游。”一向不喝酒的朱健平，举起了小小的耳型杯，同老徐一饮而尽。

徐楚光的思绪，大概从故乡回到了长沙，想到了那封密信中

的大事，便豪情满怀地朗诵起《釜山题壁》这首诗：

恩驱义气即风雷，谁说南方乏武材。

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这是素有“天才俊拔，文彩赡远”之誉的唐代诗人吕温的一首名诗。诗意以东汉末年天下起兵讨伐董卓，孙坚率长沙子弟三千最先入关的史实，热情地讴歌了我国南方广大人民的正义、勇敢和爱国精神。徐楚光在食饼赏月时念起这首诗，是表达自己要把策反的四个半团的兵力，拉上大别山，配合大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圆月偏西，大地如霜。两个孩子早睡了，徐楚光长期没有饮酒，今日是赏明月，饮喜酒，倒床就酣声如雷。真是“月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

然而，贤慧的朱健平，还要忙一阵子。她洗罢碗筷酒杯，又为老徐收拾了简单的行装，从箱子里拿出毛绒衣和背心，用以抵御秋凉……

次日，徐建上学去了。徐楚光抱起了小定生，吻了吻，旋即出门乘火车，向北飞驰。

胆大如虎心如发

世界上的路，都是坎坷不平的，要办成一件事，一帆风顺的却很少很少。

徐楚光离开了天星阁，离开了夫人和子女，在京汉铁路线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到汉口大同旅馆刚一住下，交通就送来一封密信，上面写着：“君实先生台鉴：事关重大，宜再商谈，地址原

处。万。”

化名习君实的徐楚光，一看信便知是被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武汉绥靖大队长万耀华写来的。这次来武汉的目的之一就是同他商定起义之事，但从信的内容看似乎有什么变化。于是，就吩咐交通员请来武汉市地下党负责人张冰。

张冰来后向楚光汇报了武汉的局势：自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所向无敌的消息传到武汉后，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普遍在观形势，望风使舵。万耀华也不例外，他原来率军起义的态度比较坚决，除了被我们的统战政策所感召，就是对“绥靖大队长”这个官衔还不满意。近来被提拔为“剿匪司令”了，出于感恩戴德，不负提携的思想，对起义有顾虑，不想付诸行动，但一想到大军压境，想到对我们海誓山盟的承诺，如果拒不起义，错失良机，将来后患无穷。

“那么，依你的看法，万耀华还站在十字路口上。”

“对，他是站在十字路口上，他在复杂的情况面前，表现异常。他约见你是否设有圈套，很难断定。依我看，最好是临时更换交谈地点。”

徐楚光点燃一支烟，在这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转了两圈，作了缜密分析后说：“按原约定赴会交谈，非去不可，否则，起义就会全功尽弃。如果此时更换交谈地点，人家也会对我们产生疑惑，我们也由此失信于人。即使设有圈套，他也有许多把柄在我们手里，我断定他不敢轻举妄动。”

一向胆大如虎、心细如丝、会抓机遇的徐楚光，当机立断地决定前往赴会。

傍晚时分，龟山小屋旁，树草幽幽，秋蝉唧唧。张冰带两个

交通员,袖藏小八音,先对小屋四周作了一番侦察,杳无一人,见小屋的门是敞着,说明里面有人。徐楚光进门一看,除了卖茶度日的两个孤老头,就只有万耀华。他见到徐楚光,忙站起来说:“习先生,你来了。”

老头给他俩泡上茶,进里屋去了。万耀华首先问到起义上大别山有没有把握?徐楚光针对他的思想情绪,大讲全国解放战争两年来,国军伤亡惨重,我军节节胜利,兵力增长的数据和实况。大讲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个月,就扎下了根,攻克了十几座县城。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相结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已经转为外线作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会是很远的。

说到这里,徐楚光看了一阵万耀华,严肃地说:“脚踏两只船,淹死得更快,倒不如收拢一只脚,呆在一只船上。再说,你的下级官兵,多数要起义,你都犹豫不决,那就得罪了大多数。而且,你写给我们的信,列举了起义名单,如果你的上司知道了,恐怕也不会饶恕你的吧。我们的要求是:一边倒,快刀斩乱麻。”

万耀华时而低头思考问题,时而仰起头来想对徐楚光表态。如此反复几次,权衡利弊,才安定了思想情绪,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莫让良机瞬息过

1947年2月,中共华中分局根据党中央关于大量组织敌后武装斗争,以扰乱敌人后方的指示精神,经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决

定,派分局联络部“三工委”主任徐楚光到湘鄂赣地区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5月初,中共上海局派张执一在李伟光私立医院等处召集谢威、李蔺田和徐楚光以“住院”为由,开秘密会议,决定组成湘鄂特委(又称湘鄂赣特委),谢威为书记,李蔺田管组织,徐楚光管军事。特委任务是:做军运工作,发展敌后武装,隐蔽储存好新四军五师突围后的复员掉队人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湖北并支援其它地区。

时值国共两党激剧的相持斗争阶段,情况复杂,任务特殊,如稍一不慎,就容易暴露自己,完不成历史使命。因此,规定湘鄂特委不与地下党组织接触,以免牵连,但可就近与解放区联系,以获得领导。

会后,三人分别到武汉、湖北其它地区和湖南展开活动。在谢威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三工委”武汉中心党支部,张冰和汪乐挺任正、副书记。在武昌相国寺40号和积玉桥35号,建立了联络站,发展党员,也发展了地下武装关系;徐楚光、李蔺田、成铁侠、张冰和罗讷等,先后在长沙槐树巷5号和国民党湖南省参议会收发室建立了联络站和机关,发展了党员,策反了一批武装人员,组成了湘鄂民主联军。同时,筹建了裕民煤栈,以掩护党的活动。

湖南以锑钨锰等稀有金属闻名全国,煤极少,全靠外省支援,长沙的用煤,更要靠外支援。七十二行,煤炭工作最苦,煤炭工人收入低,革命性最强。徐楚光指导成立的裕民煤栈,废除打骂和乱扣乱罚,待遇平等,工头同工人得一样的工资;工伤事故分别情况予以照顾。而且,运煤工作无论在党政军机关,还是在

市民家里,都有往来联系,因而,这个煤栈就成了联络站和民主联军的外围组织。他们中间最坚定最憨厚的分子,成了徐楚光贴心贴意的交通员。

徐楚光自中秋佳节同妻儿一别,就把全家人的安全保卫也交给了这煤栈的部分工人。

湘鄂特委成立后,经常在武昌抱冰堂名中医、国民党区长叶鸣声家里召开会议,因为他们考虑到,在这样的家里召开会议比在相国寺 40 号和积玉桥 35 号要安全得多。

一个秋夜,凉风习习,抱冰堂内外的菊花散发出幽静的芳香。特委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又一次在这里开会。这次会议除了进一步明确特委和联军的人选问题,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发展武装,隐蔽待命;将来为我军渡江之用,还是马上把策反的武装拉出去,进行公开斗争?

徐楚光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他认为这符合“大量组织敌后武装斗争,以打击敌人后方”的指示精神;当前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已经扎根开花,这说明战略进攻的条件成熟,机遇难得,瞬息万变,就是“付出必要的代价”,也莫让良机丢失。他说:“一个革命者,如果把自己隐蔽得十分彻底,那就无法开展工作。”

谢威说:“老徐,你的心情我知道,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想拉出去,大干一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你,工作不计报酬,只讲贡献,不畏艰险,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是个战略方针的大问题,需要请示中原局才行。”

一向服从真理的徐楚光,听了谢威的话笑了,表示同意。

大家一致的意见,要徐楚光上大别山,向中原局刘邓首长汇

报。因为他是大别山人,熟悉策反工作,又是主张把地下军拉出去的。徐楚光欣然同意,可就在散会回住处的当晚,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但是,他的战友谢威、李蔺田和张冰三位同志以“莫让良机瞬息过”的战斗精神,分头去完成了他那未进行的工作。他策反的部队发展到数以万计,由我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整编,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年近百岁的谢威老人,畅叙这段历史时说:“徐楚光是党的优秀干部,信仰马列,特别坚定,敢作敢为,相当能干,会写字画画,会说三教九流的行话,会做群众工作,同志之间很能团结共事,缺点是胆子太大,当然,这缺点里面也有革命责任心强的一面。”

天塌下来个人顶

1947年9月30日午夜,武昌城死一般的沉寂,几盏昏暗的路灯,宛如荒郊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颤抖的秋风,摘下片片梧叶洒在路面上,宛如一团团青黄斑斑的地毯。只有堑壕边的野菊,芳香四溢,秋趣盎然。

城东头,一幢楼房的三层宿舍里,一个三十开外的中年人,正在酣声如雷。他就是中共华中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楚光。他自中秋之夜在长沙天星阁告别亲人来到大武汉,同枕头就很少沾边,跑遍了联系点,开过多次会。今晚12点,他刚从抱冰堂开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回到姑母徐敏文的家中,觉得疲惫不堪,便和衣而卧,睡得特别香。他是准备消除疲劳,明日

起程上大别山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汇报,把他在湘、鄂策反的四个半团的兵力,交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统帅。

“通、通、通”,开门查房的声音,从楼底层吼了起来,惊醒了徐楚光。他翻身起床,掀开窗帘,见楼房四周有几十个黑影在游动,十多把电筒照射,象是一颗颗微型探照灯。他敏锐地察觉到情况不妙,于是机智地烧毁了文件、信函和会议笔录,并将灰烬迅速用水冲走,不留痕迹。以教书为业的姑母徐敏文、姑父熊泽滋和几天来以武警干训中队长的身份,掩护他的姑表叔胡佛言,力劝他马上溜到楼下已经查过户口的家里去,乘黑夜逃走。徐楚光镇定自若地说:“我逃走不为难,但暴露了同志和组织活动的目标,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如果让敌人从这里打开了缺口,离这里不远的张冰正住在那泥瓦匠徐老汉的家里,也会遭难。连谢威、李蔺田等也不安全。他说:“我的决心是‘天塌下来个人顶’。”

他急中生智,向徐敏文、熊泽滋和胡佛言面授机宜:请记住,我是“上海《申报》记者;我是走姑妈家,你(指胡佛言)走表姐家,碰到一块儿的。如果我们都逮捕了,只承认不约而同地走亲戚,决没有任何政治关系,这里也没有接待其他任何人,开过什么会议。如果只逮捕我一人,你们就找徐剑风大叔,叫菊花送信张冰。请国民党元老、浠水人孔庚去营救。

说完,马上各人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起来。

一阵阵激烈的枪托敲门声,伴随着“起来!起来!”的吼声,在这漆黑的秋夜里回荡。一会儿,几个特务荷枪实弹,破门而入。徐楚光、徐敏文、熊泽滋和胡佛言都装成睡眼朦胧的样子,打个呵欠,穿上秋衣,起床问:“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你们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还装什么蒜！”武昌警察局刑警队长朱龙云，挥舞那手中锃亮的手枪，怒吼着，指挥8个便衣特务，不由分说地先扣起了徐楚光。徐楚光声色俱厉地同朱龙云吵了起来，朱龙云被他质问得理屈词穷。最后，只好结结巴巴地讲：“不管你怎么说，扣住你，是上司的命令。”

他们绑走了徐楚光，并对徐敏文、熊泽滋、胡佛言说：“对不起，你们三位也都要到警察局走一趟。”

徐敏文家里的衣物被这伙强盗弄得乱糟糟的，其佣人菊花孤寥一人，几乎要哭鼻子，但一想到送信张冰同志，马上拿起了买菜篮子，把门一锁，送信去了。

张冰立刻会同谢威、李蔺田，研究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保护了组织和同志们们的安全。

酷刑利诱奈我何

秋风朔朔，冷雨绵绵。武昌警察局礼堂正厅，满脸横肉、腰挂手枪、威风凛凛的警察局长陈焕炳，坐在正中椅上。两旁站着刀光剑影、荷枪实弹的奴才们，气氛特别阴森而严厉。

徐敏文、熊泽滋和胡佛言先被传讯，回答都是“亲戚关系，没有邀约，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当问到习君实干什么职业时，胡佛言说：“大约是在1930年，他在家乡蕲水县自卫队当过中队长，以后的情况我就知道了。”

徐楚光是被箍着手铐受审的。

“你当中队长以后，这么多年到哪儿去了？”陈焕炳瞪着血丝眼，逼问徐楚光。

“抗日,读书,当记者去了。”徐楚光愤懑地说。

“徐敏文是你的姑妈,你应该是姓徐,为什么这《记者证》上是习君实?”

“习君实是我的笔名!”

“你是上海《申报》记者,为啥到了武汉?”

“采访记者,可以走遍天下嘛!”

阴险狡诈的陈焕炳,因“敌”情不明,无庇可求,只好结结巴巴地宣布休审。

徐楚光趁势攻上去,声色俱厉地说:“看来,你们对我这个远方来客不会放过罗。那么,他们三位,两个教书的,有几百名学生在等着上课;一个堂堂正正的警官,他们何罪之有?”

“这是我们警察局的事,你们管不着!”

“退堂,快!退堂。”

陈焕炳及其爪牙们,象群败寇,为逃避穷追猛打,只好推搡着“犯人”走了。

几天后,徐楚光他们被关押到汉口车站武汉行辕三处秘密监狱。这座用仓库改成的牢房,分上下两层,上住“政治犯”,下关日本战犯。日本人有放风待遇,“政治犯”却没有。对比之下,难友们怒火熊熊。徐楚光透过牛眼铁窗,质问姓陈的看守所长:“我们这些所谓政治犯,绝大部分是抗日救国的英雄,我还是国民党大喊大叫的新闻记者,连个放风的优待也没有,这太不象话了!”

他把嗓门抬得老高,难友们听了都附和地吼起来:“不放风,太不象话,太不象话!”

争得了放风的自由,接着,又争得了治病、收领外送衣物和

食品的自由。徐楚光则利用这些自由的机会,向胡佛言等人说:“我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出卖你们,你们三人,要坚强些,更坚强些!”“三工委成员刘蕴章叛变了,要割断同他的一切关系,要来一个内吼外合,先把你们这些政治嫌疑犯保释出去!”

果真,牢外党的营救声,牢内“先释放一切嫌疑犯”的呼声,一浪高一浪,迫使警察局不得不答应这正义的要求。不几天,徐敏文、熊泽滋、胡佛言三个都被释放了。他们一走出牢门,就按照徐楚光的秘密指示,火速通知战斗在湘、鄂地区的几十个地工人员,立即疏散隐蔽,有的还送到了“娘家”——解放区。

年底,北风怒嚎。徐楚光受到了一次特殊优待:狱卒破例地提来了一桶热水,请他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满身的血污洗掉了,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和上药。

徐楚光正思忖着:“这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时,他被拖上闷罐囚车,送进了机场。飞机立刻呼啸起飞,划破黑夜的太空,直达南京机场。又被一辆闷罐车送到了宁海路 19 号监狱。

这是南京国防部二厅转交保密局审判要犯的一座秘密监狱。

保密局长毛人凤,亲自出马,用了一年多时间,发动湘、鄂、沪、杭等地保密局的特工站联合行动,终于把这个大共产党分子逮住了。他高兴自己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但又担心这样的硬共产党员,难以审出个名堂。于是踱踱步,敲敲脑门,喊来了二处正、副处长叶翔之和黄逸公,吩咐着:“徐楚光这一案,由你两位去办,要软硬兼施,先给他点厉害看看。”

“宁可吃苦受罪,决不丢掉真理!”徐楚光凭借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三天两头的审讯逼供,熬过了酷刑和电刑的惨痛。

加上一天两餐吃烂米粥,沙子饭,咽的是白菜、咸菜、萝卜菜,缺油少盐,不堪入嘴。徐楚光被折磨得瘦骨嶙峋,脸色枯萎。但他仍然拖着沉重的脚镣,坚持放风,锻炼身体和意志,力争顽强地活下去。

当难友们用泪眼看着他,以叹气代替怜悯的时候,他乐观地说:“镣铐摧垮不了我的斗志,死亡构成不了对我的威胁。是共产党员,就要坚持真理,就要有准备粉身碎骨的铁石心肠!”

二处长达几个月的审讯,一无所获。毛人凤在责备下级是“饭桶、大饭桶”的埋怨声中,亲自出马了。他先是假惺惺地去探监,大肆骂狱卒们“不该这样蛮干”,并亲手把徐楚光身上的镣铐解脱了。继而,叫厨师做了一桌好菜,摆开了“鸿门宴”。

毛人凤劝酒,他不喝;毛人凤挟好菜,他不吃;毛人凤甜言蜜语,他当耳边风。为了饱肚子,养好身体,以利于战斗,他大口大口地吃饭,自己挟来最爱吃的菜。吃得“肚儿圆”以后,徐楚光的一双大眼睛老是面向墙壁,以沉默代替反抗。毛人凤无可奈何,皮笑肉不笑地说:“今天,我对你总算不错吧,你这样对待我,未免太不够交情了!”

“要杀就杀,何必要花招!”徐楚光转过身,用冒火的眼光盯住了毛人凤。

毛人凤气急败坏地罢宴而去,但他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向徐楚光耍的第一个花招是:将中共华中局批准徐楚光介绍加入中共的特别党员周镐和秘书栗群抓进这宁海路19号监狱。责成叶翔之把徐、周、栗3人关进了同一牢房,生活予以特殊优待,并安上窃听器。

这真是“在好汉面前卖打”。一向干“高级特务”抓中枢情报

的徐楚光和周镐暗示栗群：互相用眼睛说话，装着不认识，拒不承认有任何关系。

这第二个花招是：毛人凤旁听，推出叛徒罗讷审讯徐楚光。

“这个人是你们‘三工委’的秘书，你不会不认识吧，他已经交出你们湘、鄂地区地下党的成员 20 多人，交出活动经费黄金 10 多两和一些机密文件。他还主动要求去上海戴罪立功咧。你这么年轻，又有才干，只要你效忠党国，前途无量啊！”毛人凤一口气把罗讷叛变投敌的事实摆了出来，目的是想以此规劝徐楚光效法罗讷。相反，让徐楚光掌握了罗讷叛变的事实。

他更加怒不可遏、慷慨激昂地对毛人凤说：“你们的前途，决不是我的前途。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前途，共产党的前途，才是我个人的前途。”徐楚光知道，罗讷一叛变，他的身份就公开了，只有公开地进行斗争。

“人生在世，草木一春，只有随风倒的草，才能长得好哇！”罗讷开始劝导徐楚光。

“放屁！无耻的叛徒！”徐楚光厉声训斥。

罗讷颤抖着身子，继续唠叨起来：“徐主任，你在家乡，挑起县自卫大队打内仗；你到广西鼓动反蒋，撵走了陶钧军长；你打入南京感化院，对抓来的新四军假审真保，放走了许多在押政治犯；你建立水陆交通线，支援新四军的给养；你窃取党国上层的大量情报，连黄伯韬将军也吃过败仗；你策动三师起义，开到六合解放区；你到湘、鄂、赣，策动四个半团的兵力反水，组建民主联军。应该说，你是有罪的，而现在，党国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只要你……”没等罗讷说完，徐楚光漫骂道：

“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为抗日救国、人民解放应该做的事，

我还做得很少,很不够。你,开口党国、闭口党国,你是党国豢养的一条癞皮狗!”

罗讷自知没趣,无话可答。毛人凤使个眼色匆匆退阵。徐佛观时任蒋介石的秘书长,素知侄子才华出众,如能劝说过来,为国民党效劳,是难能可贵的,便出面找保密局商谈,出谋献策。毛人凤屈于各方压力,采纳了徐佛观的意见:将徐楚光软禁于保密局招待所内,生活优待,可以信件往来,接待来客,但不准出访。徐佛观几次驱车上招待所,谈家常话,大肆叹惜:“遭孽,屈才!”最后,拿出保密局给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少将组长的头衔任命书和每月两百块银元的厚禄,力劝他归顺,免遭危害。徐楚光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信念不可丢!”严词拒绝了。

敌人用尽各种手段仍一筹莫展。而徐楚光则抓住“信函,接客自由”的良机,托人迅急告知湘、鄂、赣、沪的一大批同志和党组织,抓紧转移,致使罗讷带特务队到上海等地抓捕革命者的阴谋全部破产了。

囹圄难锁同志情

徐楚光自 1946 年 5 月,发展寓居上海的内兄朱鸿年为秘密交通员后,他们的重要联络点就是朱鸿年的寓所,他们兄弟俩基本未离左右。

可是,到次年 5 月,徐楚光调离上海去武汉后,一直杳无音讯。朱鸿年期盼、焦虑,食不香,寝不安。

直到 10 月的一天,才欣喜地接到了第一封信,是一张揉皱

了的小纸条,上面只写着:“我因病住院,经医生用 X 光机检查,病因仍不明。”

朱鸿年看着,想着,这信是楚光亲笔写的,没有错,又为什么折皱累累?啊!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麻烦,写几个字、托人秘密地把条子带出去投寄的。这“病因不明”,说明情况没搞清楚。他想给妹夫徐楚光复信,又不知向哪里寄,吉凶未卜,心里七上八下。

1948年,阳春三月,仅在半月内就接到两封信:一封是从南京寄发的,用的是国防部第二厅的信纸信封。通讯地址是:太平路邮局 224 号信箱,徐祖芳收。

其内容大意是,我已来南京,问题不久将解决,希告知二妹健平的近况。

问题将如何解决?敏锐的朱鸿年经分析认为:妹夫还处于吉凶各半的状态。但又认为公开化总比暗中进行好些。于是回了一封简单的信,告知健平没有家书,我们也在思念中。

徐楚光给朱鸿年的第三封信中说:“我不久将开始工作,希你来京一趟。”云云,并附详细地址。

朱鸿年觉得一切以眼见为实,纵有风险也值得一闯。于是,当夜乘火车到了南京。按照信上的地址,他找到南京太平路、白下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楼,铁门紧闭,他推开门,走进去,说明来意,并出示证件。守门人叫稍等,不一会儿,徐楚光出来,招呼他进入楼上一间办公室。室内,放一张桌,一张小写字台,一张长沙发,桌旁有两张旧椅。徐楚光叫他坐沙发,自己坐在椅子上。旁边无人,但两人仍是紧挨着谈话。徐楚光低声对他说:

“我是在武昌被捕的,起初,没有暴露身份,来南京后,见到

‘三工委’成员、叛变分子罗讷，才知道无法隐瞒。敌人为了逼迫我投降，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百法用尽。”说到这里，朱鸿年看看妹夫脚手上镣铐的伤痕，心酸了。徐楚光又说：“我能到这里来，主要是他们觉得，施硬的不行，来软的，加上有叔父徐佛观前来说情。前途主要取决于大局的进展，我要利用一切有利时机进行斗争。”

接着，问到健平，问到徐建和小定生，朱鸿年都摇摇头：“不知去向。”徐楚光脸色阴沉，显得很担心。他还低声对内兄说：“要设法找到健平他们，叫她多和我通讯，因为她来信，是抵制‘美人计’的好借口。”

两人几乎是耳语了一点多钟，朱鸿年因乘火车一夜未休息，眼皮老“打架”。楚光叫他在沙发上睡一会儿，谁知眼一闭，睡了几个钟头，醒来时已是晌午。

在小饭厅的八仙桌上四菜一汤，满满坐了八个人，吃完就走，互不交谈。

饭后休息半小时，朱鸿年告辞，乘下午的火车回沪。楚光叫稍等，他出门一看，见午休时间，门外无“狗”，便回来说：“走吧，我送送你。”

兄弟俩沿着马路，并排儿边走边轻声地说话，后面若即若离跟着一个青年人，一言不发。楚光向后瞟一下，见那青年离他俩较远时，轻而快地对朱鸿年说：“‘三工委’成员罗讷叛变投敌，‘三工委’的所有人要立刻转移，特别是‘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同志，你回去后，要马上通知他离开上海！”

“我回去就办，回去就办，你放心。”

“要越快越好，不让一个同志遇险！”

朱鸿年乘上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头来看徐楚光时,两人都在互相依依不舍地望着,似有满腔激情,千言万语,直到彼此看不见。这真是“白玉宁碎不受折,圉圉难锁同志情。”

楚光青史耀千秋

毛人凤的酷刑加软骗,征服不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于是,长期折磨又开始了。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徐楚光怀着党和人民的嘱托,潜在蒋汪中枢机构,做统战、情报和策反工作,“出淤泥而不染”,博得了“湘、鄂传青史,宁、汉耀楚光”的赞誉,广交了许多朋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如今,他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尽管保密局对外保密,仍有不少居民和富有正义感的志士仁人前来探监,从精神上鼓励他、生活上接应他。目睹这些,保密局不仅对他严加隔绝,而且高级刑具用尽,又不准医伤治病,吃的更非人食。

但是,1948年9月24日,当徐楚光从报纸上看到我人民解放军全歼济南守敌11万,生俘兵团司令王耀武的消息时,他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笑声震撼着整个吃人的监狱!他笑国民党腐败透顶,失掉民心,必将灭亡!他笑我党我军艰苦奋斗为人民,必然胜利!

10月,国民党准备南逃,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无辜杀戮,一刻没停。被酷刑、诱骗、折磨激怒的徐楚光,此时的态度暴躁如雷,斗争愈加勇猛。他抱定“以死相拼”的决心,高举起手铐,将一个混在要犯中窃取情报的特务打得七孔流血。毛人凤恼羞成怒,视徐楚光为“不堪教诲的顽共”呈报蒋介石,密令叶翔之于

10月9日,将徐楚光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才39岁。

徐楚光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英勇献身的。

他的遗体一直下落不明,而他的革命精神永垂千古!他为了维护同志和组织,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历尽千难万险,直到洒尽一腔热血,实现了他“必要时不惜付出代价”的誓言!建国后,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长张执一在写给中共湖北省委的信函中,高度赞扬徐楚光在高官厚禄面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决不为敌人效劳的革命精神,称“徐楚光同志是英勇牺牲的烈士!”战犯黄逸公在参观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时,也连声说:“徐楚光作为烈士陈列,完全应该!”

1988年10月9日,当缅怀徐楚光同志殉难40周年,南京市的部分老居民、徐楚光生前的战友和家属,自动去纪念馆祭奠、献花、书写挽联和诗词以颂之。赵鸿学、卢静夫妇含着泪花沉吟道:

革命战士跟党走,挥戈伐蒋声雷吼。

痛君壮哉一去兮!东方欲晓身先卒。

一人倒下千人怒,众志成城争自由。

雨花笑集群英烈,楚光青史耀千秋!

责任编辑：何雁飞 陈 刚 缪煜南

装帧设计：浹水十月彩印厂

